

蓬寄州廬鴻雪集

饒芙裳題

蓬寄草廬鴻雪集

序

辛未之夏、游羈金陵、客中感懷滄桑、偶憶及吾

師慨之先生學問淹貫、愛國篤誠、當民元宗邦新造後、北來觀察軍器製造各廠、既編專書、多貢獻、嗣帝氛甚惡、先生憂憤交集、鞅掌京津滬港間、與諸同志廣續從事革命運動不稍懈、歷勦各報社筆政、宗旨在恢復民主、廓清專制、凡所論列、務其大者、書法不隱、尙友董狐、由今回溯、印象依然、爰函請先生搜輯舊撰、借資攷鏡、未幾承賜殘篇五卷、都數萬言、展誦一遍、三代直道、恍露行間、因勸

付印、彙編成冊、以供公覽、而存讜言、藉徵先生當年飄蓬發揚民意之熱忱、且見鼎革後、風雲倏擾、我國人極當共濟時艱焉、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中浣

受業作

何蔚審其拜序

自叙

民元壬子冬、僕脫粵東宦海、逍遙作京滬遊、攷查兵工廠事既竣、於民二春夏間、執役天津民意報社撰述、適袁世凱違法獨裁、殘戮民黨、乃隨本社及吾黨各報同志、一致主張、抨擊袁氏、冀以伸民權維法軌、這是年五六月後、吾黨京津各報、相繼被袁封禁、並逮捕同人、本報遂命運告終、旋本報擬遷申江、又阨于經濟不果、社友星散、正聲緘默僕亦避居香島、歷數寒暑、時海內外民黨、痛獨夫專橫、內訌外患之交迫、再接再厲、組織香江及國恥各雜誌小報、爲改革聲援、僕復不自量度、從諸同志後、勦誅袁討龍之鼓吹、泊袁龍倒、督軍團出、迫散國會、兩院議員集粵、

選孫公中山爲元首、開府護法、僕返羊石、仍以報界平民之責、仗持正誼、時貢藟言、惟前後拙草、登報輒忘、或竟付丙、故紙堆中、僅存殘藁、卑無高論、待供覆瓿久矣、茲承門人蔚侄及舊同事函勸付印雅意、不揣謏陋、搜編兩卷、言之無文、非敢問世、但撫今追昔、事過境遷、黃花陳迹、鴻爪留痕、蓋不禁感慨係之矣、

民國二十年辛未仲夏之月著者何慨之萊秋謹識于廣州蓬寄草廬

例言

一 本集各篇、皆記者於民二後、旅次南北各報社、數年間所發表殘留之言論、茲因年月先後、畧按次序、分編上下兩卷、以清界線、

二 各篇雜文、曩時業經陸續登報公告國人、現彙編成冊、仍依原稿、用符事實、

三 各篇內容、對政府議會政黨社團、當日立言、皆按切事情、本良心所主張、惟由今視昔、時異勢殊、既難牽合、閱者設身處地、加以體察、當可諒原、

四 此次承舊同事雅意、勸印殘稿、因雪泥鴻爪檢查倉卒、未加修削、戾謬滋多、閱達君子、倘賜糾正、尤深纫感、

著者附識

蓬寄草廬鴻雪集目次

上卷

- (一) 新年天壇之今昔觀 一面
- (二) 倒行逆施之政府 六面
- (三) 勛華僑選舉議員代表團 十二面
- (四) 革命後淫刑濫殺之痛言 十七面
- (五) 斥天聲報汗鱗歡迎國會團之悖謬 廿一面
- (六) 院外各團對於正式政府之責任 廿七面
- (七) 兵變之禍階及消弭策 卅一面
- (八) 對於袁氏令拏袁平治等之平議 卅七面

- (九) 宋案破獲之懷疑 四一面
- (十) 宋案要領之研究 四五面
- (十一) 摧殘輿論之暴令 四九面
- (十二) 北兵赴鄂之懷疑 五四面
- (十三) 告國會議員 五八面
- (十四) 勛省議會聯合會 六四面
- (十五) 舊官僚與新官場 六九面
- (十六) 闢妖言 七三面
- (十七) 責大借款秘密簽約之危險 七九面
- (十八) 哭國會 八六面
- (十九) 告增和大借款簽字者 九一面

- (四) 中國人心其遂死矣乎九四〇
- (五) 願政府勿徒自擾一百〇
- (六) 時局片面之冷觀一百二〇
- (七) 駁政府限制議員質問書之荒謬一百八〇
- (八) 鋤奸篇一百七〇

下卷

- (一) 哀廣東一〇
- (二) 天壇憲法草案聚訟之平議 十一〇
- (三) 造法萬能之中央政會 三十四〇
- (四) 爲倭奴強索亡國條件警告國人誓死拒敵書 四三〇
- (五) 五月九日袁政府承認亡國條件十大罪之可誅 五七〇

- (六) 勗華僑工業聯合總會之前途 七十面
- (七) 普通心理現象之觀察及其變態概說 七九面
- (八) 致李協和軍長決心討龍書 九五面
- (九) 與某督署參謀某君論治粵及應付國亂意見書 九〇面

新年天壇之今昔觀

緊伊民國成立二年端月之元辰。迺乃京師開放天壇匝旬之創舉。是日也。雪晴雲散。風靜冰凝。花發迎春。柳舒待臘。五大族兮旗展。千胡同兮綵懸。紳學相與携其手。工商相與結其儔。軍警相與會茶談。報社相與開演說。瀾望正陽門以外。騾馬市之南。肩摩轂擊。馳驟若狂。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不圖今日幸瞻天壇光儀。設非共和統一。何以獲游目騁懷也。時有某客。甫羈都門。剛逢曠典。懷抱鬱抑。駕言出遊。亦步亦趨。且行且止。聞都人士言。輒詢其原委。乃悉是天壇焉者。爲前清歷代郊祀上帝之重地。體制已崇。布設亦古。燔燎彝鼎。立酒大羹。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向來層門深鎖。禁兵守之。每屆祈年祭日。皇帝親臨。除王公大臣得與觀光

外。非尋常臣庶所敢入。有干令擅入。或妄折一草一木者。定加諸大不敬罪在必誅之條。則是壇之中。不啻陷阱。禁網之嚴。殆無倫比。噫嘻。前清專制。其尊己若帝天。視民如土芥。雖在外城郊壇。尙逞淫威如此。則其他堂陛宮庭等之例外森嚴。令人低首喪氣。不敢逼瞻。益可痛矣。今何時乎。清室獨夫。星移物換。蒼松古柏。歷久猶存。推專制爲共和。覺昨非而今是。故疇昔之天壇。直認作萬世私有之天壇。爾且之天壇。已成爲全國公共之天壇。感時異與勢殊。遂神怡而意遠。蓋景仰流連之下。對於政府暫時開放天壇之盛事。不禁發生永久開放之兩大希望焉。(一)宜改建忠烈祠于壇內。以激勵全國踵起之義勇也。夫東西文明先進國。當開創或再造之年。其表彰偉人勛業。鑄銅像。築闕宮。歲時致祭。十色五光。儀仗輝煌。誠足喚起彼都士夫尙武之英氣。若我燦爛莊嚴之山河。

悉由諸烈士之碧血所構造。宜如何受食報於來茲。乃返觀政府。關於生者。則加將銜。贈勛章。名器濫予。殆無虛日。而對轟轟烈烈之殉難義士。反不聞早頒隆禮以揚芬。邇者粵鄂各省。飲水思源。已咸倡建專祠。冀爲後勸。卽旅京諸革命巨子。亦經聯團呈請。或議以原有某神宮。移築追崇之地點。或議另覓適中空址。爲新建造之規模。惟自某臆見度之。則莫如速將開放之壇內。闢崇閎之堂奧。紀死難之英雄。定大祀之令節。至內容布置。則畧仿東瀛靖國神社辦法。紛羅中外古今之武器。資國人隨時入覽。以發揚其敵愾同仇之決心。所謂覩物思人。感覺效力也。顧或謂天壇之設。原以祀上帝。今立忠烈祠。必至廢上帝。恐有戾於吾國敬天勤民之學說。不知科學進步。已經破除神權。彼蒼者天。雖廢祀。庸何傷。況是壇幅員本廣。如碍難廢之。則暫仍存之。而園丘砥柱各遺跡。並可

與忠魂浩氣以俱新。此翹企改建天壇爲忠烈祠。以資永久激勸國人忠勇之表率者一也。(一)宜附設宏敞公園於壇之四周。表示中央與民同樂之模範也。夷攷歐美各邦。凡都會名區。除政府建設完全公園。以供羣界玩賞外。其他個人團體。小結園苑。以暢歡娛者。尙充斥不少。凡以時觀遊。節勞佚。鳶魚花卉。觸景活潑。無古今中外。血氣之倫。其情一也。今燕京爲民國首善。四方輻湊。觀瞻繫焉。誠乘此暫開天壇之期。爲永久的經營。於附近先農場一帶。俱劃入圈內。去障礙。拓形式。續點綴。以漸媲美於東京之上野淺草等園爲目的。動物院也。植物園也。分類而添設之。博物館也。圖書室也。專門而保存之。由是日新月異。攘往熙來。並酌定入場遊玩之規則。以示自由之中。仍寓制限之意。公私交便。莫善於斯。故與其另闢曠地爲公園。其事雖佳。而驟難辦到。固不如速改暫開

之天壇。爲永久公園之作用。其功較易就緒也。此盼切增設新公園於天壇。以養成全國保合大和之精神者。又一也。凡此兩端。關於天壇之開放。俱從政府一方面。爲撫時興感。建築借樂事功之勸告。誠作而則之。則民國二年開放天壇之元辰。已基萬年同享自由之幸福。且使萬國歷史上。皆紀民國告成。大同主義。此其肇端。而臨時政府之榮名。亦自此隆矣。惟從社會各方面之現象觀之。今日乘天壇開放。咸逝肯來遊。五方雜處。程度參差。有酣嬉而縱歌舞者。有垂涕而告飢寒者。有仍垂長辮。坐大轎。紅其頂。拖其翎。暴露亡國皇族之真相。施施然而忘却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者。奇形怪狀。轉觸無窮之感慨。要其上流人物。蒞斯樂土。則多愛景惜光。集合演說。警告外患。甚有痛哭拊膺。以冀振聾啓瞶者。綜之前述兩大希望。是固國人普通心理之所同。并無賢不肖之異點。吾因

於倦遊返館後。特表而出之。願我政府諸公。及早圖之可也。

倒行逆施之政府

烏虜今日之政府。尙得謂爲顧全大局耶。數月以來。專橫成性。蔑視約法。其不恤人言倒行而逆施之者。蓋已屢見不鮮。頻招各報非難矣。不意近更發生有顛倒險狀。駭人聽聞者。卽如令剿河東軍隊。及主兵臨贛省二事。亟亟然張兵於對內。爲急其所當緩之舉動。反之又緩其所當急。泄泄然弛兵於對外。如暴俄患庫叛華。吾國輿論。一致主戰。惟政府則示之以弱。力持退讓是也。吾儕今日。關於對內政策。力持和平態度。對外政策。則全主強硬手段者。其原因雖甚複雜。要不外以共和國家之大局爲前提。固不敢妄倡佳兵。召不戢自焚之禍。尤不宜高談弭兵。權坐而待斃之慘也。曷言政府

對內張兵之錯也。夫自革命軍興。元氣凋殘。滿目瘡痍。迄未少補。若非萬不得已。豈容再動干戈。重罹閱牆之凶閔乎。矧庫逆披猖。藏亂復熾。手足之疾。將延腹心。旦夕戰雲。急如星火。爲總統者。對於南北光復各都督。與各軍長官。更宜例外融和。消畛域。而泯芥蒂。庶同德同心。羣策羣力。終收勇於公戰果禦外侮之庸功。倘政府機關。徒逐逐於拓張個人威力爲目的。見外省都督。或各軍長官。勛望崇高。輒視若眼中釘。背芒刺。乘其偶生傲慢中央之閒隙。遂嫌爲大都耦國。甚至加以抗不受命。破壞民國之大罪。圖一網而打盡之。從此功臣義士。日自危悚。譁潰之象。將遍神州。勢不至釀成四分五裂。伏尸流血之禍不止。今觀中央對於河東張觀察士秀。李旅長鳴鳳。拘留籌餉局長南桂馨一案。並未委曲求全。再四體勘。徒據閩都督之電請剿辦。遽爾雷厲令行。竊以爲誤矣。

夫李張不服閻督節制。違抗編裁。截扣餉糧。雖屬咎無可辭。第披閱閻電南氏奉命編裁。業到河東數月。經裁數營。並未生何種枝節。果如閻督所云。張李實懷反側。有心割據。則南氏到差之初。定必抗拒矣。又何待至數月後。始行洩發乎。且以事實上論。河東軍隊。光復有功。果蓄佔據逆謀。必鼓厥銳氣于南北戰爭大局未定之際。若共和告成。各路民軍。均漸解散。勢日薄弱。雖在中智以下。亦知謀叛之決無生機。彼李之一成一旅。獨何恃而不恐耶。日昨此案發生後。記者曾訪及某參議員。據述各節。大致以李等恃功而驕。閻督積不相能。急于編裁。驟行撤換。遂成互鬧意氣之惡潮。刻經汴秦各隣省議員。會同調停。暫止中央之用兵等語。足見公道在人。是非終可大白。中央對此。正宜博訪輿論。特派專員。協全汴秦各議員。秉公仲裁。當可和解。而乃袒彼閻電。以李有整率全

旅來省交代之言。加以稱兵內犯之叛據。詞信一面。遽下嚴剿命令。雖目前變通轉圜。正自多方。然以如此用兵內攻之重大問題。率爾武斷。揆諸前清時代督撫對於土匪或革黨肇衅。請旨嚴辦厲行玉石俱焚草菅人命之專制淫威。寧不如出一轍乎。至各報近傳贛省李督烈鈞方命。中央擬以武力解決。雖屬風說。在有識者推之。政府諸公。斷不致如前述處理河東之故智。爲同一根本上謬誤。然人言可畏。亦非絕無由來也。夫李督素諳韜略。政績久彰。徒以見妬於該省一般之僉壬。時造蜚語。媒孽其短。日前與某洋行購訂軍械事。被陸軍部電阻起運。在李督之購械。則當大局未定時。各省尙自由補充。在部內之阻運。正擬軍械統一時。入口須總歸查核。究實則彼此當無別種之嫌疑。迨後中央誤惑莠言。派汪瑞闓赴贛爲民政長。贛人力拒。亦不過政府與國民意見之相左問題。不能牽合于李

督與中央之關係。或者不察。以此造爲方命之離間。附會政府將有用兵之主張。設青蠅貝錦。弄假成真。出口興戎。不幸言中。是猶治絲而棼之也。禍胎之伏。寧有窮乎。總上兩事。俱關中央最近對內之政策。一則命令已下。尙有調停之轉機。一則危機潛伏。亟宜消弭其引線。此種問題應行和平處分之理由。本報社友已連日分論解釋。了無餘蘊。顧不佞仍爲是合併痛言者。則以政府與庫俄交涉。其對外弛兵的政策。衡諸上述河東事跡。及江西警耗之對內張兵的政策。適成爲反比例。跡近于緩急之倒置也。誠更以對外用兵之宜急申言之。夫庫逆背叛。禍根在俄。協約之橫。普天同憤。籌餉選將。秣馬厲兵。南北一致。乘便因利。怒我忘寇。一鼓作氣。直搗庫倫。其勝必矣。顧乃躊躇不決。徒盼友邦之調停。甘讓暴俄之吞併。日前庫逆已有分兵內犯。及聯藏獨立之風聲。近聞宗社黨。

又受日人嗾動。將有乘庫藏事變。圖據滿洲之暗潮矣。今仍不決討庫行期。內之則適餒各省之勇氣。外之將立召敵國之瓜分。所以然者。危迫存亡。間不容髮。背城借一。尙有出死更生之希望也。況乎征庫之舉。利益所在。實有數端。一則俄庫私約。犯世界之不韙。若我出師。俄必縮首。則庫逆將不攻而自潰。二則暴俄專制。革命之內亂四伏。縱率偏師以助庫逆。而牽於防亂。必不足以當吾全國之銳師。三則內蒙傾心共和憤恨逆佛。引狼入室。渴望戡亂。切於雲霓。我軍前驅。順此長道。屈彼羣醜。虛實情僞。藉以偵悉。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蓋不待對壘疆場。而成敗利鈍之機。固已洞若觀火矣。豈徒掩衆人耳目。而以冥冥決事哉。此對外用兵宜急之說也。要而論之。今日之政府。如以共和國家之大。爲前提。則於對外之用兵。宜取神速的策劃。而於對內之用兵。當施緩和。

的方術。否則顛倒其緩急之政策。則亡可翹足而待。縱有千百賈生
屈子。接踵而號哭焉。其何救藥之有。

勸華僑選舉議員代表團

吾國掃數千年專制之黑幕。一躍而躋于共和。其間革命元祖。暨諸
先烈士。擲無數頭顱。超無量劫海。卒獲艱難締造。蔚成今日之
民國者。雖由時機已熟。全國心理之一致。要亦以海外華僑。組機
關。籌鉅款。慷慨好義。呼號接濟之潛助力爲多。此非一人之私言
。實全球之公論也。臨時政府成立。關於國會組織。規定華僑議員
六名之額數。並每埠書報社商會等。有各出代表一名。來京投票之
選權。是區區者。豈足以言酬庸哉。特共和告成。凡屬海外華商。
同是炎黃貴胄。應享平均參政之權利。故畀與選舉議員曠典。在政

府之看待華僑。原不爲不重。則華僑之對於選舉。卽不容或輕。今選期已迫。東南洋暨美洲羣島。各大埠之華僑。咸推代表。不憚萬里。乘風波浪。履冰冒雪。翩如其來。懷抱利器。借觀國光。其自工商部。以逮國民黨。聯合會。均紛紛派員歡迎。舍館指定。柔遠大體。固所當然。特吾人對於此次代表團之入都。竊于滿足歡喜之餘。環生憂患之感。則以目前內訌外變。險象萬端。約法殘局。將趨憲法。絕續存亡。繫於國會。苟偶一不審。選舉失敗。國民利福俱歸烏有。故遠矚前途。不能不貢獻蕪言數則。爲代表團三致意焉。

(一)代表已受僑民之委托。當外顧僑民久屈於異族政府下。無日不被異族之欺凌。其渴想拯已于水火中者。幾如大旱望雨。民國已成。今後應享特別之保護。皆以此日所選出之議員是賴。議員也才。僑民受代表之賜。不才。惟代表之怨。臨別叮嚀。言猶在耳。是

代表對於僑民一方面。已負重大之責成。則選舉一層。必先具有特別之眼光。然後矢無虛發。選皆中的。將來僑民羈旅地。利之所當興。與害之所當革。皆可建議實行。納華僑于衽席之安。否則濫等充額。必至渺無建白。彼泗水之冤案。美洲之苛例。種種過去之荆棘。屢呼籲而迄未了結者。將終無改約及撤銷與賠償之希望。則未來國際上之橫逆。其等諸過去之慘史。或更烈于過去之厲階者。寧能手援華僑乎。凡此僑民在居留地中之生命財產。所當注全力以調護之者。悉爲華僑議員後日應盡之專責。故代表團宜及今選舉未行之前。迴翔審顧於華僑當日委托之若何鄭重也。(一)代表宜內顧祖國肇造艱難。值此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臨時政府。違法擅權。日暮途遠。倒行逆施。所恃有一綫生機者。轉盼國會告成。改組政黨內閣耳。故議員選舉。關係于立法機關監督政府之大計。萬不可如

往者組織臨時會議之鹵莽。致叢邦人之怨府。與貽世界之笑柄。所謂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也。今且爲代表對於贊助政府一方面約言之。夫自革命軍興。庫空如洗。銀團要挾。借款決裂。國民捐。與公債票。尙緩不濟急。國之諸市。幣賤貨貴。金融恐慌。商民交困。莫此爲甚。今若不速組國家中央之偉大銀行。與各工商實業之股份銀行。爲之酌盈劑虛。分途救濟。則影響所及。農工商場。俱陷悲境。度代表團關懷民生主義。亦能慮之熟矣。誠爲政府一方面圖全國生計上之活動。固莫如乘華僑傾向共和之秋。鼓吹各埠大小資本公司。俱移款返國。注重銀行。併力經營。務使根深蒂固。積儲充盈。周轉流通。以堅中外之信用。此外如礦務植牧。織造航業。種種急切之實業公司。爲華僑財力所能辦到者。尤須循序提倡。以爲濬淪利源之根據。夫華僑愛國。輕財重義。名震環球。在前

清專制時代。每興大事。派員勸捐。且動助數百萬。改革以還。籌濟軍餉。尤異常踴躍。最近庫俄變起。義憤填膺。聞已慨擔千萬以上。甚有自樂毀家紓難者。於此見富國救貧之術。行之華僑。因利乘便。容易收効。是則贊助政府建設一切之實業。更篤望於代表團。此日之選舉也。由是而談。代表一職。關於上述兩節。皆爲被選後當然應行之事業。則選舉前之手續。自宜再四討論。外參黨義。內斷於心。設可否盲從。拉雜牽扯。似是而非。混莠爲苗。貽誤僑民。夫豈淺尠。抑有進者。此次選舉國會議員。實關正式總統之選舉。近聞某黨已分途暗派爪牙。在滬津等埠。動以勢利收買票數。誘騙狡獪。詭計百出。外埠如此。京師可知。彼代表團中類多昔年奔走革命之鉅子。旅外日久。險阻備嘗。情僞洞悉。此番入都。吾知其能抱定宗旨。實行同舟共濟之方針。別擇洞達共和政體。與富有

實業經驗。其品望爲國民中翹楚者。當其選焉。果爾則國會開創。徵集輿論。總統推定。責任內閣。重洋各埠。提攜一家。從此殖民政策。日益恢拓。要可於選舉大獲優勝時卜之矣。

革命後淫刑濫殺之痛言

刑期無刑。辟以止辟。此古代刑名學家預防說之原理也。而近世法律專門之研究。著書譯論。擇精語詳。解釋條文。比較原則。無疵不駁。有義皆純。其擁護自由。掃除壓制。條件雖甚紛紜。要其內涵簡括之蘊奧。則仍折衷于古代預防說原理之範圍。惟已準此理而公定爲國法。卽當稱此法以平施于國人。故刑罰誅戮。在今機巧變詐奸宄囂張之秋。雖萬無消滅及廢止之理由。然但當因罪以定法。斷不容枉法以入罪。否則淫刑以逞。殺戮無辜。以一夫顯犯世界文

明法律所不韙。是固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也。殘賊之罪。豈容于死耶。吾人曠覽中央及各省。當此過渡時代。關於新陳代謝之刑殺。竊不能不痛哭流涕者。則以民國約法期內。其混用軍法者。尙屢見不鮮。殊與共和主義大相刺謬也。夫吾國革命以前。滿庭專制。維辟作威。擅頒大清律例。斬絞流徒。輕重加減。原無大同公理之存在。質言之特愛新覺羅氏之野蠻家法而已。是故暴君已以此悖法貽子孫。酷吏卽以此悖法羅黔首。興文字獄也。夷三桎案也。文致周內。高下在心。受賄賣放。顛倒肆意。洎乎季年。萑苻多盜。大舉清鄉。四出焚剿。村落爲墟。兵甚于賊。至聞革黨起事。則紛遣偵探。大索十日。搜誅疑似。毫無寬假。但求升官發財。違恤剖心斫首。然而譬如火焉。撲之已熄。死灰復燃。前仆後繼。終達目的。如史堅如吳樾徐錫麟熊成基。溫生財輩。與黃花岡諸烈士之

冒死種因。聿開武漢成功之先河。此尤彰明較著者也。烏虜濫刑虐殺其末路不至覆宗滅祀不止。寧非前車可鑒乎。由今思之。共和新造倏忽年餘。試問此年餘內臨時政府。其能恪遵約法。廓清專制之淫威。保障人民之生命乎。吾今回憶革命後刑殺之慘狀。不禁爲全國之冤鬼吊。且爲全國之生民悲。請援真確之事實以証之。如昔者袁氏之擅殺張方。(張振武方維)大動天下之公憤。黎氏之捕戮凌大同。激起輿論之喧嘩。此外粵東之槍斃主筆案(陳聽香)四川之冤殺朱山案。迭經吾民詰責違法。盆冤未伸。諸如此類。皆革命後淫刑濫殺之專斷慘象。令人可吊可悲者也。此種刑殺。當約法期間。乃不經司法裁判擅援軍法。逞其毒手。試比較前清時代草菅人命。有如是之甚乎。且革命黨緣起之正義。不外約法三章。除秦苛法耳。若大局已定。反蹂躪法理。厲行玉石俱焚之威令。是約法雖在。特

假約法而已。吾民何辜。而復遭此荼毒之政府哉。夫奸生惡殺。本屬蒸民之通性。顧中央及各都督。致有好惡反常。敢行暴虐者何也。蓋一則由于綜握權柄者之專橫。自恃大畧雄才。睥睨一切。故震功忌能。不惜爲兔死狗烹之左計。一則由於連籌帷幄者之殘忍。佐以武健嚴酷。挑撥利害。故殺機一動。釀成伏尸流血之禍階。究其根本的謬誤則在蔑視約法耳。今爲政府正告之曰。革命以後。視民如仇。以殺止殺。殺終不休。元氣凋殘。何堪回顧。苟不再爲生者計。則亦已矣。若願恢復我民氣。鞏固我邦本。則須維持殘局中之一線約法。而不得視約法如奕棋。在政府一方面當務鳩集其流亡。休養教育。爲勝殘去殺之胚胎。同時爲尊重個人的利益。與捍衛社會的安寧。執行折衷主義之刑律。至人民一方面。今後應由省會及衆參兩議院。組織完全憲法。附加預防總統及都督省長專橫之特件

。如此則殘民之威儀可以戢。而同胞之命脈可以延矣。

斥天聲報汗穢歡迎國會團之悖謬

自臨時政府愆惠軍警迫脅議院通過閣員之謬舉發生後。而袁總統恣肆違法圖復帝制之雄心。遂闢傳于中外。于是憂憤之士。以國會成立在即。思保將來立法之完全機關。愆後愆前。組織歡迎國會團于滬上。聞其始止少數發起人。旋乃多數贊同。要之此種團體。自由結社。爲民國約法所認許。原與孫黃諸公毫無關涉者也。是團出現後。孫少侯首通電反對。雖替之有故。言頗成理。然觀其反覆辯論。徒責國會地點之不可移。極端抨擊。冀以取消該團。其爲臨時政府維持現狀。用意良苦。特關於保障國會立法之機關。並未有若何思慮預防之忠告。且因該團有擬開大會于南京之辦法。而遂臆斷其

欲使政府遷都于南京。爲種種南北紛爭之險語。以聳國人之聽聞。無怪乎最近阿附政府新刊之天聲報卽祖其說。變而加厲。肆口詆讟該團以爲快也。原夫歡迎國會團之發現。在二年正月前。查所定綱要。擬先開預備會于上海。後乃集大會於金陵。究其宗旨。不外防閑北京軍警之干涉。而鞏固國會立法之自由。並無提議政府遷都南京之必要也。未幾孫氏通電後。袁氏遂認該團爲仇敵。日圖所以撲滅之手段。一面密電程德全嚴爲偵查。一面交涉法領事請其解散。觀于上月間政府機關某報。大書馮國璋馳電該團。有如不解散。老夫願以一旅之師相見之強硬語氣。其利用趙夫干涉。將復行專制之動機。不啻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然而該團中堅之要旨。在剷除軍警干涉。得自由制定憲法。及選舉總統。以維持真正共和之國是。拳拳大綱。不特爲國人所共諒。卽孫氏原電。亦有不致非難者。

。至因其宣言開會於南京。輒指爲變更地點。說雖近似。究未眞確。何者。當正式國會未開時。憲法未立。其地點若何。原無劃一之規定。此時提議以某處爲地點。無論所提出者適當與否。亦僅可謂爲地點上之商榷。而不得混指爲地點上之變更。質言之則變更云者。乃先有成案由後而翻越之之謂。非未經定案從新而提議之之謂。如謂臨時之參議院。業已定于北京。遂可援作成例。而不容復言變更。然未有北京參議院以前。不即明先有南京臨時議院乎。豈暫假定者。即概可據爲典要一成而不可變乎。平心而言。該團提議以南京爲國會地點。與北京臨時政府所在地。諸多隔膜之嫌疑。在事實上雖萬難做到。然保全立法。宗旨正大。故所議之地點謂之爲窒礙難行可也。若謂之爲妄事變更。加以種種破壞治安之罪名。微特該團不任受咎。即國人亦代之鳴不平也。以上所論。不過平議孫氏

原電與該團之宣言。而不意近日某團機關新刊之天聲報。乃濫觴孫電。推波助瀾。肆口謾罵。有闕歡迎國會團之邪說。滿腹陰險。橫生枝節。原無辯駁之價值。今姑就其所說最強之理由詰責之。其誣該團曰以歡迎爲遷都之先聲。姑勿論遷都之是否允當。但該報已以遷都大題相責。則必有該團預謀遷都之實據。與宣言遷都之明文而後可。今觀該團提議開會於南京。其開宗明義。特爲預防北京軍警之暴動。擁護立法之主權。原無遷都之策劃。久已共見共聞。故寧可謂其慌于政府之威武。而圖一時迴避之短計。至誣以藉歡迎爲遷都之先聲。則直不通之論也。信如該報所捏。以歡迎爲遷都先聲。試問絕大遷都問題。可由少數人之社團。作聲東擊西。暗渡陳倉計乎。是遷都一說。反覆窮推。該團本無此計慮。特該報別有肺腸。欲借此大題以入其罪名耳。該報又誣該團以遷都爲總統之左券。並

指歡迎國會團。將來即爲一二革命鉅子。推舉正式之總統。尤爲荒謬絕倫。夫該團機關。原屬另一般之憂憤志士所組織。與一二革命鉅子如孫黃諸公。並無毫末之關係。即但就該團歡迎之主旨而論。不過鑒於臨時政府違法擅權。乃憤而提倡。圖鞏國會立法之藩籬。免破壞于壓制魔王。以享永久共和之幸福而已。此外並非別有所推擁。如該報所言。欲爲正式大總統也。且正式總統之被選。豈出于一二人之慾望。可坐而攫取之哉。要以學識道德勳烈與經驗。皆出類拔萃。純與共和精神相融合。確爲中外所景仰者爲操券此種問題。迭經本報。記者解釋矣。演繹推之。總統一職。關係民國之安危。果負有上列各種之盛名。則斯人不出。其如蒼生何。反是而不學無術。徒弄權謀。雖自詡大畧雄才。實不宜于今日之民國。可無容諱言者。審乎此。則正式總統之解決。全在吾民眼光心理注射之大

同以爲斷。而非爭于遷都與不遷都之間。如該報之妄相捏揣也。今爲國人正告之曰。該報阿附臨時政府。欲擁袁氏爲正式總統。故言出無稽。力詆歡迎國會團。以有開會南京之宣言。遂捏爲南徙國都之奸謀。一若非假此遷都動搖邦本之危詞。不足以悚庸人之耳目。而激起南北之惡感也者。其心已可誅矣。乃誣之不足。故又牽扯之。突然節外生枝。拉出總統問題。謂歡迎團成立之原因。起于一二革命巨子。欲爲正式大總統。其爲重疊不根之詆毀者。蓋以爲非標出移神京。啓分裂之大題。決難以聳國人之驚疑。而墮孫黃諸公之聲譽。則袁氏正式之總統。恐無以償其所大慾也。吾今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卽該報謾罵彼團摧殘我國會一言。還奉贈之該報。而仍願該報覺悟良知。此後論斷。當懸公理爲正鵠。而以國家爲前提。毋徒趨附政府。爲虎作倀。致立法機關。再見種種蹂躪之怪象也。

院外各團對於正式政府之責任

中國自臨時政府成立。公布約法。人民有集會結社之權。數千年壓抑之天賦人權。遂磅礴宣洩而莫能遏抑。於是提倡成立種種黨會等名義者。直如登高一呼。萬谷齊應。誠曠古未有之盛事也。但在臨時政府期內。袁總統違法擅權。共和其名。專橫其實之動作。幾於書不勝書。雖有神聖莊嚴立法機關之參院。而議員分子複襍。或怵于軍警之干涉。而草率通過閣員同意案。釀成非驢非馬之內閣。或偶鳴不平之質詰。而糊塗敷衍。如見憂讒畏罪之肝腸。至尤惡劣之某政黨。則止知媚茲一人。而不恤乎全國公論。造謠鼓煽。惟日不足。此種政團。寧犧牲國家以求遂其植黨營私之計。前提既錯。尙何補國家之有。且夫臨時政府過去之行政。其動蹈專斷故轍。甚

至以命令代法律者。非徒政府之咎也。良由吾國各政團。不能一致監督政府之咎耳。今欲維持此後正式政府之好果。則當亟從造因上着手。除國會議員專其責成外。仍希望各團體法人。胥存匡救政府之決心。與羣策糾繩政府之毅力而已。所謂專心致力以造因者何。卽取消政府所設之憲法研究會。與慎重選舉大總統兩問題是。民國立法。依于國會組織法第二十及二十一條。憲法案之起草及議定。均應由衆參兩院主權。而不容政府絲毫之關涉。其防微杜漸。計至深遠。乃袁氏則蔑視之。先擬令法制局編纂憲法未遂。而其走狗輩。輒承意通電各省。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於總統府。破壞立法之機關。甚至黎元洪亦模稜騎牆。思染指立法之權限。掩耳盜鈴。電請改起草爲研究。於是各都督團與國務院爭欲拓張權力。附和派員。冠蓋相望。畢萃總府。甘冒不韙。悍然與國會立法權相背馳。雖其

中謬點。迭經各報指斥。而綜覽全國多數之政團。尙無聯絡之消息。一致之主張。爲繼續挽救之後援。甚或暗設機關。代彼擁護。逢惡長威。爲虎傅翼。烏虜利令智昏。理爲勞^勞憐。是非顛倒。一至於此。寧非怪中之尤。亡國現象乎。吾今更爲國人下一轉語曰。國會之成立在卽。是爲國脈絕續之一大關鍵。其劈頭緊急準備之議案。在取消政府之憲法委員研究會。恢復人民立法之全權。務使公訂之純粹憲典。足貽吾民子子孫孫無窮之幸福。而後建設之政綱。乃能循序解決。橫暴之政府。不致死灰復燃。要其取消此種違法之行動。則非徒恃衆參兩議院已也。議院以外。其足代表國民輿論者。當以省會與各縣會之力爲最強。至各政黨及諸新聞團。暨種種協會。俱當風起雲湧。據法力爭。百折不撓。務達取消之目的而後已。立法之主權。果已恢復。則行法之總統。其當慎重推選。以收人存政

舉之効力。亦全國所公認矣。顧其選舉之結果。雖未敢輕測若何。而其被選之資格。則不外以學識經驗勩烈。夙見重於中外。而心術道德。確與共和真詮相脗合者爲斷。萬不可爲勢利武威所誘屈。致轉移趨向。推戴非人。置誤國殃民之禍於罔顧。而且民國總統爲行政長官之領袖。其負荷非常鉅艱。人民有監督總統之全權。則選舉斷難疎忽。嘗攷美國總統之繼選。每當四年期滿。其選民趨重之資望。皆以功績之良窳爲標準。良者例得再任。窳則反是。並無纖毫成見。至任內有悖逆等罪。經國會彈劾後。卽由元老院組織特別法庭判決之。試借而鑑之。則濫用淫威。破壞約法之總統。在世界共和國實無倖存之理由。設國人不察。牽於一時本黨利害之私見。附和妄舉。豈長治久安計哉。或者謂國會之開幕伊邇。彼衆參兩院議員。關於上述解決正式政府之兩大問題。自足代表國民之意思。其

餘團體。可毋庸越俎代庖。鯁鯁過慮。噫嘻爲是言者。對於國家。殆如散沙一盤。並未懲前毖後。而仍慣守惰性。互相推諉。不負責任。直安危樂亡之唯一下策也。何者各議員爲人民代表。果能同舟共濟。一致進行。從速解決憲法與總統改選各問題。誠屬民國之大幸。設竟放棄立法主權。依附專斷政府。再蹈臨時議員之覆轍。我國人逆覩此種厲階。仍隨浪逐波。絕無聯合之計劃。堅持之宗旨。忠告之藥言。以實行監督糾繩之公共義務。則艱難締造之共和命運。縱幸免於強鄰之斬斷。不卽將墮於君主專制之沉淵乎。故正式政府今後結果之美惡。實視我全國各團體此日補救方針之若何以爲衡。而勿徒徘徊觀望於國會議員一方面可也。

兵變之禍階及消弭策

兵之設久矣。所以鞏國防而遏亂畧也。至所恃以遏亂者。反闕然相

率而倡亂。一夫夜呼。群醜環應。小之則糜爛一方。大之則牽動局全。國家危亡之禍直懸於眉睫間。此誠心腹之重患。比諸符萑竊發。癘疥之輕疾。判若天淵者也。然而兵變之作。匪伊朝夕。履霜至冰。由來者漸。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吾人蒿目時局。傷心禍首。蓋不能不爲握兵符者罪焉。當光復以前。南北新軍。暫巡防各營。久壓于滿庭大吏專制之威逼。常持冷靜態度。罕見兵變之發生。有之則自革黨之潛運動力始。然每經一番改革之兵變。卽不啻多撞一番自由之警鐘。其爲變也。轟轟烈烈。呼號奮發。草木助威。風雲變色。故無論成敗利鈍。要足爲未來之民國。播共和一統之種子。可無容疑者。如往者徐錫麟密約皖軍之起義。熊成基慷慨誓師于皖城。與倪映典等。及黃花崗諸烈士。暗聯粵軍。先後起事。凡此皆光復前之兵變。血照汗青。勛昭白日。千載之下。景仰烈風。猶足立

嚮起頑者也。顧何以共和甫經告成。人心業已厭亂。而擾攘治安。蹂躪秩序之兵變暴動。仍前仆後繼而未有已也。今試摘舉光復後兵變之大概。最足駭人聽聞者。推厥致變之原因。並畧獻消弭善後之芻議焉。其致變之原因者何。卽主動與激動是也。主動之事實。於何徵之。如曩者南北戰爭。和議甫成突有北洋兵變。突劫京都市場。外間喧傳爲袁氏之嗾使。藉以顯出北方杌隉。不可一日無其主持之險狀而遂其不願南下接事之詭謀。自時厥後。兵變之舉。層見叠聞。然大約不離乎激動之一說。如粵東愚軍之衝突。鄂省馬隊之遽起。最近黑省軍人之反動。咎由宋督統領之妄調。南京軍隊之暴亂。實在某部餉糈之滯發。諸如此類。釀成種種兵變之禍胎。皆所謂搏而躍之。激而行之。其勢則然者。吾人平心論事。探本窮原。痛恨于上述主動與激動之戎首者。尙有兩大理由。其一則直接阻碍于

內政也。蓋自革命軍起後。生靈塗炭。財政恐慌。國民教育。暨陸軍之編練。與工商農林諸實業之進行。奚啻萬端待理。縱七閩不驚。鷄犬無擾。猶恐百瘡千孔。補救無及。而乃兵革之殃。從中號召。未變之始。雖認作兵。已變之後。遂目爲賊。由是捕戮之餘。挺而走險。急何能擇。嘯聚山谷。出沒江海。橫行劫搶。而國民生活經濟之問題。已全失其安寧秩序。而建設事業。乃益不可爲矣。此兵變之直接阻碍于內治者也。其二則間接影響于外交也。迴憶中華民國之建立。已匝歲有奇。尙未得列強正式之承認。因而外交種種失敗。如俄庫問題。英藏問題。日滿問題。協以謀我。已成四面楚歌之險象。此中曲折之理由。雖咎在列強野心逐逐。乘間以逞其詐謀。然觀察彼國之輿論。殆無不借口于魯難未已。秩序未復。故爾遲延承認者。夫臨時政府期內。如上述南北各兵變。雖外人之財產

生命。亦並無絲毫損失。然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由二次而至三四五次革命之惡潮。日震耳鼓。其不能遽釋隣邦之懷疑。可斷言矣。故兵變之劇。設今後消弭無術。將愈演愈慘。其結果必陷于均勢瓜分之旋渦中矣。所謂間接影響於外交者此也。今欲圖其消弭之政策。雖軍機極于萬變。而運用妙在一心。簡言之則不外善將與善將兵而已。所謂善將將云者。責在領陸海軍大元帥之總統。對於將官一方面。善用其調度與操縱之方法。例如量其韜畧。授以實職。拔彼壯猷。統厥銳師。或淮橘踰北而弗良。或楚材往晉而利用。皆調度之所宜計及者。至於操縱。無論古今中外之英主。均以賞罰爲左券。其頒一賞也。必以運籌攻戰之勛勞若何爲標準。其行一罰也。隱存與殺無辜寧失不經之本懷。苟率此調度與操縱之方法。而悉本於大公至正之赤心。干城英雄。皆入彀中。駕馭馳驅。無不如意。

其尙有蓄謀反側。危及民國者乎。至於善將兵云者。又責在將帥對於士卒一方面。除教練外。當實行其演講及拊循之計劃。所謂演講。卽日討軍實而申警之。以啓滄一般素缺教育之軍心。使曉然於愛國同仇之大義。而又附行其拊循之實惠。藹然有張巡椎牛。莫起裹糧。與最下士卒同衣食分勞苦之惻怛。如是而將兵。吾知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直有身使臂臂使指之密切關係矣。兵變之憂。豈尙難釋乎。今觀領大元帥之總統。其始已開兵變主動之嫌疑。而自詡爲調度操縱之善後方法。仍不出詠戮一二革命鉅子以示威。與濫錫勛章將銜之權術。試捫心自問。其果有善將將之本領乎。吾有以決其謙讓未遑也。領大元帥之總統。已缺善將將之遠畧。則所謂扳龍附鳳運籌決策之總兵官長。互引私人。爭權攘利。但知乘堅策肥。逐花鬧酒。忘却講演拊循之善將兵之遠慮。亦不待言矣。吾是以回顧

過去兵變之禍胎。曠覽目前消弭之失計。不禁爲手握兵符者罪。更爲國民前途哭也。

對於袁世凱令拿袁平治等之平議

近日鄂省商民袁平治等。有呈請袁氏暫改帝國立憲。緩圖共和一事。袁赫斯怒。爰下嚴令。查拿懲治。同時重申共和政體。誓滌專制。暇穢。冀以昭大信而釋群疑。於是。一般流俗。驟閱此種文告。未及詳細推敲。莫不病袁氏爲戾謬。而服袁氏爲機警也。要之。此次袁等對於袁氏之戀直。與袁氏對於袁等之譴責。其中雙方關係之真相。竊不能不爲之平心研究焉。夫吾國自武漢一呼。八方響應。專制帝政。翻作共和。天賦自由之人權。久已磅礴而宣洩。故雖海濱山陬。庸人孺子。咸知帝號之永不復蘇。而祝共和之可以長享。豈義旗發

難之首區。早吸民權之空氣。如鄂省袁氏等之新國民。尙黑暗無光。未洗崇帝拜王之舊染乎。乃袁氏原呈。竟有總統尊嚴。不若君主。長官命令。等於弁髦之語。從表面上觀之。似慕袁氏。敬袁氏。畏袁氏。而亟願加黃袍於袁氏。俾得早正帝位。而渙汗帝號也者。究實則正帝位渙帝號之大變。當今民氣膨脹。約法森嚴時期。袁氏固不敢悍然行之。而亦無庸顯然行之。何者總統與君主。爭差正無幾也。如以權限上論。則舊之君主。純以命令代法律。而全權悉操掌握。下民不敢過問。是爲無限的尊嚴。今之總統。則根法律爲命令。而立法歸諸議院。總統不容干涉。是爲有限的尊嚴。兩相比較。果不越範圍。其威嚴誠有輕重之差別。然而袁氏在臨時總統期內。濫用淫威。蹂躪約法之動作。久已共見共聞。是安富尊榮之君主。實權。隱然如願以償矣。豈必復公然臨朝稱制。始足赫濯聲靈乎。

由此以推。中央政府。不法舉動。迭喧報章。彼袁氏等籍隸鄂省。耳目開通。豈反茫無知覺。顧乃贅陳改建帝制之說者。是殆習見袁氏違法擅權。如頒官制。草憲法。強令省會沿襲前清諮議局章程。擬派國務總理監督選舉總統等。已成獨夫專橫之慣性。所欠缺者。止鴻名未易耳。故發憤而上暫改帝國一書。蓋以爲與其正言而詰責其專制。必無改良政府之希望。不若反言而激其專制。猶可冀幸政府之一悟也。是袁氏之呈。其出於自動之意見。與主動之誰何。俱可不必推究。要其對於政府不避忌諱。寓激諷于奉揚之中。爲袁氏一面下砭針。卽民國前途露凶讖。其杞憂實深且遠。而非欲眞擁袁氏爲帝王。甘作牛馬奴隸而不恤也。以上所言。不過就袁氏對於袁氏之呈請。爲一方面之揣測。若夫袁氏對於袁氏等。必下令嚴懲絕無寬貸者何也。蓋袁氏素行慣弄謫而不正之權術。當君主時代。專

橫氣。已深印于腦海。而遂非文過。絕無蓋愆內訟之坦胸。故一閱袁主帝制之微詞。若激若諷。遂觸厥肺腑。怒髮衝冠。厲行剪除異己之威令。顧查拿一節。不復用密戮張方之故智。而必反覆宣布一種共和官樣文章者。是又以國會成立在即。正式總統選舉伊邇。故乘袁氏有改造帝國之呈。遂重申掃蕩帝制之誓言。冀以收失望之人心。而期議員之信仰。且以表示執行法律之無私也。然而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向使袁氏在臨時政府期內。恪遵約法。實踐誓言。毫無縱恣之野心。專斷之行動。則食德飲和。同享幸福。光天化日之下。自絕妖言之勃興。如彼日前某報開明專制之謬論。及某某勸進表之闡傳。與近日袁氏請改帝國立憲之激諷。夫何致層出不窮。猖狂滋甚乎。語曰止謗莫如自修。防民甚於防川。自茲以往。吾甚願袁氏拊躬反省。關於吾民惴惴帝制復生之懷。

疑。審持有改無勉之解釋。毋徒佈一紙共和具文。圖掩盡天下耳目也。

宋案破獲之懷疑

自宋君鈍初被刺絕命。電傳噩耗後。全國士夫。與友邦輿論。主張人道公理者。莫不同聲一哭。爲宋君素抱未展之政畧弔。并爲民國前途正式之政府悲。而且日盼罪人斯得。窮治主謀。斬絕禍根。庶危疑震撼之殘局。猶有一線生機之餘望也。頃者各報紛傳滬電。行刺宋君之凶犯。已緝獲武士英供詞紛岐。或稱由洪述祖應奎丞受要人趙秉鈞袁世凱之意旨。以一千五百元購武行兇。云云。驟聞此電。且信且疑。以爲窮兇極惡之妖魔。或可廉得其情。盡伏其辜。以慰英魂于九原。而殲國人之公敵也。當此案未破獲時。京內各報。

有疑爲黨派之劇爭。有疑爲政治之關係。有疑爲私仇之報復。傳聞
複雜。究未敢懸斷其誰何。然自洞澈時局者察之。則宋君之致死。
其出于狗彘不食反對政見之一派。下此賊仁賊義之毒手。固可逆料
者。何者宋君爲人。學術勛猷。夙已見忌於異黨。而最近演說堅持
之政黨內閣主義。復大爲某團某黨所詆毀。觀于日前匿名氏之駁詞
。與此番某刺客之投函。其詞意間含蓄之殺機。已純爲政治上之關
係。今所破獲之要犯。卽其簡畧之供詞。爲之反復以研究。不禁椎
心泣血。而嘆東西各國罕見罕聞之慘案。竟發現于堂堂新造之中邦
。而大逆不道之臭行。遂遺千秋萬國所唾罵。其禍水之橫潰。將不
知伊于胡底也。夫暗殺不過用于個人復仇。與國政改革二種。其出
於復仇俠義者。如往古齊豹之伏殺公孟。仲子之盜殺俠累。與師道
之潛殺元衡是。至廣義的改革。則國民處專制時代。恨政府之苛虐

。乃挾槍彈七首。爲秘密之行爲。如俄之虛無黨。與吾國光復前之革命黨。其視死如歸前仆後繼之義烈。大率類是。以上兩種。固屬歷史上所習見。然豈有幽體已建共和。彼赫赫之重要人物。對於開國元勳反敢千金結客。陰施毒手。作盜跖殘賊計乎。畧据電傳。案情奇特。供詞狡詐。主動者之機械百出。幾令人莫可捉摹。然此案既經破獲。則再四鞫訊。終可水落石出。而元惡大憝決不致逍遙于法律之外。而吾人當此破獲之初。關於犯供一層。不能不例外注意研究者。一則因宋君爲改革元勳。政黨健將。遭此奇慘不啻公仇。當然有協同雪恨。密重申理之價值。一則主使者已爲執政之要人。則其心腹爪牙所設之機關。事前之布劃。與事後之詭謀。當必有神出鬼沒之動作。例如見捕案之緊急。或眞犯搪塞。弄假作眞。以緩偵探之追緝。或眞犯就擒。主使狡供。變名。諱主謀。並行供仇不

供黨之詐術。其他則在獄中下毒行刺。希圖滅口。弄出無頭空案。種種鬼崇^案之陰謀。俱當預爲防範者。要之此種罪案。關係萬國之耳目。當認作國家公敵之特別罪案。而不得視爲個人遭殺之普通冤案。應臨時組織訴訟事務機關。審慎于提訴辯護。觀審。質問。處分。各手續。仍一面偵搜此案之蹤跡及證據。以爲追究之根苗。至所獲犯之真僞。與逐次鞫訊罪狀之若何。仍宜隨時電布天下。以成信讞。而釋群疑。設不澈底跟究。將來開國元勳。名高於宋君。或等於宋君者。必各自危悚。盡陷於逆賊狙擊之昏天黑地中。而一般卑汙陰險之宵小。擁護路易帝制之復作。竊恐洪水流血之禍。重演慘劇於中華民國矣。

宋案要領之研究

宋君遜初一案。前獲應奎丞與武士英。武自認爲被動行兇。而指應

爲主動。似已得本案要領矣。未幾應復供出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主謀。遂與政府某某重要人。大有嫌疑之關係。是洪尤爲本案要犯。洪果歸案。則要領中之更形其要領者。將愈出愈奇矣。特洪賊未獲。此中曲折主謀之真相。仍未能和盤托出耳。然而能察今日政局大勢者。則早已見微知著矣。昨聞洪賊已在山東緝獲。現又聞洪已逃匿。緝獲之事爲不確。果爾則要犯逍遙。首從罪狀之判決。爲期尙遠。而關於此案發奸摘伏之要點。亟當共同研究也。夫此案一發。激起怒潮。担任緝犯。群願負責。故應之被拿。原始於某君之通線。而武之逮捕。則由於鹿野旅館某君之指踪。武本毫無知識。當逮案時。則供稱得應千金。因接相片行刺。並不知被刺者卽宋君等語。是武不過貪黷貨賄。爲人捉刀之劊子手。與應某居於中權主動。承上使下之殺機。其關係輕重之差別。固自有辨也。今畧據各報訪載

之事實。從宋案未發以前推究之。聞應犯於月前來京。住西河沿金台館。出入政府最高機關。要求二十五萬金。爲殺盡楊子江一帶暴徒之經費。(暗指國民黨要人)某領袖已允其所請。先給予五萬元。並任爲總稽查長。此事概由內部秘書所幹旋。是應犯自內部洪氏承政府意。與彼聯絡後。受多金。膺寵秩。已爲政府授權暗殺之要員。故返滬時。勢力浩大。另組機關。敢行桀犬噬堯之陰毒手段。政府方面飾稱委應某爲解散洪江會黨者。雖未必卽是法報所稱殺盡長江暴徒之變名。然宋由應死。破獲後應已供洪爲主動。則政府之應否任咎。雖未敢遽下斷語。然已予人以莫大疑訝矣。至宋案已發後。中外人士。愈疑爲關於政治上之意味者。蓋觀諸前次武之供應。與應之供洪。關於暗殺宋君。原無睚眦仇恨可借口。純爲勢位富厚所熏心。質言之。則武之直接行兇。特謀財害命。慙不畏死之蠢賊。

而間接使動之應洪。均爲重要人所愚弄。妄行殘害元勛之陰謀。其措亦正與武等。尤可異者。應犯逮案。在政府惟急圖解脫其連帶。一面代宣應氏暗殺之書函。隱見此種僞書。爲監督議院政府政黨之另一機關。雖堂堂政府。亦無所忌諱。以明此案與政府無干。一面由趙氏（國務總理趙秉鈞）堅言辭職。並遣王代表到國民黨宣言。洪應二犯。雖曾來往總統府。與袁趙二氏有密接之嫌疑。實無何種之關切。詞意矛盾。含糊掩飾。若離若卽。殊難捉摸。故宋案已發。在政府一面之行動。更不能令人釋然也。匪特此也。應洪爲著名流氓。在政府明知之而利用之。雖表面托爲解散洪江會黨。然已釀成暗殺元勳之慘禍。其可疑者一。宋案已發。追捕甚急。該行兇之武某。與使動之應某。不惟未逸申江以外。且連日尙縱宴花酒。好整以暇。儼然有恃無恐。其可疑者二。宣布罪狀之僞書。事前毫無

痕跡。事後紛布各地。且政府復代之通電各省。弄假作真。五花八門。亂人耳目。欲蓋彌彰。其可疑者三。檢查應宅。聞搜出秘密文件。與某某樞要。極有關涉。且內有簿記。曾登數百萬公債票。經售出百餘萬元。試問此大多數之票款。來自何人。用歸何處。其可疑者四。應某辦事。由洪保荐來往密切。中外週知。應已逮案。毋論曾否叛洪。政府亦當早日扣留。候質表白。乃滬電密來。而洪反遠颺案外。匿跡青島。昨聞已獲。今傳不確。此中有無詭術。致令潛逃。希圖滅口。其可疑者五。案案發生于中國內地。而捕犯則在法界。故就租界會審。尤足釋華洋之懷疑。縱欲移交民國辦理。以期盡法懲治。亦應仍在上海。另組特別法庭。使中外人得到庭觀審。始足成信讞而釋疑團。乃政府甯聞破案。即欲交涉提歸北京訊辦。自此議提出。中外人士。咸慮此案將弊弄無窮。昨聞被告羅律師

。以此案多涉及重要人物。有電京英法公使。轉令該國領事銷毀証據之怪事。其可疑者六。綜上六大疑竇。已足爲研究主謀之根苗。雖洪賊尙未歸案。本難懸揣其供狀。然應某爲日前直接受政府委任之親切人員。故卽從應某一面切實鞫訊。逐細根究。其主謀之造端。當不難水落石出也。抑尤有一言爲國人正告者。宋案之結果。與罪人之鈎連。均未知如何。要之全國人民。當視此案爲國家公敵之特別罪案。無論此後該案與何種重要人物。有無牽涉之關係。務使主持判案者確以法律爲前提。而以輿論爲後盾。萬不可爲勢利所遷就。爲威武所撓屈。庶罪案大白。足慰英魂于於九原。而暴奸宄於天下也。

摧殘輿論之暴令

日前內務部轉陸軍部令。嚴行取締報館。檢閱簽字辦法。一種專橫

不道之赫譏。形諸摧殘輿論之妖言。此令一出。京師各報大譁。連日據理力駁。並呈請大總統迅予取銷。頃聞袁氏見衆口之交彈。怵國法之難悖。有痛責陸軍部徐秘書長辦事荒唐。擬將前令撤回。另編適當規約之風說。惟明文未布。將來政府對於各報館。能否按法循理。服從公論。尙難逆揣。要之新聞社團。始終在堅持言論出版自由之約法。決不能受違法之制裁。此唯一之天職也。今試卽該令之謬點指摘之。其言曰近日京外報紙。多方刺探外交軍事秘密事件。洩漏登載。於國家政務。大有防碍云云。夫報館爲國民之言論機關。於政府之外交軍事。并未與謀。豈任受洩漏之咎。縱有洩漏。當然由該部職員負其責。在各報探訪事項。或登載失實。儘可函請更正。充類言之。如某報所登。確認爲漏洩秘密軍務與外交。及其他破壞治安暨名譽等之悖謬。亦應由原告提起訴訟。據事直陳。

受司法之裁判。始符萬國之公例。而服一般之人心。固不得以各報曾載外交軍事。遂可一概指爲禁止條件。妄加刺探洩漏防碍政務種種之罪名也。如謂外交軍情。一經洩漏。卽碍進行。先事預防。始免枝節。然幾密之法。惟須從內部嚴責成。至對於報館。關於未經宣布之軍情或外交。已有法律之規定。但隨時接洽各記者。重巽申命。飭其自行例外檢點。俾有利於國家大局。而仍無碍於個人之自由。斯已足矣。豈有硬由該部派員檢閱報稿。蹂躪報權之理耶。更進一層言之。外交關乎國際。軍事繫於國防。犖犖大端。其進行方畧。如非應守秘密時。亟當次第發表。集思廣益。以圖補救政府之後盾。彼報館者。介居於國民與政府之間。揭橥是非得失之林。盡監督指導之公共義務。實足以補救國際國防各種機關所不逮。東西各報。每當國有大事。如聯盟協約。整軍經武各等。往往聚精會神

。大聲疾呼。奮其一致鼓吹。或激勵與非難之論辯。卒以收勝利之效果。一紙風行。銳於數千毛瑟。洵非虛也。縱際戒嚴期內。對於妨害之新聞雜誌。依非常警察。得使用停止之特權。亦必經法律之裁判。斷無尋常安寧。適用軍法取締報館者。且未有先行強迫檢閱侵害編輯主權者。顧該部明知此令違法。而不畏摧殘輿論者。豈真如彼所言求與國家前途有益哉。蓋彼等在臨時政府期內。共和其名。專制其實之舉動。多爲報界所攻擊。其最甚者。莫如軍事與外交。試觀庫俄密約。英藏密約各問題。皆以優容而鑄分崩之大錯。當其發端交涉。各報之能審大勢者。何嘗不痛挾利病。正告國人。無如政府方事于個人權力之拓張。而置若罔聞。坐令失敗。迨至獨立發布。全國輿論。一至主戰。函電紛馳。卒又示之以弱。使人心灰意冷。在各報關於上述各問題。每不憚曉音瘖口。效逆耳之忠言。乃

政府以諸種問題。着着失利。已不能掙躬自省。反欲借刺探洩漏之罪名。以強行檢查簽字之威令。而猶以實心任事一秉大公爲詞。其誰欺。欺天乎。然而政府欲行檢閱簽字之淫威。悍下科以軍法之虐令。是特借軍法爲恐嚇各報之權術。而逞其軍警干涉議院之故智耳。豈知軍法止適用於軍人。若爲強迫檢閱簽字。而妄繩軍法于報館。勢不致全國各報館皆勒令停版不止。否則全國各報館。必皆由該部派員主持筆政。或專設監督顧問等員。爲政府之純粹機關報而後可。然試問民權膨脹言論自由時代。能容此緘口監謗之劣技乎。能施此奴隸報界牛馬報界之魔力乎。譬彼防川。逆流壅塞。吾慮其大決多傷矣。今自摧殘輿論之令下。各報群起反對。聞袁氏忽爽然若失。不負責任於一己。亦未責成趙段兩總長。而惟歸咎於陸軍部徐秘書長。誤會宗旨。荒謬繕令。有收回成命更訂取締之消息。未始

非公論不泯。殘燈復明也。自茲以往。我不敢知曰政府秘書。仍蹈專制擬令之紛擾。亦不敢知曰遂改倚勢作威之伎倆。但願我報界諸君保持言論自由之約法。毋受違法之制裁。至於國際國防之秘要。自當瞻顧大局。慎審記載。毋貽政府口實可也。

北兵赴鄂之懷疑

光復伊始。兵變之禍。肇自京津。厥後各省。尤而效之。層見疊出。追原罪首。罔不傷心。然大局已定。人情厭亂。故禍機發生。轉瞬消滅。其間靖難之方畧。大率臨以本境固有之兵力而已足。未見借重中央之軍威以期震懾衆志者。有之則自此次北兵入鄂之役始。是役也。誠不能不予吾人以絕大之疑團也。旬日以來各報迭傳武昌兵變。已由袁總統密電某師團馳往鎮攝云云。記者乍聞斯舉。甚爲

驚異。及警近電。乃知北兵確已自信陽而迅入鄂州。遂令江漢之間。燕歌四面。鄂軍駭惑。居民惶恐。撫今追昔。陽夏血戰。北人一炬。慘成焦土。惡感何如。顧政府偏置諸度外。幾若兵貴神速。迅雷不及掩耳。果何爲者。如謂武昌此次兵變。實出非常。故派北兵。然鄂省尙有重兵數鎮。無論若何。儘可以資防守。且該省前此兵變。已歷數次。其戡定皆由本省之兵力。是從事實經驗上論。固無調派北兵之必要也。況鄂都此次兵變之圍傳。不過因退伍軍隊。被人煽入改進會陰圖不軌之行爲。雖發現秘密機關數處。搜有名冊及軍火之証據。然尙未起事。非等資固之勁敵。充類言之。亦止如曩者該省暴徒推倒軍務部與馬隊作亂之勢力。業經破機關。殲巨魁。嚴戒備。則解散脅從。示之鎮靜足矣。而乃小題大做。耀武揚威。此則如晉以乞師。彼則勞師以襲鄭。是真令人百思莫得其解矣。今

且從黎氏一方面揣測之。彼雖粗知兵畧。而過於謹愿。慣爲左右所愚弄。卒至嗜殺成性。動行梟首武斷之淫刑。如駢戮張方輩。捕誅凌大同等。皆以誤信僉壬。而成三字流血之冤獄。準此以推。目今破獲之機關。株連多數無辜。遂至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電請援軍。引狼入室。無故自擾。或者謂此種伎倆。黎氏爲奸雄傀儡。逞其一網打盡之奸謀。鞏固崇高富貴之大位。誠非無故也。至由袁氏一方面憶度之。其平日利用各省內亂之機會。以揚其聲靈之赫濯者。實已數見不鮮。例如因贛省之兵變。而派鎮守使以扼防。值閩省之兵變。而委鎮撫使以嚴辦。乘閩李之衝突。而決興兵於河東之類。要皆吾人所認爲專橫暴政。故此次一聞黎氏有請兵鎮亂之耗。卽飛調兵赴鄂之電。在旁觀方爲意外之驚疑。在袁氏祇行個中之妙計。此袁氏畢生沾沾自詡其機警勝人處也。然而吾人致疑於北兵入鄂者。

尙有旁引之兩說。蓋自宋案一發。國人對於袁氏已生莫大嫌隙。而搖動於總統之一席。在袁氏以爲欲消融國人之疑慮。誠莫如乘內亂紛起。而觀兵境上。藉以顯一己維持之能力。而恢復全國渙散之人心。頃者鄂省事發。有謂某當道暗設收納退伍軍人及解職將官之機關。將諸多革命有功之人。牽入名冊。一面主使密告。致黎氏按冊搜捕。而發一種絕大之疑獄。以圖淆混全國之耳目。而隱爲宋案之牽制者。事雖風聞。要足爲研究北兵赴鄂之資料。此一說也。或謂鄂垣爲革命起義之形勝。扼南北腹心之險要。其民氣膨脹。將帥矜驕。實爲政府所嫉忌。早欲另鎮以強悍之黨羽。爲提挈之爪牙。故日來有紛傳將召黎北上。而由岑春煊接充鄂督。及委張鳴岐爲民政長者。觀于此次北兵入鄂。卽聞岑氏有調龍軍五千赴漢之消息。轉盼一紙詔下。卽率兵渡江。此等專制遺孽。剛愎不仁。挾天威而虐

下民之穢德。又當彰聞矣。此北兵入鄂。謂爲製造總統羽翼之先兆者。又一說也。以上諸說。關於北兵之赴鄂。雖未敢遽認爲眞確之定評。然而証諸袁氏過去種種取威定霸之手段。已隱隱示其項莊舞劍聲東擊西之故智。所謂作僞心勞。欲蓋彌彰也。彼全鄂人民。目下闕起反對。要求中央之撤兵。殆亦見微知著。惕大亂之復作。而防南北之分裂也夫。

告國會議員

自臨時參議院放棄天職。常缺法定人數。屢致停議延案。而政府違法越權之乘間妄動。乃益野心勃發而莫之能遏。由是全國人民。咸以臨時議院爲詬病。日引領而望正式國會之告成。有以廡舊翻新。然則吾人可歌可舞可喜可賀。空前絕後之無上樂境。宜莫國會若矣。

。雖然。回憶議院過去之成績。遠瞻國會將來之前途。轉不于禁徘徊感慨之餘。頻深長慮却顧。而不得不爲議員諸君正告之。原夫共和國體之元素。繫於立法。立法機關之樞紐。操諸國會。故國會獨立政府與人民之間。在創制顯庸。外可滿慰國民之公意。內可範圍政府於軌物。約言之則自總統以逮全國人民。俱受治於法律之中。卽不啻受治於國會之中。是國會實爲政府之導師。人民之保障。其權責之鉅艱。與價值之寶貴。固盡人而知之矣。顧吾人觀于今日國會之開幕。竊不能不惴惴過慮者。其原因雖頗複雜。而撮要不外數端。其一則政府之牽擾主權也。夫國會握立法之全權。原不容何人之關涉。乃日前憲法委員起草會。實發生于政府一二之走狗。漸傳染于都督團。競思分立法上之一羹。紛派專員。組織機關。趨奉總統。波譎雲詭。儼然樹國會之敵國。雖迭經各報指斥。暨參議院之否

認。而狼狽如故。將原案仍覆交議。強迫議院以必行。無論所草必
戾於共和。即使各條多合於憲法之精理。然此種憲法。應全由國會
之公訂。則該會之起草。不適成爲贅疣乎。否則將來國會法案之起
草。模稜遷就于該會之所擬。必含有專制幾分之臭味。而釀日後無
窮之厲階。則國會之議。不幾爲虎作倀乎。是該會之發生。乃專制
總統絕妙之護身符。爲共和國會莫大之障礙物。該會一日不取消。
則國會一日不完固。而真正共和之純粹憲典。將差之毫釐。謬於千
里矣。此立法主權之牽制。可爲國會前途慮。而議員諸君。所宜絕
對否認者也。其二則政黨之紛歧也。東西各國之政黨。其抱持進行
之黨綱。每經一番衝突。即增一層進步。蓋各黨學識上之程度。無
非促進國家政治上之程度。故始則分途並馳。有如驕驪之各開道路
。及其探源歸宿。又如江漢之朝宗滄海。此無他黨見雖殊途百慮。

而利國福民之前提。則同歸一致也。今民國成立後。政黨雲湧。自表面上言。不可謂非民治刷新之彩幟。然黨德欠虧。類多貌合形離。隱存柄鑿之杆格。其尤甚者。如某某趨附政府圖竊權利。對於異己之友黨。則日思所以傾軋之。對於卑汙之官僚派。則日思所以招攬之。近因國會告成。憲法總統內閣各問題不久開議。聞彼等竟爲袁氏逐鹿。將大肆金錢運動及種種囑嚇之劣技。以遂擁戴營私之詭計。倘其計得遂。充其弊之所極。不至於有政府無國會。有命令無法律不止。且即使此種人材。承順政府。編爲法律。亦必與共和之眞詮相背馳。所謂拿破侖法典。加冠皇帝之堂堂徽號。不將復活于中華民國乎。此政黨之紛歧。可爲國會前途慮。而議員諸君。所宜亟謀融洽者也。其三則龐言是非之顛倒也。夫國會固爲代表國民監督政府之關鍵。然所以能達監督目的者。仍恃輿論爲後盾。所謂

輿論後盾云者。卽各報界與地方議會。暨種種社團。對於政府行動。根據法理。洞抉利病。一致指導。或攻擊。是也。今觀國中各報。其侃談國是不避嫌怨者固多。而憚于政府威力。致游移無據。或暗受政府運動。不恤桀犬吠堯。卒至黑白淆亂者。實屬不少。至此外所組織之機關。如某團某會所訂規約。與宣言函電。大率爲政府之鷹犬。陽假擁護共和之名。陰行破壞約法之實。例如主張開明專制。鼓吹兵臨贛省。與力倡先舉總統。後定憲法。及總統可解散國會。國會無彈劾總統權。之種種邪說。其無理取鬧。發言不經。雖不值識者一哂。然流傳社會。實足爲煽惑人心之陰毒。而搖國會立法之根基。此龐言之溷淆。可爲國會前途慮。而議員諸君。所宜審慎自守者也。其四則軍警干涉之暗潮也。夫武人干預政治。爲文明各國所通禁。吾國約法森嚴。何嘗不遠慮及此。然而豺狼當道。安

問狐狸。彼政府已慣弄示威之舉動。寧怪一般赫奕之起夫。逢其惡而助其讎耶。請舉其例。如曩者閣員交議之通過。德憲軍警之迫脅。未幾發現歡迎國會團。原屬防閑軍警之干涉。而政府復德憲軍警聯合會以抵制之。解散之。解散之不能。又嗾救國公勇團以排擊之。最近則值國會開幕。角逐總統。因宋案一發。負大嫌疑。頻頻戒嚴。聞有暗令某某統兵北上。及召各省高級軍官。與密布衛隊之風說。夫畿輔要區。爲保治安防匪患計。略增兵隊。誰曰不宜。然當此定憲法選總統之際。而驟事增兵。証諸前者屢用武人干涉議會之舉動。誠令人不能釋然也。此武夫之暴動。可爲國會前途慮。而議員諸君。所宜不畏強禦者也。今者國會業經開幕矣。議員諸君。立于崇論閎議之第一舞台。內之則籌政府遠大之規模。外之則關友邦正式之承認。豈非可歌可舞。可喜可賀。爲吾國空前絕後之無上光

榮乎。顧吾聞之。安則思危。樂不忘憂。實爲古今謀國者之藥石。矧當國體新造。國基未固。其目前之險象。實有如上所述之大可慮乎。敬告衆參兩院議員。審察於上列之四項。急當杜漸防微。從憲法根本上着手。一面否認政府之憲法起草。毋致主權之旁落。憲法果已完全訂定。由是以憲法爲準繩。審慎於總統之選舉。與內閣之組織。而一切黨見之偏私。龐言之淆雜。軍警之橫逆。其軼出常軌之亂萌。或可漸弭於無形。不敢顯犯國人之公敵。而爲世界所共棄也。凡此皆吾人遠瞻國會之前途。不禁悲喜交集。拭目而望他日國會之成績者。議員諸君。其勉乎哉。

勛省議會聯合會

日前粵東省會開幕後。有發起全國省議會組織聯合會於天津之通電

。先後加入之省會。聞已占大多數。成立之期。想在目前矣。雖斯會結果。尙未知若何。要之此會果成。吾人實認爲全國自治團體之絕大關鍵。而其願聯合之會員。矢以決心。持以毅力。組織完備。互相維繫於不敝也。迴憶各省臨時議會過去之歷史。當夫南京政府初建。通令外省。急時召集。以爲回復地方秩序之第一政策。然因召集之急就。故議士之選出。與約法之編定。俱不免潦草簡陋。卒難生何等之效力。或行政長官。濫用淫威。衝突約法。不受議會之制裁。或本會議士。行爲曖昧。自戾約法。反被官廳所干涉。由是一般人士。詬病省會。排擊省會。與解散省會之惡聲。日喧闐於海內外。而臨時省會之名譽。遂掃地以盡矣。凡此皆往者臨時省會議員分子複雜。內則一味放棄責任。外則不能聯絡維持之咎。而正式省會議員諸君。所當引爲前車之鑒者也。今省會全國聯合會。業已

由粵發起。多數贊同。殆卽懲前毖後。顧全大局之唯一機關乎。吾且因其機關之初設。忠告關係之理由。一聯合會對於各省利害之關係也。論各省自治大團體之一部。原有各就本省立法之主權例如教育財政路礦與種種實業公益。其設施之計劃。與進行之程序。除概括綱領求與中央不相背馳外。其餘周詳辦法。悉應由各省會因時制宜。以衷允當。自無待論。他如省長之酌由民選請委。與彈劾省長。及一切督責地方官之特別規定。尤須乘此國會開院憲法起草時。一致請願。以重地方之權限。至各省隨時發生之大事。舉凡利之所當興。與害之所當革。度非獨立所能達到者。卽當由全體名義。始終贊勸。以期人民享平等之幸福而後已。雖一省有一省之形勢。一會有一會之性質。其善俗宜民之治法。原變通盡利之攸殊。要之各省會內治之前提。總無外利害二字之解決。故聯合會之設立。對於

各省相互利害之關係。亟當研究規約。合同維持。以促進地方之程度也。一聯合會對於中央安危之關係也。夫民國久大之規模。無過憲法。憲法完全之編制。操諸國會。然而國會能否不失立法之全權。與將來所訂之憲典。果否膺合共和之精神。與浹洽國民之心理。渺茫前途。尙難逆料。故國會初開。劈頭之憲法問題。卽恃各省會爲後盾。始有健全之希望。此外選舉總統。可否由各省會之投票。與內閣總理。能否由議院之推出。皆爲目前應行討論之要領。萬一關於上述三大端。爲魔王怪物所牽制。陷吾國以非常之危險。所謂不自由毋寧死之種種預防方法。皆聯合會之所宜深慮計及者。試觀臨時政府期內所廢弛未決之要件。對外如庫藏用兵。日美聯盟。銀行借款。各問題。對內如官制擅頒。憲法擅草。刺宋主謀。諸重案。何莫非省會聯合團所當次第指摘。督促國會。指導政府者乎。而

況禍至無日。患生肘腋。變幻風雲。少縱卽逝。未來大故。殊不可測乎。故省會之聯合。對於中央安危之關係。尤宜殫心併力。補助國會。而不可斯須懈怠也。以上兩大理由。一爲對於各省拓充固有之主權。一爲對於政府國防專制之毒蠱。皆聯合團應行循序推究之要義也。抑尤有說焉。各省會爲地方人民之代表。聯合會卽爲列省議會之樞紐。而與國會尤有密切之關係。故從人民望治之心理而言。其對於正式之議會。皆比臨時議會爲更殷。則對於正式之聯合會。自較正式議會爲尤篤。至從國會議員求治之目光推之。其視正式之省會。名譽較重於臨時省會。則對正式之聯合會。價值亦更高於正式省會。殆無疑義矣。自茲以往。吾惟日引領而盼斯會之屹立。有以挈提綱領。奮大智勇。建大政見。一掃補苴罅漏畏蕙瑣尾之行爲。是則共和前途之所厚幸也夫。

今之主張總統制者。反抗議院政治。其說以議院濫用威權。或荒棄職守。借亂國事爲慮。記者曾著論。謂萬一有此。可以各省議會爲監督中央議院之後勁。而各省議會。慮不能同取一致之舉動。是又在省會聯合會之能取決多數省會之意見。以施其直接之監督能力也。故省議會。一面須監督政府。一面尤須監督議院。其責任爲獨重。而平民政治之精神。即於此占之。曷哉省會聯合會。吾人將拭目而觀其成立（記者識）

舊官僚與新官場

清政不綱。官方敗亂。遷流末葉。遂斬宗祊。民國崛起。偉人傑出。南創政府。暴君汙吏。一掃而空。九有蒼生。喁喁望治。未幾政府北移。內閣天折。私人擁權。援植宵小。殃民蠹賊。乃現原形。烏虜此又舊官派復據新官場。爲共和政治之一大障礙也。然則立黃交戰滌舊翻新之藥石。寧可緩和耶。夫今日指爲舊官僚之一派。卽昔年稱爲新官僚之一類。此類新官僚。其普通名稱。大別爲清途與非清途兩門。清途者。卽科舉出身是。非清途者。如捐納襲蔭軍功等

出身是。就非清途中之數種論。惟捐納一流爲最多。亦爲捐納之害
爲尤甚。卒襲陰軍功。及清途中之科第。雖表面出身之名義較爲正
大。然砥礪廉隅。能自振拔者。幾落落如晨星。迨遷流所極。則苞
苴賄賂。夤緣運動之曖昧行爲。與捐納實如出一轍。故政府已以官階
爲賣品。高懸價格以求售。其得官秩者。卽不啻以官場作市場。止
圖利獲利三倍。囊橐充盈。而地方之疾苦不問也。民脂之腴削不恤
也。怨毒之彰聞不顧也。內自王公大臣。以逮其闈宦輿僕。外而州縣
廳府。以至司道督撫。上行下效。政以賄成。其他如殘殺革黨。株
連無辜。大肆豺虎不食之狼心。以遂陞官發財之毒計者。更不知凡
幾。則尤可痛心者也。凡此皆前清官僚敗國喪家過去之醜史。而爲
民國新官亟當視爲殷鑒者也。光復以還。亡國大夫。以平日身叢國
民怨府故。率皆抱頭鼠竄。繫如喪狗。匿跡消聲。而由軍法時代。

進於約法時代之官吏。內而閣部各員。外而都督統屬。自形式觀之。概既掃除上述前清出身之資格。而符共和國家國才器用之原則。一時革命元勳。暨翊贊志士。不次超遷顯位者。雖多踴躍俊彥。而其間扳革黨。竊高官。出則駟馬高車。駁壳列隊。入則待妾歌妓。花酒流連。或作福與逞威。或吞公以肥己。置廉恥於不顧。而忘國家之遠慮者。實屬不少。此新官之產出。不盡能饜足社會望治之本懷。多反蹈前清舊吏之覆轍。其影響所及。不獨妨礙於共和秩序之進行。且適開舊派死灰復燃之禍機。此可爲寒心者也。果也薰蕕並植。莠苗雜播。昔之擇礫革黨者。今已入充總府高等顧問。與外放某省高級軍官矣。昔之酷虐下民者。今又派充某省鎮撫使。或鎮守使。與鐵路督辦。并有委任某都督。某民政長消息矣。而且候委之食客。月支無數巨款矣。輦金之墨吏。日來都門運動矣。中央之黑

闇如斯。推之各省。能保無通全茸闖乎。是新官場之活劇。大半從舊官僚脫胎而來。愈演愈奇者。固無新非舊。亦無舊非新。一而二。二而一也。顧革新以後。舊染未除。革面終難革心者何也。蓋一則由於總統頭腦之陳舊。已無革新之學識。而又剛愎自用。慣弄權術。其在專制時代所羅致者。大抵趨炎附勢。卑鄙狡獪者流。故一旦全權在握。仍不離乎昵比邪奸之伎倆。而妬忌賢能之心。亦遂日引而月長。卒致潔身自好之雄傑。相率高蹈而遠引。此新官場一轉而變舊官派。史事口非之一大原因也。一則由於各政黨之濫招分子。徒知拓充本黨之聲氣。致妄引狡獪之官僚。藉其亡國頭銜。接近政府。爲攫利之媒介。以遂其排擠友黨之險心。始則該黨欲利用官僚手段。爲黨勢之擴張。繼則官僚反利用該黨名號。逞營私之詭譎。其對於國家。所謂有百害而無一利者也。有此兩大原因。而今日

之新官場。乃不啻爲舊官僚化身而且演出更壞於舊官僚之怪象。彼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亦遂見機而作。投閒置散矣。然而吾不暇責備是等官僚者。則以製造此派官僚之大總統。固爲全國同胞所選出之人物。而援引此種官僚之政客。又爲吾國堂堂之政黨也。繼而今欲圖吏治之澄清。決當淘汰舊官派。舊官派之能行淘汰。非從總統改選。根本上解決不可。尤非從各政黨判擇分子上注意不可。何則。政黨者乃憲法總統內閣次第產出之淵源。而爲司法行政之胚胎也。故吾人鑒於今日官場新陳之代謝。與其間陰陽消長之激戰。深恐民國吏治前途。一誤再誤。而不能不爲政黨當頭捧喝也。

闢妖言

大豕化人而啼哭。頑石憑鬼而能言。古史相傳。妖魔不一。疑似疑

眞。降及叔季。人頭畜鳴。愈出愈誕。蒼茫四顧。邪說橫流。將釀禍胎。烈于洪水。烏虜噫嘻。其天之陰耶。其地之黑耶。其風之悲耶。其日之曠耶。不然璀璨神州。原非幽杳冥府。何魘魅罔兩之妖言。至於此極也。且夫言論爲事實之權輿。無論何人。自由發表其意思。久爲萬國所公認。特言爲心聲。出於一己之口。入於他人之耳。聲浪流傳。有如風之披靡。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智與不智。興邦喪邦。胥繫於此。故言論雖可自由。尤不可不慎也。古代報界社團。未有創始。輶軒採風。民俗歌謠。記諸簡冊。披之管絃。一以徵風向之美惡。一以驗政治之得失。主文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孔子云詩存三百。可蔽以思無邪一言者。大率本於懲勸之用意。而孟氏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要不外以信史續雅章。厲褒貶於筆削。詞嚴義正。無偏無陂之作用。是大經大法之名言。

異乎反道背德之淫詞者也。自歐化輸入。通商口岸。漸次報章雜誌之發軔。種種文明新智識。得交換一般之社會。而有聞必錄。所見必載。公是公然之論斷。亦遂日新月盛。一瀉千里。如改革以前。南方各報之鼓吹革命者。厥功固偉。即南北統一之初。全國各報。其間掉電光之舌。馳波濤之辯。抱定擁護共和之宗旨。不致以感情用事。軼出言論常軌者。尙屬不少。未幾臨時政府成立。各派政黨紛出。彼政府已另組織機關私報。以爲掩蓋愆咎之護符。在政黨亦各設新聞社團。以爲高張黨幟之根據。然使始終爲保持黨綱促進政策着想。則是非不淆。可否允當。足爲代表輿論之準繩。即可爲監督政府之圭臬。仁人之言。其利溥矣。一紙風行。十倍聲價。吉孰大焉。乃綜覽各報。其中詞旨純正。能以國家爲前提者。不過十之二三。其外十之六七。大抵拋棄公理於不顧。而簧鼓黨見之偏私。

職是之故。甲黨以爲是者。乙黨必以爲非。乙黨以爲是者。甲黨又以爲非。推之而丙而丁。其意氣相持。互相排擊。亦復類此。又其甚者。則暗被黨員個人之指揮。或受政府勢利之買託。輒轉移宗旨。前後矛盾。不惜犧牲國家建設之遠慮。爲混淆黑白之謬說。而妖言由是朋興矣。而所謂燃犀照鏡之堂堂正聲。亦遂如白雪陽春曲高和寡矣。吾今試揭民國最近妖言之流毒。可約分爲兩大波瀾。一自宋案發生。破獲武士英。應夔承。搜出種種緊要函電。如燬宋酬某級勛位。及賞公債票數百萬。並孫黃黎皆在暗殺之列等。袁趙二氏。已負政治上連帶之嫌疑。律以公例。自應主張歸案質明。始能釋國人之公憤。乃此案發後。中外各報。稍明事理者。均認爲與政府有密切之關係。而冀大伸民國之法律。獨某黨某報。則擁護政府。多方煽惑。已陰爲政府掩其草蛇灰線之痕跡。復陽對國民黨大逞杯

弓市虎之詠謠。甚且日出日奇。如某報妄捏黃興造反。中山率兵北上之類。雖悖逆狂吠。終無傷於日月之光明。然此種萋菲貝錦。豺虎不食之敗類。其挑撥南北之惡感。破壞共和之大局。罪實不容於死矣。此宋案發生後之妖言之最堪痛哭者也。一自國會甫開後。肆意搗亂。播弄妖言。以圖達其助桀爲虐之目的也。夫此次國會之成立。實爲民國萬世共和之播種。其中憲法總統內閣諸問題。皆急待次第之解決。豈容稍延其時日。無如非國民黨之一派。見國民黨員占大多數。乃日存其妬忌之險心。行其破壞之狡計。而遂其勢利之邪謀。故金錢運動也。祿位引誘也。威力恐嚇也。費盡操縱議員之劣技。某名脫國民黨也。某名入非國民黨也。某名入非同志會也。日事平地風波之反閒。始則非國民黨中之健全分子。羞與政府黨爲伍。倡言與國黨提攜。猶有一綫之光明。卒乃迷於政府黨之幣重言甘。遂爲

朋黨苟合。以圖抵制乎國黨。計自開幕迄今。幾近匝月。而因爭議長一席。破壞記名投票之決議。搗亂至六七次。議長尙未能舉出。則彼等實欲擁戴袁氏。以遂其私圖。已如見肺肝矣。雖此後該黨所謀之勝敗。尙未知如何。然觀於連日該黨之機關某報。極力爲袁氏鋪張盛德。而絕不慮及袁氏前此違法擅權之戾舉。是其言之實不詳。恐比諸裘平治等之勸進表。而遺禍爲更烈。此國會甫開後之妖言之又可流涕者也。由是而言宋案發生。彼政府已激起國民之憤恨。卽旁引一派妖言。左牽右扯。爲之辯護。幾令一般流俗。對於宋案恍恍迷離於不覺。及國會甫開。政府深嫉國黨政策之強健。又憊出一派妖言。桀犬吠堯。以圖滅殺民黨之勢力。而成攫奪之行爲。在旁觀止知非國民黨。欲利用袁氏。升官發財。致利令智昏。言論顛顛。殊不思袁氏實利用該黨信口雌黃。變亂是非。以圖植將來篡佔

正式總統欽定憲法之根苗。故傳曰人無衅焉。妖不自作。觀於今日妖言之橫決。而益信禍孽之萌。非伊朝夕。其所由來者漸矣。吾今爲國人正告之曰。妖言者乃亡國滅種之凶兆也。繼自今民國各政黨。如甘爲滅亡之奴隸。吾又何說。不然者。欲弭亡國之禍胎。則當化除其黨見。矯正其言論。對於國民一方面。務以保障自由爲天職。對於政府一方面。尤應以防閑專制實力指導爲前提。至關於友黨一方面。種種政見之商榷。亦當以國利民福爲範圍。而以同舟共濟爲方針。否則訛言並作。邪惡橫行。而一切蜩唐沸羹爲鬼爲蜮之亂象。將一發而莫可收拾。民國前途。其庸可救乎。

責大借款秘密簽約之危險

國庫至羅掘俱窮之秋。鋌而走于募外債之險途。此誠迫不得已。而

爲國人所權宜主張者也。然因迫于募外債。遂不慮其條約險詐。並未提交議院之解決。率爾單獨斷行。此又違法擅權。而爲國人所絕對否認者也。何則大借款之發生。原因于國基新造。整理內治外交種種要政之急需。其結果卽爲吾民共同負擔之巨債。換言之政府借款之交涉。不過爲吾民借款之總代表。故政府直接交涉之借款。實吾民間接償還之借款。而與吾民有密切利害之關係。凡屬國民分子。均有監督政府之責任者也。頃者京內各報。喧傳我政府對於五國銀行。二千五百萬磅之大借款。業已秘密簽押。記者乍聞是說。不禁駭愕。以爲此舉若眞。吾人實不能不驚政府權謀之神速。壓力之雄奇。而又見兩院均經開幕。一手恐難遮天也。何以言之。憲法未訂定之時期。約法固有續行之効力。此乃事實理論。兩無矛盾者。查臨時約法第十九條。參議院對於臨時政府預算決算。及募集公債

。與國庫有負擔之契約。均操決議之全權。依此法理。則政府對於議院。凡普通財政之出納。與特別借款之訂約。其用途若何。條件若何。固當遵循一定之手續。先交院內之磋商。而議院對於政府尋常提出之財政。與臨時提出之借約。其用途濫否。條件苛否。即應審慎其解駁。指導政府之進行。爲是之故。政府當左右絀時。無論擬借若干外債。與借何國外債。均須聲明理由。及應支項下。與合同草約。交由議院認可後。始能實行。反之而議院尙未與聞。急先密自簽約。迨至簽約後。始遣私人到院。含糊宣布。是政府心目中直視國會爲虛設。而以宣布爲具文。此種違法作威誤國殃民之專制私約。不能發生國人承担之效力。可斷言矣。且五國銀團之大借款。前此要挾條件。萬分嚴酷。舉其甚者。如指定會辦顧問重職。儼然監督財政。及其他要差。聘用外人。與限制用途之類。在在反

客而爲主。質言之中國財務。由外邦操縱經理之大權。則無論何時。皆足制死吾民之命脉也。此約危險要點。迭經各報痛言。周歷年餘波折。久無良好之轉圜。推彼銀團之野心。直是必達要挾之目的而後已。今政府一旦卒與該團秘密簽押。試問前此該團所擬之危險條件。其果全經修改差謬耶。抑伊依樣廬葫畫成耶。否則裝點表面。掩耳盜鈴。不惜名存而實去耶。是誠一大疑竇也。然而現據目下最確之警告。日昨趙秉鈞周學熙陸徵祥已仰承袁氏意旨。在滙豐銀行與該團漏夜簽字矣。約中大概。已定法俄各出一員爲審計局總理矣。德人則占借款局總理矣。日人則占席於山東或長蘆鹽務分局矣。英人則畀以稽查造報所總辦。更有直接監督之權矣。果如是也。該借約豈特無正謬之效果。且亦變其本而加之厲也。是吾人於此番大借款成立之日。直可斷爲吾國垂亡之日。而政府昏夜乞憐銀行之

時。更可判其爲詭秘賣國之時也。更進一層言之。縱使上述引用外人占據財權各條。皆屬子虛烏有之談。而所定新約。概已磋商妥當。無致喪失吾國主權。在尋常理論上。交涉果獲此好果。似可卽與之訂約。然而議院爲立法最高機關。從規定之法律上論。則此等借約。萬不能不先交議院磋商。以重議員監督之權衡。而取全國之信用。否則獨自訂約。率先違法。海隅蒼生。其誰不解體。試問政府獨力。其能荷此莫大之債額乎。吾有以決其無此神勇也。難者曰。時至今日。庫空如洗。支應浩繁。巧婦難爲無米之炊。臨渴安待井泉之掘。行政需款。急如星火矣。若必提交議會。遷延時日。方可通過議案。毋乃如俟河之清。緩不濟急乎。駁之曰。此言近是而實非也。何者。臨時政府。籌商六國借款。輾轉交涉。其間垂成輒止。乍合乍離者。奚翅數十百次。跡其窮途苦况。由今視昔。實如一轍。

。然而前此因其條件之苛刻。兼激於輿論之詰責。政府尙能婉詞謝絕。引起美商之脫離。而其他美英比奧各銀行之小借款。反可源源接濟。活動中央金融之機關。由是觀之。財力雖竭。尙有小借款之周轉。不比突遇水火兵革之非常大變。而簽押大借。有刻難姑待之必要也。况外人實無厭之要求。而我能示以冷靜之態度。俟正式政府告成。必可引起外國之信仰。而減輕抵押刪除苛約之樂於投資者。當必踴躍。是大款之貸。并無庸專倚靠于該團也。乃竟秘密簽押。寧非百思而殊難索解耶。或者謂袁氏在臨時政府期內。屢以約法爲束縛。而大逞違法之行爲。將來欽定憲法之草案。必有命令代法律之惡果。此次國會新開。對於大借款。卽擅命簽押。而置議院于不顧。其明知違法而必出此辣手段。蓋將小試其神聖憲法之特權。故不恤抹煞議院立法之國柄也。或又曰袁氏近因運動總統。暗組新

黨。收買議員。身價甚昂。兼之宋案証據。業經露布。政府罪狀蛇足。揭破。計窮心虛。戒嚴軍隊。預發月餉。時有所聞。且慮南北惡感。激起戰爭。萬一庚癸告急。內則難望各省之接濟。外又難期外債之猝成。故借款簽字以速爲妙。以上諸說。雖未足盡信爲真確。然身處危疑震撼之地。而復行違法擅權之舉。在袁氏爲個人鞏固大位計。有此六厘之手數料。合計不下千百萬元。固自揮霍快愉。卽其他附屬之走狗。際此臨時政府五日京兆。交代在即。染指餘潤。亦當大喜過望也。所可憐者。國權已喪。國力日耗。而中華民國之國民。已承受亡清專制時代之債務。復重累臨時政府浪擲之負擔。從此奄奄一息。歸債無期。而國運將隨埃及波印而斬矣。耗矣哀哉。我兩院議員。暨省會聯合會各團體。有急起而問罪於政府者乎。予日望之矣。

哭國會

嗟乎今日中華民國之國會。非全國公民所組織之國會乎。今日國會之議員。非全國公民所選舉之議員乎。國會議員。處立法最高機關。如能無負代表之職。將使吾國前途爲無限之樂觀。開千古未有之奇局。則豈徒議員個人留一時之榮名已哉。顧今國會之現象。果何如耶。吾人試一高瞻遠矚。覺政潮萬變。危機一髮。真有不勝杞憂者矣。國會開幕。彈指光陰倏已匝月。試問開幕後之成績。關於院內整理之秩序。能否有條不紊乎。然而據目下最確之見聞。以評判吾國之國會。與國會之議員。不惟並無成績可言。且可致民國於滅亡。令人痛哭流涕者。約有數端焉。其一則議長選舉之怪劇也。自兩院開始。選舉議長問題發生。迭開預備會。爭議投票方法。在國黨一派。提議用記名手續。然非國黨一派。以其有妨彼黨運動之劣計

也。不惜極力破壞之。故參議長選出。雖爲國黨占勝。而衆院則因政府黨大肆金錢之運動。與無聊之搗亂。卒令彼黨攫奪議長而後快。迨衆議長由彼黨攫得後。而院內一切議案。遂陷於重重悲境。而無法挽回。此國會議員劈頭動議之結果。可爲痛哭者一也。其二則大借款之懸案未解也。夫公債募集。與國庫有負擔之契約。議院操議決之全權。約法焯焯。議員豈茫無知覺。乃兩院開幕後。二千五百萬磅之大借款。當政府秘密簽押之際。參院緊急開會。結果咸不承認。衆院繼之。亦獲多數之否決。論者方謂非國黨一派。不盡良心滅絕。猶能顧全大局也。然而一息夜氣。且晝特亡。彼一般逢迎政府卑污苟且之議員。轉欲以表決之議案。厚顏反汗。其在參院。則有丁世嶧八十餘人不認議長之通電。其在衆院。則有陳國祥等二百餘名狡獪擲還政府蔑法之原文。計自議決以來。已經浹旬。尙未

能正式提出彈劾。政府於是益放恣而無復忌憚。觀於近日所發之命令。對於粵贛湘皖四督之特別嚴厲。與對於岑伍李溫諸公之極端駁辯。怙惡不悛。不啻與反對一派宣戰。與前清季年收回蜀省鐵路之橫暴。同一口吻。將來禍水橫潰。追原厲階。不謂之國會議員之釀成不得也。此國會議員附和政府違法借債之亡國政策。可爲痛哭者二也。凡此國會開幕以來。經過之陳迹。中外人士。所共見共聞。無容爲該議員隱諱者也。夫此違法喪權之借款。全國人民所恃以糾繩政府者。惟國會議員耳。今乃以局部卑污之議員。受政府運動。斷喪天良。附和賣國。致多數否認之議案。將歸泡影。是國會已失其監督之資格。導引滅亡之伏線。由過去以推將來。其尤大可哀痛者。又何難預料耶。宋案問題。政府主動。鐵証宣布。全國同憤。方引領而望國會之彈劾。俾罪人斯得。靜受法律之制裁。顧否認大借

欺之議案。業已多數通過。尙欲付之東流。然則宋案之罪連政府。其能提出彈劾乎。即使一部分果能提出彈劾。敢必多數贊同。通過此議案乎。縱令通過。敢必實行裁判政府之罪惡乎。是從勢力上而論。誠有決難達到者在也。夫以法定機關所議決之要案。而因政府強橫之壓力。致令歸於烏有。試問今後諸種議案。尙能發生何等效力乎。此宋案之渺無解決。立法前途。愈爲黑暗。不能不爲國會痛哭者三也。民國憲法。政府已另組機關。從事編纂。恐後此國會雖有完全立法之權。而因政府黨之敗類。多方牽制。以圖達其擁護獨夫之目的。將無良好之結果。此憲法問題。可爲國會痛哭者四也。總統問題。彼袁氏陽示退讓。而實陰行劇烈之競爭。邇因宋案借款兩問題。大叢邦人之怨府。或謂袁氏將從此下場。而不知其正利用此事。爲攫取總統之機會。謂予不信。不觀近日袁氏發布之通令。

有聞亂黨在滬寧運動二次革命。煽惑大局。逮捕嚴懲之示威舉動乎。不觀京都政府各機關報。大放謠詠狂言。蠱惑南北。堪。陷孫黃。豐李胡譚柏諸偉人謀反。挑戰國黨。圖一網打盡乎。袁氏最近軍事之計劃。其喧傳於各報者。如派張勳之南下徐浦。蔭昌之分赴鄂漢。與倪嗣冲徐寶山等之密布淮揚。並駛海琛等艦之分扼吳淞。其表面雖以防範匪徒爲詞。其實則爲強爭總統之張本。然則將來選舉總統。一方面以勢利籠絡議員。一方面卽以武力威嚇議員。其奴隸同流暗鋤異己之險狀。實有不堪設想者矣。此關於總統問題。可爲國會痛哭者下也。夫以國會議員過去之陳迹已如彼。而將來之危機又若此。兩院議員。卽使茲後懲前。化除黨見。一致監督。猶慮萬惡之政府。軼出常軌。陷國家於危亡。何況惡劣之議員。頑冥不靈。助桀爲虐乎。循是以往。大好山河。恐將斷送於國會。議員之罪。

顧不重哉。

告附和大借款簽字者

六國大借款。自美國脫離銀行團。遂成一大變相。彼時在外人言論。且責該團條件之嚴酷。若吾國報章。其一一致忠告政府。拒絕該團。另作良圖。理固然矣。無何五國銀團。復與政府秘密商量。日緊一日。突傳押之惡耗。適當國會已成。並未與聞協約彼參院議長。受國民委托監督政府之全責。甫聞消息。一面對於政府爲之理阻。卽一面對於各省先行通電。苟稍有血性之男兒。其誰不同深憤慨者。乃自政府通電掩飾後。而附勢者流。竟相率代爲辯護。不恤前後之矛盾。非別有肺腸。甯忍出此。吾觀近日報界同志會。及國事維持會。對於大借款之通電。其根據掩護之理由。與政府飾辯之

辭說。殆同一鼻孔出氣。有數種不可解者焉。如謂此次締結債約。揆之上年提出條件爲較寬。不至陷於危亡之覆轍。似國人當諒政府磋商之苦衷。毋庸故示其反抗。然試問全國鹽稅之抵押。總分各局之要差。所謂稽核總理等員之全權。能否不致反客爲主乎。吾知其無以應也。乃該會貿然發電。附和大借款。而不慮及主權之外握。其不可解者一也。如謂積欠洋款之待償。濫發紙幣之待收。加以行政各項。在在急需巨款。刻難延遲。政府從速簽押。實有萬不得已之隱衷。然試思此種支絀現象。一年以來。尙可由國稅與小借款之敷衍。縱必大募外資。而國會已開。亦應從容解決。豈前者尙能支持許久。此日遂難稍待磋商乎。是該會茫然發電。贊成大借款。而致抹煞夫議院。其不可解者二也。若謂借款之大綱五條。上年已經前參院通過。然此種特別條件。當日僅由國務員到院報告其概略

。並未經總統正式提交議院。故參院當時。對於特別五大綱。止秘密開會表決。並未正式通過。乃該會原電。謬稱早經通過。冀以飾其違法之舉動。是該會附和政府大借款。其不可解者三也。且此次銀團大借款由六國而減爲五國。其債團之局面。前後已一大變動。而民國之議院。由臨時而進於正式。前後亦大變更。縱謂該五國債團之草約。確已通過。然尙未簽押。值此國會成立。自應提交國會。詳確審查。顧該會同人不察債團局勢之一更。而反塗附約法以通電。其不可解者四也。且夫大借款之舉。吾人固未嘗絕對否認。爲因噎廢食之謀。而違法喪權之借款。吾人亦不能妄相贊成。效飲鴆止渴之計。今者國會初開。竟遇此專橫之政府背法律。密押簽。誠非共和前途之佳兆。然而公論不泯。良心未死。參院已反對於先。而衆院卽反對於後。未幾而各省都督。紛責政府。喪權鬻國者。直

如風起水湧矣。未幾而諸省議會。警告兩院。聲聲言取消者。不啻痛心疾首矣。由是觀之。埃及波蘭之慘禍。恐終不遠矣。雖當今黨爭劇烈。晦盲否塞之秋。或尙有一息生存之希望。然所恃者在民彝未絕。正言莊論。維持國脈耳。獨奈何有所謂報界同志會。與國事維持會者。乃竟趨承政府。置民國前途於不顧也。噫。

中國人心其遂死矣乎

浩浩神州。茫茫大陸。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支撐國脈。維繫群倫。超專制之劫海。博共和之自由。大之參三才而立極。遠之並五洲而進化。要惟恃此一縷之良心。以擴無涯之事業。而遏潰決之橫流。反之則人面獸心。仁義充塞。蠹賊囂張。一唱百和。相趨于死亡。荆棘之一途。而國非其國矣。今日中國人心之現象。其遂死矣乎。

遠者姑置勿論。但取目前而証之。自宋案鈇証宣布後。草蛇灰線。大暴民賊之鬼胎。而人心爲之稍快。無何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大欺借之簽押。不俟兩院之通過。其違法喪權。更滋人心之憤激。彼持穩健態度者。方冀民賊翻然覺迷。受制裁於法律之中。以消意外之禍變。乃對於宋案及借款。因羣言交責。反惱羞成怒。始則糊塗飾辯。圖掩庸俗之聰明。繼則怙惡遂非。大逞強硬之威令。此無他民賊之良心之先自滅絕也。顧民賊雖以術愚民。以威嚇民。不惜爲滅絕本心之計。使吾國人民。尙有一息天良。對於橫暴之動作。一致攻擊。始終不渝。則己倒之狂瀾。未必遂無可挽也。今觀人心之現象果何如乎。內而京師各妖報。外而北方各都督。其依附政府違法者。咸捏煽亂共和之危詞。大鼓南北分裂之謬說。德惠政府。誅鋤元勛。準備宣戰矣。政府以爲正合孤意。因之軍隊密布。偵探交

馳矣。杯蛇市虎。相驚伯有。旬日以來。滬津各地。商民惶駭。金融恐慌。錢莊紛倒矣。蓋自宋案借款發生後。國人方奔走號呼。詰責政府。憤無擇言。在政府卽利用此機會。加以煽亂大逆之罪名。而奸徒復從旁挑撥。以逞羅織周內之毒計。不思旦夕禍發。行見淪胥以盡也。人之愚頑。一至於此。烏呼今日人心其遂死矣乎。曩者吾國人民。久困于滿廷積威之下。幾奄奄無復生氣。然而壓力愈大。反動力愈強。故義旗一舉。萬衆齊心。專制帝政。倏改共和。足見人心未死。雖處水深火熱之際。儘可競生而爭存。若共和告成。爲陰謀一身一黨之權利。遂隱忍於專制魔王之復作。甚至恭維擁護。爭先恐後。排斥民黨。儼如敵國。一犬吠影。百犬吠聲。是不啻摧再造之人心。而更置之死地矣。揆諸當日烈士。拋無數頭顱。耗無量心血。締造共和之大業。起已死之人心。而趨之于生路者。

抑何大相刺謬若是耶。或者謂國會爲全國人民之代表。卽爲全國人心之代表則挽回人心鞏固立法之專責。實左右于兩院之議員。而人心自可以不死。然而國會開幕。迄今月餘。劈頭否認大借款一案。表決已經兩旬。尙因政府黨之牽制。蓄意取沮。迭次搗亂。是喪心病狂。先自作俑矣。如宋案及中俄庫約之喪權。議員逮捕之違法。一方面雖提出質問。或彈劾。他方面反爲之辯護而阿徇。其陰疑於陽。激戰勝負。晦盲舌塞。更何忍言耶。循是以推。暗殺流行。則惻隱之心死。丹素淆亂。則是非之心死。盛吹牛皮。則羞惡之心死。大逞欺詐。則忠信之心死。甲行乙效。流弊輾轉。伊于胡底。凡此皆人心消極之禍水也。莊子云哀莫大于心死。管仲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其殆中國今日人心之謂乎。更轉一層言之。中國一日不亡。卽人心一日不死。人心一日不死。卽中國一日不亡。蓋由前述

消極的而觀。其少數黨派之人心。縱一死於政府金錢之神通。二死於政府武力之威嚇。三死於官僚走狗之卑劣。四死於妖報造謠之眩惑。五死於政客權利之黨見。然種種致死人心之手段。概經演過之穢跡。苟循此以往。憬然覺悟。公理昌明。則國人多數積極之心理。必有九死不移者在。誠以起死回生之藥石。如禮義廉恥。非由外鑠。其恢復固易也。吾今爲國人警告之曰。良心者所以支撐國本。扶植綱常。天賦完全之無形砥柱也。今日中國之時局。危矣傾矣。僥焉不可終日矣。然扶危定傾。全恃國民良心之結合。而表示此良心。使之發揮光大。充積極的作用者。則有報館與議院之兩大機關。蓋報界爲輿論之揭櫫。對於政府。負忠告與非難之義務。必須宗旨堅持。愈挫愈厲。不以逮捕封禁而緘默。致釀人心卑瑣之隱憂。議院爲法律之出產。對於政府。任監督與糾繩之權衡。當以國家

爲前提。無偏無陂。勿以生殺榮辱而移屈。辜負人民鄭重之屬望。準此兩大關鍵。積極進行。以達提倡人心之目的。縱橫暴之政府。內受奸邪之蠱惑。外視民黨如寇仇。怙惡不悛。始終圖鞏其權位。而人心發奮。聲罪致討。推倒殘賊。直如拉枯耳。烏呼治亂興亡。雖曰關乎時勢。豈非造自人心哉。惟以鐵血主義購自由。乃見共和代價之寶貴。歐美諸先進民國。久已高懸龜鑑矣。所可怪者。驚濤駭浪。正值危疑震撼之交。宿霧重煙。剛逢混沌晦暗之際。嘆我邦人。顧瞻殘局。莫肯念亂。報章則信口雌黃。褒貶承梟雄之鼻息。政黨則朋奸狼狽。可否越法理之準繩。不寧惟是。訛言四起。百喙隨聲。蚬虜沸羹。環生險象。任彼民賊。大肆野心。罪已貫盈。曾無悔悟。借口鎮亂。誓令陳帥嫁禍元勛。摧殘民黨。人之無良。至於此極。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矣。詠心之律。放心之哀。孔孟復起

。秉公批評。其能爲若輩垂死之人心恕哉。

願政府勿徒自擾

二十世紀之時代。將由武裝廢進於真正之和平。舉詭祕防範。鍛鍊夷滅。專制暴君之慘酷手段。概可認爲共和國之公敵。而決難逃於天演淘汰之旋渦。故法治國家。其對於隣邦。因慮外交決裂之禍機。雖必取兵力國防之主義。而對於內境。在保人民秩序之安寧。則惟以法律制裁爲原則。斷未有逆施倒行。捕風捉影。小題大做。視國民如戎首。移國防之威力。爲對內之祕訣。不惜治絲而棼。如今日中國之政府者。吁、吾言及此。吾心滋痛矣。匝月以來。吾國政府。見一般國民。關於宋案及借款兩端。怒髮衝冠。奔走號呼。爲摘奸發伏之警告。遂惱羞成憤。大動殺機。一面懲魚機關各報。

暨爪牙之都督軍官。紛造某某偉人謀叛之妖言。以亂庸愚之耳目。一面卽憑風聞不根之詠謠。疊下逮捕嚴懲之命令。然或者謂僅爲一紙恐嚇之具文。冀得少歛輿論之攻擊。略如前清官場凜之不貸之防範告示。至甚亦不過如空降格殺勿論、咬牙擦掌之雷厲上諭。不敢無故自擾。實行驚師動衆。張皇作戰準備也。乃吾觀最近防範之舉動。則有大謬不然者。夫兵爲凶器。不戢自焚。古有明訓。吾聞分裂之季互相侵畧。多有觀衅而動。攻守戰爭。不得已而用兵。以期達統一目的者。未有當統一之時。自造訛言。圖鋤元勳。悍然裹糧坐甲。勞師襲遠。不惜開衅國民。以種分裂惡因者也。今民賊防範之舉動。果何如耶。其在京外。則紛遣軍隊。扼紮江漢一帶。及津浦各隘矣。其在畿輔。則秘派偵探。查拿嫌疑旅客。株累無辜公民矣。風聲鶴唳。日傳日緊。最近則聞京畿執法處。因嫌疑下獄者。

不可勝數。其未經訊明分別宣布。遽爾潛行鎗斃者。亦日積日多矣。雖風聞未免張大。然秘密逮捕。及殺人不俟法庭裁判。則已確有其事。如近日參議院謝議員之繫獄。與國風報編輯員之駢拘。未卽暗中置之死地。尙得提起訴訟。靜候法律之保障。特幸而免者也。由是觀之。近日防範之計劃。除對於南方。已決定以兵力征勦。着進行外。至如京師首善。直可目爲無法無天之黑牢。大如國會議員。小如報界主筆。其抱持監督政府之純正主義者。不啻陷入重圍。刻刻爲民賊之鷹犬。所欲得而甘心矣。烏呼豺狼當道。荆棘滿途。國事至此。尙可救藥耶。

時局片面之冷觀

中國大局至叔季。其殆病入沉沉迷睡之鄉乎。廣徵國手。診脈問方

發言盈庭。莫敢執咎。甲持溫煖之方。則謂元氣大枯。神經不守。旁生諸種霍亂之敗症。利用補。乙倡疏通之劑。則謂陰血周作。張脈憤興。遂至五官機能之反常。利用清。矯乎甲乙兩說。丙又表示緩和之術。曰病方危險。困在沉迷。若急施清補藥力。實不敵其抵抗力。萬一誤治。愈足以促其死亡。不如少安毋躁。靜養病軀。一俟稍覺。再進清涼。續以補益。其或有濟。否則扁鵲復起。亦難奏功矣。余聞三說。輒慨然悟曰。今日之時局。其殆不能不節取於丙說之片面冷觀的態度乎。蓋自宋案借款兩大要件繼續發生以來。其在政府。已純然根本謬誤。惹起全國公憤之惡潮。乃不惟不能引慝負咎。服從天下公理。反自作自埋。怙惡飾非。徒爲急則治標。疊下矯誣之命令。遣軍南下。逮捕嫌疑。勒封報館。張皇舉動。人自危悚。是一病迷之政府也。其在國會。則議員分子。薰蕕複雜。

此冰彼炭。互不相容。開幕月餘。黨爭搗亂。否決無效。質問落空。陰疑于陽。勝負未分。是一病迷之國會也。此外如軍界政界報界。大率趨附政府。熏心權利。遂不惜犧牲一切名譽。甘作跖犬之吠堯。謬爲丹素之淆淆。以掩庸流之耳目。是一病迷之政界。軍界。報界也。夫人惟百體健全。毛病淨盡。斯氣爽神清。或能方寸不亂。足以審邪正而剖是非耳。今病迷之政府。劇爭于無上政權之燒點。其氣方如火如荼。汗流浹背之際。而乃詰責以宋案借款之不韙。無論激烈與婉諷。皆適與病迷之政府之心理相背馳。是所謂膏盲上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者也。政府之病迷已如是。彼一般國會之議員。暨各都督軍官與各報界社團。傳染此種惡病者。其昏醉於個人功名權利之競爭。已置國計民生於罔顧。與政府實同一陰私之病源。其諱疾忌醫之慣性。亦并無半點之差異。設若驟令彼

等反對政府。糾繩政府。化其富貴最高之熱潮。語以廣寒虛清之空幻境。是又對牛彈琴。不啻向呻吟宛轉奄奄一息之病夫。而強下以大補或大瀉柄鑿不符之藥石。非徒無益。而反更增其病勢。不至於留彌溢逝不止也。然則處今日病迷之時局。吾人果作如何之態度乎。將對於政府。寧如膏如草。苟悅取容。任其威福恣肆毒痛生靈乎。抑不移不屈。正言無忌。堅持糾愆繩謬。格其非心乎。將對於國會。寧聽其嗶呀喘呢。仰承當道。順若妾婦。狂叫紛爭。長此爲亂乎。抑關刀大斧。當頭棒喝。冀幸心一之悟。度之一改乎。將對於政界報界。及諸社團。寧任彼助桀爲虐。謬電交閩。橫生枝節。肆口謾罵。倒誣偉人。挑撥烈禍乎。抑口誅筆伐。再接再厲。息彼邪說。放厥淫詞。剖陳黑白。宣告中外。昭茲來許。以示懲愆乎。是非一大疑問。而爲吾人所當審度觀察者耶。然而抱積極主義者。痛政

府之專橫。人道之漸滅。方聯合團體。大聲疾呼。惴惴於幣制復起。以爲非速改組政府。必不足以鞏真正之共和。於是宋案借款。聲罪致討之函電。日凡數起。律以政府經過之迹劣。加以如此之批評。雖立心共見其正大。然痛擊過甚。彼亦難堪。故反唇相稽之旗鼓。遂乘機高張。日烈一日。幾令一般庸俗。惶惑於萋菲貝錦之中。恍惚入於迷魂境焉。蓋人方患肺炎血熱之症。而我復加以薑桂辛烈之劑。是徒益其疾。而使之肝氣衝決。必無轉機之餘望也。是積極急激之藥。誠不足以調治今日病迷之政府。與其他病迷之政府黨也。雖然因積極監督政府之無效。輒轉爲悲觀。永持兩極宗旨。而流入於厭世之一派。謂滔滔天下。人性皆惡。縱有聖智。亦難爲中流之砥柱。不若掘泥揚波。一任浮沉之上下。因之以水濟水。曾無可否之判斷。是又不啻當病者殘喘奄奄之際。逆料其命之不長。而遂禁止下

藥。或使祝宗以祈死。此消極之結果。所謂因噎廢食。變本加厲者也。以上兩說。對於今日之時局。均未免各有所偏畸。而吾人於此。熟思審處。未敢附和上兩說必另節取於緩和的態度者。固非抹煞於積極之一派。而全然退處於消極之一流也。蓋當雙方盛怒搏鬥爭之時。舉談笑垂涕之開導。俱未易生其效力。一俟忿氣稍平。良心漸悟。乃爲剴陳其利害。痛言其曲折。往往迎刃而解。得收最後良好結果。故爲民國前途大局計。今後我國民黨之輿論。對於政府之監督。與政府黨之忠告。其純正之綱要。雖當百折不同。而推行之手段。與詞氣之發揚。則當表示整暇。無論質問與彈劾之建議。不宜輕心以掉。致爲友黨所借口。而法理反沉沒於意氣之中。誠以人非禽獸。平旦夜氣。猶有天良。苟和平而暢陳其理由。較易引起一線之良知。彼子革誦祈招而警靈王。左師憐少子而感天后。皆

古人以冷觀之妙術。圖挽國運于垂危。所謂晨鐘暮鼓。發人深省者。故吾人今日時局觀。仍竊取於緩和一說也。夫宋案証據。業已宣布。中外週知。法律具在。斷非一手所能掩。借款違法。已經國會之否認。應俟重新提交。更退一步而言。縱使宋案主謀。竟爲威權所庇護。違法借款。終致糊塗而掩飾。推之而憲法總統各問題。並爲軍警所干涉。彼冥頑政府。果此後在在束縛國會自由。悍然與國民挑畔。屆時吾民已無轉身之餘地。而政府適爲殘賊之獨夫。由是全國人民。倡義問罪。彼能不俯首伏法耶。然而及今對於病迷之時局。則昌陽晞苓。清補兩劑。尙未宜急下。而折衷維持之政策。似仍出於冷觀緩和的態度之爲妙也。

駁政府限制議員質問書之荒謬

近日政府違法之舉動。愈益恣橫。因而議員質問之陳書。亦重疊提

出。於是政府情急智生。爲兩院議員質問之限制。遂有近日咨參院查照之明文。驟而閱之。其途附約法。及國會組織法。解釋質問之職權。歸結於須用民國議會或兩院之名義。似乎句斟字酌。持論正大。究其命意所在。務束縛議員自由質問之主權。而遂不恤矛盾立說。陷於根本上之謬誤。若不駁而正之。則國會立法之機關。殊形贅疣。而代表國民之議員。亦徒爲虛設矣。今試據吾人片面之觀察。摘厥咨文之紕謬。與國人一研究焉。查該咨文。對於質問之權限。約有甲乙兩種理由。甲，則依約法第十九條。及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之規定。爲民國議會之職權。乙，則依本十四條內左列之規定。爲兩院各得專行之職權。據此兩條。遂附會強解。以爲行使此項職權。必須用民國議會或兩院名義。不能由少數之議員提出質問云云。今姑就上述甲乙兩條。畧爲駁辯如下。夫政府咨稱之甲說。依

國會組織法未定以前。約法內所定參院之職權。如質問等項。屬於民國議會之職權云者。詳言之即屬於民國議員所組織之議會。亦即屬於民國議員之職權之謂。雖條文統稱爲議會。實含有構成議會之議員在內。故此種權限。渾言其屬於國會。已不啻明示其屬於國會議員。其中國會議員。應如何行使此種兩院公共之職權。自應俟此後憲法與院法之規定。不得於未規定之前。僅據國會組織法。渾稱民國議會之職權之條文。遂將議會機關所含之一切分子。一筆抹煞。遽斷爲參衆兩院不得各別行之也。至如乙說。依第十四條左列事項之規定質問一欸。已明注爲兩院各得專行之職權。則兩院行使此職權時。自當以兩院院法之若何爲標準。院法果消。有其廢之。莫敢舉也。院法尙在。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兩院雖均未新訂院法然參院仍存。臨時之舊法。足以循途而守轍。若衆院當未訂定院法以

前。其適用於參議院之舊法。殆亦毫無疑義。何以故。國會組織法。在憲法未定時。約法中所定參院之職權。如質問等項。明稱爲民國議會之職權。可見構成議會之參衆兩院。權限平均。則原參院法。在衆院斷無暫不適用之理由。故以目前而論。兩院議員。行使質問之主權。其提出連署若何之手續。均當以參院之舊法爲斷。若解兩院各得專行之之條文。謂爲兩院始得有職權。而組織兩院之議員。不得各別行之云云。是置院法於不顧。而已陷於根本上之謬誤也。由是而推。政府咨內之謬點。第一、在蔑視參院之原法。不知臨時院法。實淵源於臨時約法。爲總統公布之重大法律。故新院法一日未立。則原院法一日有效。猶之新憲法一日未訂。則原約法一日不廢。其爲理固至明。而實行亦甚順者。果如咨稱約法內所定參院之職權。已認爲繼續有效。而參院內執行之法律。則謂國會已成。

無繼續之效力。是昧于由約法而生之院法。當新院法未立以前。實有遵循之必要。設原院法可作無效。則原約法亦概可抹了。有是理乎。知原院法之決不能認爲無效。則質問一層。提出與連署之員數。不能意爲增減。推翻法案。固較然明矣。第二、在蔑視兩院之議員。而遂認國會與兩院之名義。作爲空洞廣漠之機關。不知組織此種機關之各議員。實爲此種機關之代表。蓋國會組織法。規定質問等項。爲民國議會之職權。卽是議會議員之職權。而所定兩院各得專行之職權。又卽是兩院議員各得依法行使之職權。若如該咨內稱兩院之議員。不得各別行之云云。實與兩院各得專行條文內容相刺謬。而有窒碍不通之弊。蓋參衆兩院議員。以個人言。雖僅爲兩院之分子。然苟合乎院法規定之手續。以行使其職權。是已爲院之名義所許可。卽不能以分子寥寥少數爲詞。亦不待贅辯矣。第三、則

政府困於答覆之煩難。而遂昧于質問之性質。致援多數表決之通例。爲質問之標準。不知質問一層。乃對於政府臨時發生之特別疑案。與按期列入議事日程不待質問之普通案件。其性質迥異。蓋普通議案。全屬具體的。必俟初二三讀之多數表決。手續備極繁重。而質問之案。則尙屬雛形的。是非利害仍界在可否之間。手續不妨簡單。故臨時院法之規定。由個人提出得十人之連署。即可由院咨請政府。出席答覆者。一以示國民代表。儘可發揮自由之政見。一以表政府詢謀僉同。毫無曖昧之行爲。如必掣以多數所決。視同普通議案。則臨時發生急待質問之疑案。必因此繁重手續而爲之遲誤。而他方面列出之重要議案。又因此種疑案之待議。而反致積壓矣。是昧於質問性質而限以多數取決。其中不利國家之點。又無俟煩言解也。綜上論之。約法十九條所列各款。爲民國議會之職權云者。當

視議會中規定兩院如何行使職權之條文爲準。不容妄下參衆兩院不得各別行之之斷語。國會組織法十四條所列各款兩院各得專行云者。亦當分觀兩院中各規定該院議員如何行使職權之條文爲衡。不得遽加兩院議員不得各別行之之強詞。若如該咨所稱參院迭次咨送之質問書。並未聲明經多數議員表決。以院之名義提出。而援衆院之質問案。均係經由院決提出等語。是蓋因積有前述各種之謬點。而始發此橫議也。夫衆院開始成立。無舊院法可循。正在搗亂中。迭因重案發生。提出質問。大動公憤。多數院決。亦意中事。然並不得以衆院一時之院決。遂借以破壞參院舊法也。夫參院舊法。明定由議員一人提出。連署在十人以上。即可由院咨請政府出席答復。推立法原意。固以質問之權。義取其廣。以期發表各人之意見也。若云十人以上屬少數意思。並非全院之贊同。是一面箝制議員自由

之意思。一面即破壞繼續有效之院法。而並破壞臨時約法。與國會組織法。至謂目今質問案。以議員名義提出者。日見其多。故當示以制限。此又毫不反省之言也。夫近來政府之舉動。如宋案借款。及派兵南下。逮捕議員等。何在不啓國人之驚疑。長此不改。豈惟質問之多而已。雖彈劾問罪。亦將不約而同矣。且答復云者。政府關於被質問之疑點。出其一定之政見。是非曲折。均明白露布於兩院。使國人共信其無他。或果有差點。即爲引躬負責。蓋欲息黨爭而解群疑。殆無有逾此法者也。今如咨稱政府答復。常以個人心理而用其揣摩。恐反啓黨爭而淆觀聽。其母乃率行作誓始畔作誥始疑之術。而全無忠信誠懇之心以蒞之者耶。又何怪其深忌議員。而質問終難得其要領也。更進一層言之。無論政府爲行政機關。不能有解釋法律之權。即假定其有解釋法律之權。而由上述種種謬點推

之。該咨文所云理由。全不充分。亦決難生何種之効力。又進一步言之。縱謂總統對於憲法缺點。有提議要求修正之權。然及今憲法未定。而臨時約法及院法。不久將廢。并無修改之必要。況查該咨。對於原院法。竟蔑視爲無效。並謂嗣後提出之質問。應由院決。否則不負答復義務等語。是明明硬下武斷口吻。曾無商榷修正之餘地矣。而猶謬稱尊重法權。未敢深求云云。豈非前後矛盾乎。雖然政府此舉。方以爲議員質問之權。固可由我所制限。縱不服吾所限制。而答復與否。仍權自己操。故有此強權奪理之咨文。揆諸目前國務院通令各省議會。暫適用前清咨議局章程。惹起全國之攻擊。與此日之咨參院取消原院法。限制議員之質問。其表面之手段雖殊。而專制之用心則一也。吾今爲兩院議員正告之曰。政府此次謬誤之咨文。如兩院貿然承認之。則議員自由質問之主權。將剝喪盡矣。

而政府將來之行爲更放恣極矣。彼兩院明達法理宅心公正之俊彥。大不乏人。尙其群起力爭。無拋個人之自由職權而防政府之肆無忌憚可也。

鋤奸篇

昔者老泉著辨奸名論。取譬於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之識微。而預決以誤天下蒼生。與子孫無遺類之奇禍寥寥短篇。痛挾奸慝。燃犀照鏡。毫無遁形。後人讀書論世。多以蘇氏爲知言。良不誣也。然國體迭因時勢而遷。惟奸邪亦隨時代而變幻。迄於今日專制之舊號雖除。共和之假面徒具。而一般之神奸。遂逢迎進身。竊權弄勢。其陰險凶狠。鬼域叵測。誤國殃民之厲階。更有令人不忍卒述者。此其故。則由於統握國柄者。以邪庇邪。乖氣致戾。辯之已不早辨。

而鋤之復不肯鋤也。吾人蒿目臨時政府奸回之崇信。竊取蘇氏辯奸之悚論。下斬釘截鐵之藥言。作鋤奸篇。原夫奸之文義。概訓爲亂。與宄畧同。書言狃於奸宄。敗常亂俗。傳曰亂在外爲奸。在內爲宄。文雖殊而意則一。究實奸之作用。乃僞君子之別一名稱。而尤甚於眞小人之肆無忌憚。所以然者。眞小人則作孽犯科。形跡暴露。其爲害也較小。而防之也亦較易。例如盜跖橫行。刦殺雖慘。尙不致危及國本是也。僞君子則陰柔險毒。止計較一身一家之富貴榮枯。而罔顧國家前途之莫大禍福。然而羊質虎皮。尙飾道德以盜名。藉法律以欺世。喜則賞及大慙。以勳位爲報酬暗殺之具。怒則誅及元勛。以兵刑爲鎮壓公憤之威。日日言擁護自由。而以摧挫民權爲實事。旦旦矢滌蕩專制。而以殘滅人道爲本能。此其言與行違。本實先撥。援羣醜而植黨羽。舉眞正共和之精神。直消磨於不知不

覺中。其爲禍之烈。較諸眞小人之橫逆。更甚于十百千萬。彼今日之政府。其顛倒用人。喪心病狂。以致殆哉岌岌者。皆僞君子之作。用有以誤之也。僞君子之作用。卽所謂奸之巨。奸之雄者也。然而政府日從事於奸雄之詭計。如宋案借款各重案。迭被全國輿論之攻擊。非惟不知痛改前愆。且反懲懲奴報。矯誣某某偉人爲奸黨。而圖一網打盡也。不特不願速除敗類。且欲脫暗殺主謀。及秘簽借約重罪也。內而帷幄國卿。外而都督長官。其爲保持功名利祿計者。大率趨承於總統之意。而不恤遺朋比爲奸之臭名。雖間有逆耳之忠言。批鱗之讜論。於狂瀾顛倒之秋。亟欲披心見誠。作中流之砥柱。如日前章太炎之請誅三凶。與伍老博士等之電告。而政府誨諄聽藐。反決計用兵。挑衅南方。唯日不足。是所謂邪媚盈廷。昵比罪人毒痛四海者也。嗚呼紫之奪朱。莠之亂苗。鄭之亂雅。與利口

覆邦。同垂爛戒。古有明訓矣。然則處今奸宄擅權危迫存亡之際其剷除奸宄之計劃。又烏容已耶。且夫邪正無并立之理。薰蕕有異氣之嫌。吾見歷代英君誼辟。有親賢遠奸。而國勢勃然興隆者矣。未聞親奸遠賢。而國基不忽然滅亡者也。朱虛侯曰。匪其種者。鋤而去之。周任氏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根本。勿使能殖。則善者信。準此以推。則奸之不可不鋤。與今日之奸。其爲害倍蓰于古代者。益當嚴其鋤之之手段。固有不待贅言矣。雖然論鋤奸于今日。其應付之方法。果以何者爲準則耶。將取單獨逕行主義耶。抑取多數取決主義耶。否則旁採武力抵抗主義耶。抑採文明法治主義。耶。所謂單獨及武力主義者。如專制時代。王著矯詔之手誅阿合馬。董曹率兵之入清君側是。所謂多數及文明主義者。即共和時代。準國法與民心。爲黜陟從違之標準者是。蓋專制時代

。以君主一人之好惡。爲用舍之權衡。內而軍機各部。外而督撫疆吏。常有嬖幸弄權。奸猾狠毒。道路側目。而深根固蒂。不易動搖。一旦激起個人公憤。陰挾匕首槍彈。犧牲一己頭顱。狙擊民賊。實爲萬不得已之義舉。若共和時代。以國民全數之耳目。監督政府之用人。苟有蠹國虐民之奸雄。即可由國會與地方議會之彈劾。受文明法律之裁判。無論總統與其他官吏。皆在法律糾繩之範圍。故共和時代鋤奸之方法。較諸專制時代。實有難易不同之點。此誠取殘去暴救民水火之良好方法也。要而論之。上述文山法律之制裁。不過遏奸於已發之後。而防奸於未發之先者。則固有大本大原在焉。所謂大本大原者何。卽由兩院公訂完美憲法。以審選總統及組織政黨內閣是也。蓋憲法周妥。卽所以防維一切奸宄之亂源。總統得人。則提出閣員。與任用外省長官。在在皆能符合選賢之正軌。

不致有乖吾民之公意。而天壤雖大。更無容奸之餘地。且鴟鴞亦可化爲好音矣。語云一正可以壓千邪。又曰湯以正沸。不如去火而抽薪。此皆鋤奸根本解決之明証也。今日者國人以政府朋奸結黨。謀害元良。及密借巨款。秘訂俄庫協約種種橫暴。將釀亡國滅種之禍胎。由是激烈一派。有倡以武力解決。專主急進手段者。其宅心固可盟天日。然當此文明時代除奸之正術。終當以法律爲原則。故吾謂國會議員。與地方議會。及今苟能放大眼光。注全力量。妥審憲法之完訂。與總統改選內閣革新各問題。已爲杜漸防微。除掃魑於魅罔兩之唯一良法。而武力討伐之舉。此時準備未周尙不宜輕於開衅。致資政府倒誣口實也。

蓬寄草廬鴻雪集下卷

哀廣東

有說夢主人。抱憤時志。縈嫉俗懷。脫粵海之旋渦。棲香江之陋巷。背山面水。俯察仰觀。陰風濁浪。怒號排空。怪石森林。榮枯起伏。千奇萬幻。形容歷歷。俱存概念。忽仰天長嘯。嗒然若喪。時有某客排闥直入。瞥然望。矍然驚。卒然問曰。說夢主人。丁茲吾粵。小歌舞。不思言旋邦族。負曝共和化日乎。主人曰。善乎子之間也。然子獨不聞莊生所云處喪則恣哀。與強哭者雖悲不哀。眞悲者無聲而哀之言乎。今僕厭處羈縻。僻居斗室。足不出戶庭。手不勤動作。目不閱書報。耳不聞雜音。口噤若寒蟬。甚而全體百骸。俱呆若木鷄。世界升沉均茫無知覺。是神蕩矣。形化矣。神蕩而

形化。則身死矣。心死矣。死喪人之所大惡。僕均是人也。能無悲乎。且僕爲廣東之個人。結廣東之悲觀。成枯死之幻像。個人心死身死。猶小也。設全廣東人皆身死心死。甚至影響於全國人皆同此慘狀。不亦大可哀耶。某客聞言。愀然作色而對曰。子固矣。子殆將悶死于陋室中矣。夫今日之廣東。非猶是曩日之廣東耶。以今日之廣東言。雄踞百越。枕白雲而襟珠江。山川依然也。陟彼鎮海樓。俯臨塵市。其宏麗之建築稠密之人烟如故也。泛鵝潭渡黃埔。經長洲。出虎門。輪帆船之來往。陸海軍之學校。如故也。粵東堤。經馳馬路。覽黃岡。參農場。走燕塘。駐息鞭。其郊原野色與試驗演操。規模之布置。暨烈士墓門。碑碣拱木之羅列無恙也。而且燒香點燭拈花獻果迷信神權之陋俗。與夫品茗招飲睇戲之消遣。藤兜大轎花舫之盤遊。亦無一非宛然如昨也。然則今日之廣東。有以異于

曩日之廣東乎。吾知其無以異也。主人曰吁。洵如子言。但從廣東表面觀之。似無今昔差別。如就內容察之。實覺前後懸殊。僕本華民。生長嶺南。試以廣義言。僕與粵人。固龐然均爲華民一分子。若以狹義論。僕亦藐然爲粵人一分子。故適聞吾子有廣東今昔混同之說。令僕槁木死灰之身心。輒遽然覺。蹶然起。不禁泫然流涕。哀念交集者。亦以誼連鄉土。休戚與共。桑梓敬恭之觸感爲倍深也。夫僕對於今昔之廣東。其不能不挈短度長。比較得失者。固無稍存。厚此薄彼之感情。亦無或存。出主入奴之黨見。要其論列自信之中堅。內則全恃良知爲平衡。外則兼資調查之確據。故本論所談過去及現在。皆務恰如其事實之分際。不敢偶涉于毀譽之無端。此則拙作哀廣東之本旨。願翔誠以告諸大雅閎達者也。試就廣東之真相。綜舉甲乙丙三大綱。及其關連之要目。爲吾子揚推而陳之。

以言乎(甲)則軍政是。當前清中葉。綠營老朽。代興者有湘淮兩軍。洎乎季年。裁綠營。募巡防。而兵制又一變。最後編練新軍。始具文明強國兵法之雛形。吾粵爲國防要地。是時經編練混成之一協新軍。其程度技術與風紀。均昭然可稽。迨革潮湧起。倪映典諸烈士發難後。被李準巡防隊。殘殺焚掠。迄今思之。猶有餘痛。嗣三月念九之役。復因聯革黨。受嫌疑。被張鳴岐勒收槍彈。迫紫城外。當時以捕戮黨人爲首功者。概屬防營。而濟軍遂于是時逞威風。新軍卽于其時遭坎軻。自是新舊兩軍。成冰炭暗潮矣。曾幾何時。武昌奮臂。廣東光復。于時綠林之攙編民軍者。實居多數。槍掠爲生。焉知軍紀。持械索餉。日事咆哮。幸賴當局決心處置。十數萬衆。遣散惟命。而後軍制稍定。除編警衛軍外。改組之正式陸軍。已成五旅。其中純粹原日之新軍。雖屬無多。而由民軍選編者。

迭經年餘訓練。已近節制之師。觀其隊伍。年來駐省或外調。罕聞干紀是明証也。今自取消獨立。濟軍入粵之初。駐城北少數之陸軍。不自度量。遽與衝突。當道卽以爲方命。而勒令解散。由前所述兩軍積不相能之遠因觀之。今日固無怪其然。第平心而論。假令濟軍抵省時。龍氏能派妥員。會同孚望之紳商。從容調停。妥爲安插。該陸軍未必遂負隅抗拒。甘行卵石不敵之下策。而殺機尙可中止。乃動令驟發。勢成騎虎。致激而抗戰。迨至敗走。不無越軌。途窮倒行。潰然決防。無可遏抑。邇來南北各處一般兵變之亂象。大率類是矣。且據多數傳聞當日劫掠者。半屬入粵之濟軍。雖僕未敢遽下斷語。然使爲將者。稍知軍紀。措置有方。則同種相殘之慘。豈至如是耶。且尤有說焉。當兩軍交鬪時。陸軍居反抗之地位。一切不法之罪名。猶可概歸其任咎。若陸軍解散後。省垣內外。已全

紮濟軍矣。試問握兵符者。應如何嚴爲駕馭。負維持之專責。息諸
詆之紛飛乎。乃聞濟軍入城後。強姦搶掠。與夫短價勒買。紙幣強
換。種種作奸犯科。敗常亂俗之事。日常有之。其他吸烟嗜賭。置
身法外諸惡習。不啻行所無事者。吏無論矣。跡其失律行爲。在省
垣被害各家。已誦于虎狼軍威。多隱忍而不敢告竣。而一般報界。
廉得其情。復含混紀載。第目爲外江壯士。某日所犯某事。寓言譏
諷。互相忌諱。儼守君子居其國不非其大夫之古風。斯則可異之甚
矣。夫以省垣法令森嚴之地。尙破壞軌物若此。然則目下清鄉之行
伍。與招撫之綠林。其分紮郊野。管束愈難。藉名搜捕。毒捕閭閻
。不愈當引爲大憂耶。昔者亡清時代。吾民苦於兵威之洶湧。動傳
賊過如梳。兵過如篦。兵甚于賊之諺語。細味斯言。竊嘆兵燹之殘
民久矣。龍氏蒞粵伊始。在一般商民。方以彼戎符久縮。其軍紀或

可比于陸軍。則綏靖當自有把握也。今果若之何耶。夫孫氏教戰。笑者亦誅。岳軍忍飢。秋毫無犯。此種嚴格軍律。雖老生之常談。實治兵之要訣。古今中外。未有失律之師。可以仗爲國防者也。故回思粵軍先今之氣象殊令中心是悼也。

以言乎(乙)。則民政是。吾國專制政體。向爲舊官僚之萃藪。今則改爲共和矣。果能廓清苦窳之怪狀否乎。查粵省由光復以迄取消獨立之初。軍民全權。均由都督兼管。自近兩月來。軍民分治。軍歸龍。(濟光)而民則歸李(開侁)矣。溯胡(漢民)陳(炯明)執政時。軍民大綱。雖操之胡。而會盜賭鬥。則歸于陳。其中權限實未分明。故彼此政見。每多爭執暗潮。然陳之治粵。務去泰甚。于盜賭兩端。利用重典。跡近酷吏。而成效頗彰。胡于民政。理法精明。而環境掣肘。致委任知事及屬員。文官考試甄別等法。俱未見實行。有

志莫逮。遺憾良多。陳景華之司警政。執行甚嚴。動啓羣訾。雖近操切。然如取締吸烟。及城市衛生。屏除神權。懲辦盜竊私娼等之禁令。能雷厲行之。亦庸中佼佼也。今龍李兩氏。相繼蒞粵。忽忽三閱月矣。疇昔之職官。大半以獨立嫌疑故。相率遠引。而多數候補之舊僚。遠者近者。新者故者。聘者荐者。求售者。運動者。悉投機會。前于後喁。未幾而大幫撤換某某矣。未幾而聯翩調補某某矣。夫宦海升沉。新舊迭更。果有真才。自可嘗試。曾何足怪。然吾人所大惑不解者。則以當道惟日以恢復官僚政治爲能事。故除慣用撤調手段外。未聞有政見發揮也。卽經新補各處之官屬。亦多數庸陋。未見另有新猷展布也。奚以明其然也。試言其關於聞政範圍者。

其一爲警政。近據訪查。濟軍入省後。各警署之精神形式。均已蕩

然無存。試舉其例。如禁賭一門。本爲除弊重案。不宜略予寬典。乃因烏合之濟軍。舊染賭癖。怙恃軍符。出入賭窟。警察不敢干涉。由是平日潛伏省會之多數賭魔。遂乘隙遍開私場焉。月前風傳。當道有請中央開復賭餉之怪電。而最近訪報又有喝雉呼盧之魍魎。輦金入京。運動開賭之惡耗。雖此等大害。爲群界所痛心。未必果能復活。然自二三月來。例禁忽寬。舊毒潛發。傳染于各縣屬。已日深一日矣。

又如禁烟一宗。扼要全恃於塞源。然開燈售膏等之禁吸。亦爲遏流關鍵。固不宜疎懈從事者。今聞素染烟癖之濟軍。初因粵中烟禁頗嚴。購膏不易。有公然勒令站崗警士。代彼介紹吸烟者。而笑話已喧闐於街巷。邇來該警士。益畏該軍之勢。明知某某軍官在某處交易烟膏。自由授受。不敢置喙。此種流弊。輾轉相尚。內則適長膏

奸商販售之暗毒。外又將予隣邦弛禁之詰責。其害不可勝言矣。

此外違警律之取締。例如建醮迎神種種迷信之陋習。近查省垣庸夫愚婦。已明目張胆。自行復舊。而道路相傳。更有軍人借名搜查禁品。擅入家宅舖戶。肆行姦掠。出沒朝夕。蹂躪警權。警官不敢過問者。如此則警察之設。不特形同芻狗。且適足以逢惡養奸矣。

其二爲財政。吾粵自屢經兵燹。杼柚告空。已成司農仰屋。巧婦難炊之窮狀。以收入計。除田賦雜稅外。原以鹽稅關厘爲大宗。然海關稅項。已早指爲攤還各邦之舊債。而鹽款所得。又須貯償中央新債之本息。是入款之路。祇有虧而無盈矣。支出一則。持中央減政主義。從裁兵節餉入手。自屬要圖。乃據最近傳聞。謂龍氏尙增募桂兵多營。陸續集粵。厚植武力已超過昔年項王八千子弟之額數。雖人言未敢盡信。然增兵則確是實事。是誠足令人驚疑矣。如謂清鄉

。則原轄重兵。儘足調遣。如謂防亂。則目前大局。已漸安寧。反
覆推測。均無增兵之理由。乃竟亟亟然增兵。兵增則餉加而民瘵。
何啻強懦夫以烏獲。期之舉重若輕也。節餉以外。最宜裁併可緩之
機關。近聞少數屬員。雖亦間有裁汰。然大如鎮撫使一職。近由中
央臨時委設。原非額定。刻粵局已奠。儘可由當道先請裁撤。而以
使署原轄之綏靖。合併于督府。兼管之水巡。歸隸于警廳。若仍沿
設機關。分兵權。糜巨款。等于前清督撫同城。駢拇枝指之政體。
實非民國所宜出此也。要之節流更當開源。則莫如實業。今觀吾粵
紙幣低折。金融恐慌。市面久趨于凋敝。而各殖產銀行之組織。及
工藝製造、農林植牧、礦質開採、種種富國利民之場所。勿論國家
及公司。均茫無頭緒。則生計之救濟難。至關於研究實業教育。如
增進富源改良物質之高等專門工商各校之建立。尙遙遙無期。則經

濟人才之造就難。循是以往去歎多而來源竭。頭會箕歛。適爲札瘥天昏之厲階。張捕雀之空羅。索枯魚于列肆。其殘喘尙望苟延耶。更言乎(丙)。則司法是。世界立憲國家。三權對峙。于立法行政二者外爲司法。是司法有獨立特權。不受何種機關干涉。所以專職掌而保人權也。查粵垣自光復後。由軍法而進于約法時期。其間長官。因地方未靖。刑亂用重。致以軍法而侵司法權責已受當時之詬病。乃者獨立取消。當道頒布戒嚴。且暮防範。偵查搜捕。無辜駢誅各案。遂繼續發生。所獲人犯。認爲與內亂有關者。概未經司法裁判。逕用軍法槍斃。或行刑後始草草宣佈罪狀。或終無罪據揭出。然在戒嚴期內。適用軍法。固無足怪。所可駭者。人心大定。尙濫用延期戒嚴。以鈎治黨獄。而助逆煽亂四字。重疊報端。幾成爲羅織周內之秘訣。試問此種莫須有之定讞。揆諸共和國體。尊重人道

之法典。其仁暴相距之程度。奚翅倍蓰乎。循此不改。司法雖設。直同虛器。舊鬼號哭。新鬼冤煩。草菅人命。黑氣沉沉。將如史遷所謂載盆無以望天矣。由上所述廣東之慘狀。甲·乙·丙之概畧已如此。然則今日廣東之命運竟聽其永訣則亦已矣。苟尙欲救今日之廣東。縱暫難全從根本上解決。亦當行治標之急計。治標當何如。一則用人爲建樹軍民大政之策劃。務屏除黨見。不分畛域。總以學問。氣節。及經驗才幹爲標準。反之而濫竽充數。黃緣登台。仕途必永陷於汙濁。或以黨廢人。過事吹求。亦將釀反覆無窮之黨禍。二則行政當權衡其興革。以治粵言。仍須亟從革弊上着手。如烟賭兩禁之必嚴。塞漏卮。卽以重人格。軍警各律之加厲。鋤匪種。始能植嘉禾。充此消極的政策。而轉言興利。如振實業以殖產。廣教育以成材。則又當積極進行矣。三則司法務實力扶助其獨立。值茲

秩序已復。亟應解嚴。先示羣界以鎮靜。一面于司法上尊權責。卽一面于軍法上戒侵越。而普通國人之生命財產。乃得法律保障於安全。凡此皆今日廣東補救之要領。而當迫亟宜深自省悟者也。抑僕尤有一言。爲全粵同胞正告者。卽喚起已死之責任心是也。夫國體已爲共和矣。姑勿論其實際若何。但依論理學研究之原則。由形式上思考之。則民國政體。已純屬共和之範圍。則吾粵三千萬同胞。卽在共和內包之一部。對於全國或本省。應負監督之一份責成。故政府行爲合于共和者。吾則扶持之。其戾于共和者。吾則糾正之。毋憚政府之嫌疑而餒氣。毋怵官僚之熏赫而怯心。毋以各黨好惡之偏倚而影響。毋以報界是非之淆混而雷同。準斯而談。省會爲全省人民之代表。亟宜改組。渙而復萃。以爲監察地方行政之機關。而縣會與純正之社團。均當定方針。指利病。聯作省會之後盾。是卽

所謂起全粵已死之人心。使之同負責任者也。

夫廣東者。襟江瀕海。通商繁榮。物產殷阜。文化早開。誠吾華天府之雄省也。乃由今檢查今昔之粵人。疲于重疊改革與凶阨。死于槍林彈雨之不足。益之以瘟疫飢寒。死于飢寒厲疫之不足。纏之以債臺橫征。不寧惟是。苛法死之。威逼死之。流竄死之。引渡死之。毒謀死之。株連死之。其尤狡者。死之以秩位勳章。死之于將校頭銜。或直接。或間接。或有形。或無形。或雖生猶死。或已死如生。雖死狀攸別。要其普通常情。必有滲同一律之點。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夫凡民云者。概包五洲萬國之民族而言。由平等博愛之心理推之。尙應在救護圈內。而況同隸本省。各有家族田園廬墓等之羈羅關係者耶。僕本粵人。念及上述之種種死狀。雖獨棲幽室。不啻痛居倚廬。流露無聲之哀。無服之喪之形容者。亦以父母

故鄉。苦樂之懷。繫戀獨摯。不忍鳴高辟世。借口無過亂門也。此僕嗒然若喪之蓄念。與子所舉承平各景象云云。判然異趣者也。某客于時。沉思良久。爽然若失。憬然悟曰。某雖不敏梗概達矣。引而伸之。其他補救廣東政見諸問題。願異日分類絮要。再聞所以辯析之說也。

天壇憲法草案聚訟之平議

(參閱天壇憲法草案及臨時約法全文)

今之助長官僚政治者。關於天壇憲法草案問題。競乘政府排斥民黨之閒隙。百端幫擊。使無完膚。以冀達其所謂尊重國權。開明專制之謬旨。充其弊之所極。勢不至于剝盡民權。獨存官治。搖及國體不止。雖然。若輩口頭之政論。猶動稱淘汰官僚也。扶植人權也。不惜高下任意。矛盾其詞也。嗚呼淘汰其名。助長其實。反覆機變

無所用恥。彼居心抑何其譎。而手段又何其劣也。

夫官僚政治之反正。爲代議政治。代議政治之換言。卽平民政治。平民政治。在歐西大陸。已胚胎于十六世紀前。而鞏固于十九世紀間。迄二十世紀之初度。其道大光。雖在君憲國體。日受革潮之衝湧。幾無不趨重于民權。若民憲國體。其立法主權。全歸于平民之議會。固無待言矣。要之擁護民權之關機。全在代議政治。代議政治之維持。實資神聖憲法。憲法偶或不良。必階後此紛爭無窮之烈禍。然則當今民權平等時代。而解決憲法問題。乃專心致志于鞏護國權爲獨尊專斷的主義。得毋如逆流提防。大決所患。其傷實多乎。

吾觀中國總統舉出袁氏後僅匝月間。卽發生中外驚心駭目之天壇憲法草案問題。在政府則通電激爭。在屬官則放言詆辯。客氣用事。

甚塵囂上。約畧觀之。蓋不過滿紙謾罵。雷同扛幫。毫無研究價值。吾人對於時局。早置罔聞。是是非非。均持冷觀態度。顧天良感觸。終有不忍噤若寒蟬者。則一髮千鈞之民權。關係于危急絕續之憲法。同是國民。應各有糾繩之清議也。今綜舉袁氏初次排斥天壇憲法草案之通電。爲之平心評判焉。查袁氏二年十月有(廿五)電。其發端之言曰。(國民黨人。破壞者多。托名政黨。危害國家。又曰此次憲法起草委員會。該黨議員。居其多數。所擬草案。妨害國家者甚多。其歸結之言曰。此種草案。已有人主持于前。必有人構成于後。欲借此案以遂傾覆云云)。其對於民黨之痛斥。今姑勿論。其是非。第就憲法草案之範圍而言。該草案內容。是否危害民國。與主持及構成。果否屬于該黨之多數。其中真相。想國中明眼人。當亦不難調查而得矣。今約舉有電之爭點。列出五端如下。

(甲)、反對任命國務總理、須衆院同意問題、

(乙)、反對衆院對於國務員、得爲不信任之投票決議、及免職問題、

(丙)、反對行政訴訟、並隸于法院問題、

(丁)、反對國會閉會期內、所置委員會之非常權限問題、

(戊)、反對審計院員、由參院選任問題、

試卽右列五端。由吾人片面觀察。逐條研究之。

(甲)、爲同意權之研究。查臨時約法第四章卅四條、規定『大總統得任命國務員及外交大使、但須得參議院同意』、原仿共和先進國如美制。大總統任命上級官吏。必經元老院承諾之旨趣。今憲法草案卽依此爲藍本。歸同意權于衆院。雖與曩者權歸參院之法。畧有差異。但推立法權原意。則有共通之義蘊存焉。(一)、則共和新建。官僚專制之臭味尙多。則預防死灰復燃。自應從用人根本上着

手。故于大總統任免文武職員內。限制于內閣首領之拔擢。無令掩蔽議員之聰明。所以杜元首獨裁之流弊者此其一。(一)則取事前之審慎。蓋總統一人深居簡出。兼聽乃明。偏聽則暗。萬一失覺。誤引奸佞。國是日非。與其事後而始行彈劾。無補已往之愆尤。曷若事前而旁徵輿論。較能遏患于微忽。是同意權之取義。所以防宵小濫竽於幾先者此其二。(二)則分担未來之責任。蓋同意權已歸于衆院。則首相也賢。議院固對國人而無愧。不賢而議院應負分謗之責。不致單集矢于總統之一身。是名雖爲同意。其實爲均責者此其三。綜上三因。則同意權案之應否成立。亦無待煩言解矣。惟尙有疑點者。此次草案單歸于衆院。雖甚符代議政體。然推察現勢。究不如仍仿美例與約法之原則。變而通之。規爲參衆兩院之平權。較可以闢謬見而釋群疑也。誠如有電所謂關於內閣總理任命。廢同意

之特權。拒兩院之干預。雖言之甚辯。在吾人期期以爲不可也。
(乙)爲不信任之研究。臨時約法第三章、第十九條、規定參院職權
第十二目「參院對於國務員。認爲失職違法時、得以議員四分之三以
上之出席、出席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彈劾之。」夫彈劾云者。卽爲不
信任之一種手續。今查憲法草案。已採德法參院彈劾國務員之條文
。歸之于衆院。似可毋庸另立不信任投票之特例。何者國卿之行政
。果多扞謬。已被衆院法定若干議員。提出彈劾。則應免與否。固
以彈劾案之能否成立爲斷。蓋彈劾之起原。卽爲不信任之旨趣。不
信任之結果。斯爲彈劾案之成立。由此以推。則既經據事直書、鐵
証不刊、之有形彈案。其取決與否。自可徵公好公惡無形心理之大
同。若更加入不信任投票制之約束。適滋行政長官以種種牽制牴觸
之口實矣。且尤有待商確者。據國會組織法第十二條『民國議會之議

定、以兩院之一致成之、』之規定。原仿普通已設兩院之立憲國通例。所以互相糾察。平分職掌。謹防一院之專權者。意甚深遠。準此以推。則彈劾之權。并歸兩院均任。不尤可息政界動稱平民專制之口吻乎。此對於不信任一條。不能不酌量更正者也。(丙)、爲行政訴訟之研究。當中古時代。歐洲諸國。孟氏三權鼎立之學說未興。蓋認法爲行政之一種。一切訴訟。均混歸行政長官之裁判。自無俟論。迄于今日立憲各邦。關於司法一門。已與立法行政二權相對峙。而成獨立不羈之機關。然司法獨立。如民刑二訴訟之審判。固爲該部完全之權責。至行政訴訟之法權。應如何隸屬。尙爲一疑問也。查臨時約法第二章第十條『人民對於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爲、有陳訴於平政院之權、』是行政訴訟。爲特別審判之一類。固無疑義。雖平政院之組織。在臨時政府期內。並未試辦。致茫無頭緒

可尋。自是政府泄沓之咎。然查約法第六章法院所轄之權限。其第四十九條云『法院依法律審判民刑二訴訟、附以關於行政訴訟、及其他特別訴訟、別以法律定之、』之但書。細譯文義。可見行政訴訟。未可併歸於法院。今編憲法草案。認該項爲司法範圍。卽定由法院兼掌。其致各行政長官。嘖有煩言。亦不足怪矣。平心而言。取以上所述約法各條原則爲標準。另建平政院。以司行政一途之訟獄。其階級之編制。齊諸法院。並作獨立關鍵。較易推行。否則試效美制。以高等司法權歸諸參院。此種法理。證諸各法學家之解釋。大致謂『國家行政長官。如有失行。受下院所彈劾。則通常法院。不能審判。其尊嚴不足以服兩造。故須特設法院專掌之。而掌理此職。則以上院爲最宜。其威嚴與位置。皆可使兩造之帖服云云』。原無不可。但如是又恐行政長官。仍忌參院之專橫。反成齟齬。

之柄鑿矣。是行政訴訟。未便併入法院混同審判。而化裁盡善。使司法一方之判權。與行政一方之課吏。各泯侵越窒碍之猜嫌。固起草諸君。所當熟思審處者也。

(丁)爲國會委員之研究。按立憲各國。兩院委員會之組織。大別爲全院常任特別之三種。其審權在分担審查各要幹。然此猶但指尋常開會時之委員而言耳。至于閉會期內。通常亦有例外委員會。以備審查報告議案之繼續。循是以推。今憲法草案。于閉會期內。有兩院聯合組成國會委員會之規定。以永續監督行政機關之間斷爲補缺拾遺之計劃。其爲符合理法之舉動明矣。今觀袁總統有電。其反對委員會之權限者約二端。(一)用人。如草案第五章規定者。「閉會期內。適國務總理出缺。任命署理。須得委員同意之條文。若由前述之甲說。大總統對於國務總理之任命。須得衆院同意之義推之。

則在閉會期內。委員已受兩院委托之全責。于首相署理一層。政府應使之承謀。原爲同一律之事體。否則用人不敢過問。委員終歸廢棄。而國會或幾乎息矣。(一)行政。如草案第五章。「于閉會期內。發布緊急命令。及財政緊急處分」二者均爲國家非常之要件。難保無發生于俄頃。是等以命令代法律之舉動。在立憲國之元首。亦偶有此特權。然皆須于次期開會。重提追認。以保立法之尊嚴。今草案擬定聯合委員會。以代表兩院。則遇非常重案。政府自應急交委員會協贊。以俟此後正式之追認。若謂變出非常。間不容髮。設竟延擱悔之何及。然而兩院委員。已負遺大投艱之責成。值危急之際。寧有良心滅絕。甘拋國家于腦後。故爲行政之障礙者乎。至虞區區四十之少數委員。操縱多數議員之全權。爲跡近專制。詎知聯合會之委員。其性質及資格。實與上述三種委員迥殊。所以然者。

兩院因慮及閉會期內。有非常重案。必須協贊政府。使行政機關。迅速無滯。有如四時之循環。而乃組成此會。以爲運轉之機軸。是委員雖寥寥少數。已爲大多數之議員所推出。卽足以代表兩院之全權。譬之元首雖止一人。然已爲全國人民所選定。卽足爲本國及國際上之代表。凡此國會委員會之權限。其理固易明。而其事亦易行者。固不必別存一種危疑之心。爲不近繩墨之推測也。

(戊)爲審計院用人之研究。按立憲各國。于財政一部外。更立審計院。原爲監防政府出款之浮濫。其地位已屹然尊重。則擔任之人材。自不容或輕。今如草案。審計員由議員選出。院長以審計員互選。揆諸監財之權歸諸議員之通例。則選任之規。何嘗非慎重計慮。然而當此國體草創。仕途尙雜時代。選任之制。或暫難實行。常攷美制「國會議員。在任期內。除不得兼政府之官職外。更不得任自

已在國會時。所協贊發生之官職云云。』類而推之。審計院法。已爲兩院議員所手創。則議員如不迴避該職。必難免干涉用人之微嫌。似不若比附立憲諸邦上等法院之最高法官。由元首指名。得上院承諾任之之例。卽以審計院長。先由大總統指名特任。並要求衆院或兩院同意。而審計各員。則由總統選任。或由議院荐任。較爲平允也。是審計院長員由議員選任之條。所當權衡折衷者也。

綜前所述有電之五大爭點。其中草案各條。已從片面上觀察。加以具體的研究矣。而卽此五點之激爭。可知其原因於二蔽。(一)蔽于迷信國權之獨尊。而抹煞民權之可貴。(二)蔽于誤認民黨爲仇敵。率至成見橫塞。雖條文合法。而法理反被其沉埋。積此二蔽。乃生各種武斷。大放加罪之危詞。而趨炎付勢者流。遂揚其波而助其讎。並無負責糾正之謬論。此誠吾國憲法前途莫大之險象也。

夫立憲元首。對於法案。原有提議及裁可之主權。然反覆交議。終以出席議員多數之取決爲定律。固無未經提交議會。輒通布各行政長官以爲裁決之目標者。誠以代議政治。全以民意爲方針。固不能強以大總統一人之意旨。屈全國民心之折服。尤未便驟聯多數行政官屬之畸見。壓全國人民代表以必從也。要而論之。此次憲法草案。在大總統一方面。對於該案。如確認其掣肘行政及用人。儘可依法摘駁。咨交兩院。提出修正。縱或無效。仍當清問下民之公論。節由各省民政長官。臨時召集省會。重加研究。必可得國民多數心理趨向之要點。以結立法平正美滿之效果。反之而厭憎省會。視爲行政上之障物。遂至棄彼取此。轉而徵政見于各省官長。彼一般官僚派。(一)則圖佔行政上絕大之權力。(二)則未忘往昔效媚皇朝之故態。(三)則嫉視民黨。幾成冰炭之不容。其對於國會及民黨。信

口誑咒。或主解散。或主搜捕。甚且主改參議院爲元老院。擬聘中外碩學。共圖富強。及由中央與地方長官。各選半數額員。組織上院。監督參院。比諸參事性質。妙想天開。奇謬絕倫。恍欲恢復亡清鴻詞特科或資政院欽選大臣之陋制。又奚足怪耶。

抑吾更不解袁氏所謂『此次起草。該黨議員占其多數。及主持構成傾覆國家』各痛斥。何以於指摘草案外。竟對民黨不憚重疊之謾罵。將謂此次起草民黨確占多數耶。則他黨之魁。如湯（化龍）梁（啓超）諸氏。對於此案。何爲力辯。非獨民黨所主張也。將謂此次草案。果出民黨破壞大局之毒計耶。則除民黨外。如其他各黨議員。胡以當日均一致通過。並無閒言也。或者謂袁氏有電所指民黨以『此等草案。不啻爲三次文字革命』者。殆卽爲今後大興文字冤獄張本。吾初方駭其立說過甚也。無何而十一月四日雷厲命令之震疊。解

散及逮捕民黨之風鶴。忽驚傳于中外。則已不幸而言中矣。雖最近草案問題。迭聞友黨中錚錚之議員。尙極力調停擬採總統內閣制之主張。然果否適當。仍費討論。則將來憲法反覆之變相。其遺禍更何忍言耶。

◎付列天壇憲法起草委員會當時黨派及黨員之眞像如左

（下列時評一段。及委員全表。均於民二十一月七日。登載上海時報。接此報係非國民黨之報其論調較平穩者。）原文云憲法起草委員會。外間頗疑爲多係國民黨一部份人之主張。其實乃不盡然。查憲法起草委員會規則。第八條云。本會非有委員三分二之出席。不得開議。第九條云。本會之決議。以委員總額半數之一致成之。以委員六十人計算、非四十人列席、不得開議、非三十人之一致、不得決議、而國民黨則自委員開幕以來、從無達到三十人之時、

且因新黨發生、國民黨之議員、在憲法起草會者、日益減少、近祇餘八人之中、劉恩格張我華褚輔成三人、已被拘天津、列席者實僅五人、(亦不多發言、有記錄可查、)是可以中華民國根本大法之成功、率爾專歸於國民黨之一黨乎、茲調查憲法委員確實之黨派、及其變遷、列表於後、化除黨見。取決良心。其斯爲憲法起草委員之真相乎。其斯爲保障人民國家共和精神之憲法乎。其斯爲不黨不偏。至精至密。不愧國民代表所精心結撰之憲法乎。

(甲)、憲法開幕時之委員表。

(一)關於國民黨者二十五人、谷鍾秀龔政彭允彝伍朝樞楊永泰易宗夔向乃祺王鑫潤高家驥湯漪朱兆莘段世垣呂志伊李芳金兆棧李秀鈞宋淵源劉恩格蔡舉清曾煥張耀曾褚輔成張我華金永昌孫潤宇

(二)、屬於進步黨者十九人、王印川李國珍榮寶汪彭年王賽丁世鐸

劉崇佑 藍公武 陸宗輿 曹汝霖 解樹強 阿穆爾靈圭 陳銘鑑 王敬芳 孟森 王家襄 陳善 李慶芳 張國淞

(三) 屬於政友會者八人、孫鍾史 澤咸 陳景南 石德純 王用賓 金鼎勳 趙世鈺 楊銘源

(四) 屬於共和黨七人 黃雲鵬 何雯 黃璋 王紹鏊 吳宗慈 林桑 都布饒 應銘

(五) 屬於超然派者一人、夏同龢

(乙) 憲法告成時之委員表。
(一) 屬於國民黨者八人、徐鏡心 楊渡 劉積學 家驥 盧高天 游楮輔 成張我華 劉恩根

(二) 屬於進步黨者七人、王賡 陳善 陸宗輿 汪榮寶 王印川 陳銘鑑 王敬芳

(三) 屬於政友會者九人、楊銘源 舉清 石德純 金鼎勳 王用賓 孫

鐘陳景南趙世鈺史澤咸

(四)、屬於共和黨者六人、饒應銘王紹鑿黃璋吳宗慈車林桑都布何雯

(五)、屬於大中黨者六人、黃贊元李芳朱兆莘夏同龢金永昌張國溶

(六)、屬於公民黨者七人、李慶芳楊福洲陳發檀田永正馬小進程鑿度段世垣

(七)、屬於民憲黨者十六人、劉崇佑藍公武張耀曾李國珍孫潤宇谷鍾秀龔政伍朝樞向乃祺黃雲鵬王雲潤楊永康汪彭年解樹強丁世澤楊漪

(八)、無所屬者一人、易宗夔

由右表觀之。此次起草。其主持及構成。是否國民黨占多數。可以

比較瞭然矣。錄之以存事跡之實在。并待全國公民最後評判焉。（著者附注）

造法萬能之中央政會

自天壇憲法草案。不苟合于專制政府之私意。而政府解散民黨。取消民黨議員之威令。遂赫然頒布。致兩院破壞於無形。乃有非法定之政會。突現於中央。占據三權鼎立間。不啻囊括國會而代之。一時國卿都督。爭占一席。開幕之始。非常隆重。視昔國會成立。在政府置若等閒者。蓋大判軒輊焉。溯當兩月前。政府提出行政會議。一般政客。早以是爲絕大懷疑。而非常注意。未幾卽電促黎氏入京。處分國會。聯名各督。呈請解散。立交政會。決議改組。而正式取消。遂布堂皇命令。近且重組民選國會。而造法機關。議員悉

由官派。有顏爲共和總議院之確聞。瞬息間。中權政會。直扼國會立法咽喉。而顯造法萬能之神通焉。顧仍飾其名曰「行政會議」。顧名思義。循途守轍。爲本會之天職」云云。特掩耳盜鈴。越俎代庖。欲蓋彌彰而已。豈能以隻手遮盡天下耳目哉。雖然。吾民對於國會。已萬難終任其浮沉。則視政府設此政會。卽不容放棄其糾舉。試從政會國會兩方面。實徵政府先今關連之舉動。而揭其出沒消長之隱謀。願國人一熟察焉。原乎政府發生政會之機關。從表面上觀。似乎概括一切行政之要領。頭緒至爲繁曠。然由實際上論則純爲磋商變更憲法草案之主體。方針甚屬簡單。是政會機關之起原。眞截言之。卽政府操縱立法之發軔也。假令政府果無操縱立法之決心。則當天壇憲法草案發表。總統如認該案有未盡洽者。儘可根據民國約法。提院修正。或援法國先例。總統要求更變憲法。分交兩院可決

後。再合兩院爲國民會議。實行修改。否則預防兩院專斷。則仿瑞士特例。交由兩院會議後。復經一般人民之投票。後仿美特例。除兩院外。聯邦各縣州議員三分之二以上請求時。均應召集憲法改正會之規定。則先分電各省會。遍求民意。公同折衷。再集提案修正之會議。由上諸例。苟能變而通之。何難爲持平標準。然而政府對於此次憲法草案。固以根本蕩清爲唯一目的者。則關於上述修正諸例。固適成枘鑿齟齬之政談矣。故當政潮初湧時。卽已單由大總統署名。通電全國文武長官。限五日內短促時間之條覆。以爲急迫改革張本。未幾行政議會。卽不先不後。出現於取消國黨議員國會若存若亡之際。其意蓋以國黨議員。業經取消。他黨議員。奄奄待斃。則國會已生理於幽穴中。而續此命脉者。若非組成強健之政會。決不能尊重一髮千鈞之國權。而達行政獨裁之目標也。試就政府組織

政會之章程觀之。如正副總統之應派會員也。國務總長。與各省都督。及蒙藏外藩之額派會員也。且選定復辭之新缺。與充續來之專員。或電馳迅補。或敦促勸駕。一若急起直追。少縱卽逝也。其尤足注意者。爲各報所傳該會成立之日。袁氏訓詞。有「不可過持法律。束縛行政」之可憐。已隱授以將來解決立法之要旨。而且分派各洋顧問員。攻擊憲法草案。其中大出風頭。如有賀博士者直担任起草意見書。亦並列入立法一部。是從政會上組織種種積極之事實推之。其以行政官廳掌握立法關鍵。實已毫無疑義。故吾人當行政會議成立之日。直可認爲國會消滅之日。而際此國會消滅之時。更可判爲行政會議占取國會主權恢復帝制之時也。雖飾其名曰恪守行政權限。表其意曰不含立法性質。然觀于該會發軔積極之進行。固不待最近造法機關決定之手段。而早可料其名實之自相矛盾也。

且夫國會乃法律出產之淵源。在立憲各邦。無論君主民主。均認其爲立法最高樞紐。不受行政司法所干涉。故元首一人。對於國會雖亦有停閉及解散之緊急處分。然皆依憲法而行使特權。斷無敢以違法命令。顯然壓之使散者。更無可以非法伎倆。隱然銷之于無形者。今觀組織政會之政府。自解散國黨議員後。何嘗不宣言無意解散國會。且日言主張維持國會乎。然使果抱維持之本願。則行政會議。奚庸獨標其新幟。縱謂開創之初。萬幾紛紜。暫且假定。以補助特別政策之磋商。然總統之下。百司之上。已明明有國務院矣。試問該院逐日所提議者爲何事乎。若事屬行政。而已設國院。復于院外置政會。寧非掣肘該院事權乎。卽令毫無掣肘。而駢拇枝指。虛糜經費。不大刺謬減政主義乎。然而行政會議。發見於國會若生若死之頃。在政府深衷。全爲憲法編纂起見。早已昭然若揭。故無論此後

民國憲典告成。將結果於政府委員研究會。抑歸功於造法機關會。要其能左右之。陶鎔之。使苟合遷就於政府集權上之途徑。則全操縱於政會運用之幻術。亦意中事耳。或者謂國會改組之政策。不取決於國民。亦不取決於國院。而直決於政會。以政會而代負國會全責。誠爲根本的謬誤。然苟已定組成之期限。則代負之責任。要亦如駒過隙。須臾傳舍耳。豈能久假不歸乎。不知國會縱有復蘇。而改組一切之法源。今已概由政會議決之翻變。而更生之國會。將仍仿美制定爲民參兩院乎。抑縮爲一院制。或伸作三院制。奉行普通多數決案乎。將比附英日兩院制。名衆院爲下院。稱參院爲上院。就中注重上院。由總統各長官派員組合。屹在貴族階級乎。抑混成一院規。判別院內員數。幾分之幾爲官派。幾分之幾爲民選乎。然而據目下傳來惡耗。內閣責任制。將翻作總統責任制。約法已全失。

根本上之効力。則共和議院之所建。爲國法會議之基礎。無論官派與民選。亦恐徒仰總統之鼻息而已矣。平心而論。廿世紀民權之進展。將合鑄立憲之萬邦。大同於民主之模範。現存之上下兩院制。不久必悉爲齊民。屹存單一之民院。殆無可疑者。今民國初開。縱未能遽臻斯境。而暫仿聯邦之美制。由國民及省會。選配參衆兩院。原爲允當。第由今觀之。官僚舊派。方一躍而躋于政會最高舞臺。則該會對於改組國會主張。安能俯從民願。概由民選耶。故逆而憶之。該政會縱取巧避嫌。不敢公然以繼承國會自居。然造法機關之結果。其改定國會組織法。及決議之憲法。其關於行政上權力。必非常拓張。偏倚擁護。隱悖國民心理之公同。當無難預決。此固鼎革過渡時期。起伏變幻之波瀾。而避無可避者也。難者曰洵如子言。政會發生。純爲繼續國會之間斷。則此後國會再產之日。殆卽

爲政會停歇之日。而不能永與國會。附贅于三權。致互生衝突搗亂乎。應之曰否否。不聞夫日前政府鄭重政會。預定會金。年給數十百萬乎。是已隱認該會爲長期機關。將來如不規入憲法。或巧爲變形則已。設竟混入憲法條文。塊然獨立於三權外。又成爲似苗似莠之高級官廳矣。蓋今日政府之用心。簡直言之。不外圖集大權於中央。故凡可以打消地方主權。助長中樞勢燄者。雖冒多數人民反對而罔恤。証諸過去事實。如以命令擅頒官制。與箝制反對廢省之輿論等。皆其類也。然則政會干預立法。以法學上言。爲世界立憲國所不許固無久存理由。特政府已別有肺肝。則變相莫測。或卽利用政會長設。一爲國會開會時監督。一爲國會閉會時替身。便宜擅權。排斥國會委員會。流弊所極。不特立法一層。動遭侵越。將行政各事。亦爲該會所壟斷。司法機關。並爲該會所挾持矣。此又政會

反覆環生之幻影。而皆可於斯會構成時預爲犀照者也。準斯而談。中央集權手術。雖極萬變不窮。而拔本塞源之陰謀。無外兩大段落。一則民黨解散發生政會時期。一則政會成立。推倒國會時期。探索言之。則國會尙存之先。在政府已倚伏政會躍動之朕兆。故對待國會。始猶僞避解散之惡名。終則大宣取消之渙號。由是造法機關也。國法會議也。祭天郊祀案之表決。廢內閣行總統制預爲帝制復活之將見事實也。種種弁髦約法舉動。今後皆將不出政會議決範圍。彼夫過去憲政期成會。宣言將「研究一種便民利國之憲法」云云者。不特全歸水泡。且接踵孕育之國會。無論若何組織。而立法一途。將適成爲便利獨夫專政之御用機關矣。若然民國憲法前途。所謂民權自由之保障。雖竊比日英等國之君主憲法。猶惴惴唯恐其不逮。更何望超過於美法諸邦之民主憲法。足爲四百兆蒼黎扶植永久

新生命。而於數千年政治歷史上獨開一新紀元哉。

爲倭奴強索亡國條件警告國人誓死拒敵書

臥榻之側。迅雷一聲。大陸之旁。陰霾四塞。晦盲震蕩。伯有相驚。
怪見駭聞。瞬息轉變。嗚呼噫嘻。此何如險象耶。主人恬嬉。強
寇闖進。脅以武力。禁厥聲張。倒篋傾囊。大肆劫掠。守門公僕。
袖手旁視。卒遭擄戮。同淪煨燼。嗚呼噫嘻。此何如慘狀耶。今者
天禍民國。疊降鞠凶。蠢你倭奴。大邦爲仇。突乘歐戰。圖併神州。
青島佔後。強迫要求。譬彼鴟鵂。既取我子。復毀我室。按本塞原
。蔑法敗律。離奇變詐。鬼沒神出。自本年（民國）一月十八日。駭
傳提出五款要挾之二十一條。實無一不足以斬斷吾國運命。連月以
來。當軸交涉。惟事秘密讓步。未聞能保主權。然猶日以。「可望

和平了結」六字通電各省。爲自欺欺人之誑語。墮民氣而長寇仇。由是增兵派艦。分佔要害。(濟南奉天及津漢報載倭奴已分兵佔據近又派艦侵入廈門汕尾扼閩粵領海之咽喉矣)扼我形勝。控制中原之警耗。遂日夕日告。併吞之毒計已成。均勢之大局立破。此誠危急存亡。間不容髮。而全國人民俱當奔走呼號。協力同心。捨生拒敵之秋也。乃敵氛已甚險惡。迴顧四百兆同胞。除海外華僑救亡義急。遍立社團。及上海四川。大開公民會議。決定國民請願數大方針。並慨捐救國巨款。其熱潮澎湃。大足起人敬慕外。至其他各省會。與交通大埠仍乏接踵組織健全之團體爲聯絡一致進行。作最終決裂準備。不爲鷄口。甘居牛後明決英雄。寧忍出此。而今現象。竟至若此。嗚呼噫嘻。此果何如凶兆耶。吾今深痛吾國垂亡。不欲以完全救亡方術。倚靠柔媚無骨之政府。而願以共擔救亡責任。喚起

堅強不屈之國人。所謂願國人共擔之責任。蓋有先決兩問題焉。第一、在先消容內部各種黨見。與芥蒂夙嫌。而單純以鞏固國防恢復主權爲天職。第二，對外問題之解決。在從實際上着手於瀚雪國恥之義務。矢以決心。持以毅力。一洗虎頭蛇尾之醜聲。達到超苦渡生之彼岸。而融之說奈何。卽先哲所云兄弟鬩牆。外禦其侮。與勇于公戰怯於私鬥之主義是也。蓋當此危局。人方視我爲魚肉。若我反同室操戈。鷓蚌相持。終致漁人得利。其理易明。寧待贅辯。雖中央政府。難以摧剝民權。厲行淫威故。釀成種種內亂。原屬咎無可辭。然而改良內治。乃爲另一問題。及今大敵當前。除一致禦侮外。別無續命湯矣。故亟消意見以收同舟共濟之効力。乃作戰前內部之第一根本解決也。至對外實際之進行。其先一層辦法。要不外速開公民救國會。以爲單純研究對外機關。是種機關。除省會及

交通大埠宜設總所外。各地地方均須另組分所。以聯絡其氣脉。（自國會及省縣自治各會次第被政府解散後。一盃散沙。無復輿論代表。此次倭奴敢行強索。卽欺我國團體已散。無能合羣與抗之故。今國民官一面聯合各省。請願政府。速開省縣會等。一面當先組成公民救國總分會。以爲臨時救急之總機關。否則勢力已弱。斷難支撐矣。）並規定辦事大綱。與專責人員。一面設法籌款。爲編練民團。○（民團約分兩種。一增屬於城市。純由各商會組合者爲商團。一附屬於村落。純由各鄉局編制者爲鄉團。）購置武器。預儲餉糈。一實行禦侮準備。一面兼辦淺白小報。並派專員分途演說。爲鼓吹民氣。與振興土貨。抵塞漏卮之警鐘。仍以勇敢銳敏之行動。率循嚴明堂正之紀律。不先開衅於敵人。亦不受干涉於政府。縱結會練團。夙爲政府所忌。未必遽許人民開辦。亦當群策死力以爭之。期達

目的而後已。如亡清季年。鐵路收爲國有。蜀粵公民。不惜鼓動絕大風潮。遂爲武漢光復發軔。証諸往事。則今日殺敵致果之實行。全屬吾民聯團負責。固可立斷矣。此作戰前對外之預備。不能不臥薪嘗胆實地鞭策者也。綜上兩問題之解決。不外呼號吾民。當誓死拒絕強索條件。而主戰二字。卽爲一致最後之宗旨。蓋國亡種滅。爲人類間無窮之痛苦。亦卽爲世界上莫大之恥辱。凡有天良。同懷義憤。一朝激發。衆志成城。徵之今古。若越勾踐以五千殘甲沼吳邦。比利時以中立義師抗普國。雖收合餘燼。猶可再興。足見運用民氣之神效。惟與其恢復于已亡之較難。則不若挽救于將亡之較易。故及今聯團拒敵。決死戰鬥。乃稍縱卽逝之最迫時間。亦卽起死回生之唯一藥石也。設竟蹉跎蹉跎。徒喚奈何。則偌大之民國。將被吞于倭夷之帝國。謂予不信。請舉其此次見於各報強索之概要。

如全國陸軍。行將以倭奴醜類。竊踞教練將校各要職。與計畫一切軍機矣。中國警察。行將以倭奴異族。整理巡察保安各事宜。與管束編列戶口矣。中國要政。行將以倭奴匪種。分佔京都行省各顧問。而掌握樞密內治矣。而且軍械購用製造之模式。行將聽操縱於倭奴矣。醫院學校教會之置產。須享完全之特別權利矣。至如鐵路礦務航業。與居住自由各主權。亦將盡被倭人所剝取矣。他若山東滿蒙與福建等省。前已入倭奴勢力範圍。近更增兵強佔。公然實施侵略政策。彼分省界者。觀此現狀。徒痛慨魯閩南滿等省之淪喪。似乎外患之來。尙有先後輕重之差別。實則瀕海要塞。皆是我國藩籬。藩籬一撤。堂奧立失。何況今彼所強索者。固明明推吾全國於滅亡陷阱中。而諱無可諱乎。由斯而談。在倭奴一方面。其毒謀遠因。雖積在上年。而其最近禍種。則發生於歐洲閱戰之間隙。與吾國政

府解散議會與民黨組織各種團體之空虛。遂因利乘便。欲一舉而併吞之。夷爲第二之朝鮮。造成彼邦爲此後爭衡歐美之絕大霸國。往年彼國新聞。如中央拓殖朝日等。先後皆以合併爲狂吠。覬國者早怒然憂之而今將成事實矣。雖始猶掩耳盜鈴。第舉稍輕之若干條。對列邦宣言。繼且昭告協約國。直認三十一條全案。其意蓋以交戰各國。縱抱不平。無暇干涉。至中立如美。問或爭議。亦未必甘動兵戎。自損商務。蓄此詭謀。乃遂倒行其強索。是可見此次交涉。實爲日倭軍體并吞問題。不比歐戰未發。列強對中政策。純屬均勢瓜分問題也。至政府一方面。自日本要求後。其大體失敗。早已喧傳中外。而仍諱莫如深。關於輿論。不事徵求。惟事箝制者。此又政府一派。一誤於慣蹈前清獻媚列強之覆轍。再誤於顧慮民黨乘機起事之謬見。故寧退讓主權。圖保現狀。不知民黨達者。飄蓬海外。早已

宣誓效忠宗邦。共捍外患之熱血。政府苟開誠布公。實解黨禁。恢復民權。內已可冰釋嫌疑。連結全國團體爲後盾。外卽能盟訂攻守。借助友邦兵力爲應援。觀於目下大陸各報。痛斥日倭強索主張。我國上下。當以決戰爲自救之要策。可謂明如燭照矣。蓋政府主戰。則民氣立振。而以民軍合國軍。背城借一尙可覓死中活機。否則政府甘受外毒。逼迫漢族爲順民。他他倪倪。輾轉就戮於倭奴強權之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充類言之。則吾民團體自動干戈。內抗政府。外禦強敵。分途竝進。演成法蘭西大革命時之血史。亦爲萬無可免之浩劫。總之戰亦亡。不戰亦亡。與其含詬忍辱。坐亡於不戰。固不若戰不勝而亡。千秋萬世下。翻閱亡國痛史。猶足令人聞風起敬。奮興光復氣節也。此對待倭奴強索。歸結於主戰之充分理由也。抑更有贅詞焉。自正式政府成立來。厲行專制。輿論摧

殘。內地各報。忱於淫威。緘口結舌。閱兩年矣。近因倭患凌逼。報界記者。刺激之餘。復能不約而同。倡和正聲。發揮棟論。提醒人心。或卽爲民國不亡之一大轉機。同人等不揣棉薄。倡辦新報。特布哀告。亦惟本此救國護民之良知。發抒太息痛恨之愚懃。冀以振起全國敵愾之雄心。至果有裨於危局與否。則固未暇計及也。所慮者邦人諸友。散居各地。交通未便。對於外交。消息閔隔。加以獨裁政府。但事秘密退步。仍稱漸可轉圜。因此不察。藐視外寇。痛癢無關。談及國防。貽譏迂濶。是則利災樂亡。不啻醉生夢死。縱有賈長沙之流涕。申包胥之痛哭。亦何能感發熱忱。實踐同仇同袍之義舉耶。嗚呼噫嘻。茫茫大陸。恐涪涪禍水。滔天無涯。不可抑遏矣。昔先民魯仲連有云。帝秦則寧赴東海而死。今國人如仍任政府愚弄。甘作亡奴。斷送民國而帝倭。不思決策對待。以求一線之

良果。則同人亦惟有誦仲連之言。行仲連之行。願棄一切人間事。從仲連以遊於地下而已。春日融和。江山大好。我顧宗邦。憂心如擣。同胞乎。其共抱有故宮禾黍。銅駝荆棘之悲觀乎。則狂言之責。哀音之鳴。當亦不忍哀如充耳矣。敢布腹心。呼援將伯。臨書潛涕。不知所云。

附錄日人強索五大款計共二十一條全文如下

▲第一款

日政府和中政府大家願意維持東亞全局的和平並且希望將現在兩國的好友親善愈加鞏固所以議定條約如左

第一條 中政府允許日後德政府把所有在山東得到的一切權利讓給日本一概承認

第二條 中政府允許凡山東省內并山東的沿海一帶地方和各島無論

如何概不讓給或租給別國

第三條 中政府允許日本人建築由烟台或龍口接通膠濟鐵路的鐵路

第四條 中政府允許從速開闢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作為商埠應開的

地方另外協定

▲第二款

日政府和中政府因為中國向來承認日本在南滿洲和東部內蒙古享有格外優等的地位所以議定條件如左

第一條 兩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的租借期和滿洲及安奉兩鐵路都延長到九十九年

第二條 日本臣民在南滿和東蒙可得土地的租借權或所有權

第三條 日本臣民在南滿和東蒙可得任意居住并自由貿易

第四條 中政府允許將南滿東蒙開礦權給與日本人擬開的各礦另行

商定

第五條

中政府允許南滿東蒙許別國人造路或借款造路或將本地的租稅抵押借款須先得日政府同意

第六條

中政府允許如在南滿東蒙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項顧問和教習必須先向日政府商議

第七條

中政府允許把長吉鐵路管理權交日政府年限從本約畫押的一天算起以九十九年爲期

▲第三款

日政府和中政府因爲日本資本家和漢冶萍公司現有密切關係情願增進兩國的共同利益訂定條件如左

第一條

兩國約定將來把漢冶萍公司作爲兩國的合辦事業並許未得日政府同意所有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政府不得自行處分

也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

第二條

中政府允許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附近的礦山如未得該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該公司以外的人開採並許此外凡要措辦無論何事直接或間接對該公司恐有影响的舉動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

▲第四款

日政府和中政府因為確實保全中國領土目的公訂專件如左

第一條

中政府允許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和島嶼概不讓給或租給別國

▲第五款

第一條

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的日本人充做政治財政軍事等項

顧問員

第二條

日本人在中國內地所設的日本醫院寺院學校等一概允他有

土地所有權

第三條

中國必要地方的警察須中日合辦或在這些地方的警察官署聘用多數日本人預備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第四條

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的軍械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的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

第五條

許把接連武昌和九江南昌路線的鐵路和南昌到杭州南昌到潮州各路線的鐵路給日本建築

第六條

在福建省內籌辦鐵路礦山和整頓海口如需外國資本時先向日本商議

第七條

承認日本人在中國有傳教權
以上日本要素計分五款共二十一條

五月九日袁政府承認亡國條件十大罪之可誅

受天疾威。數于民國。內治專橫。外寇劇烈。紀元四年五月七日。突爲倭奴最後通牒。迫認亡國條件之末日。而全月九日。卽爲袁政府屈服條件。斬斷國脈之忌日。是日也。洪水暴發。山川崩塌。大陸改形。神州變色。噩耗傳來。主權永訣。人民悲號。駭汗嘔血。拒約疾呼。國仇誓滅。獨政府一派尙詔外交圓融。識時俊傑。轉武裝爲和平。化干戈爲玉帛。揚揚然幸災樂亡。天良斷絕。有如燕雀。游之偷生。罔覺國勢人心之潰裂。嗚呼痛矣。吾儕爲國民一分子。時佩亭林「興亡有責」之遺言與盧梭「人權自由」之約論。憤于袁氏政府。今回賣國喪權之悖逆行爲。不能不內訴良心。代表輿論。揭其巔末。嚴其詆貶。試舉厥罪。約有十端。臚列如次。昭告國人公判焉。

其(一)、則誤于去年中立交涉之失敗也。當歐戰發軔。中國不能堅持中立主權。直接干涉青島之德軍。解除武裝。以維東亞和平。致日英借口協攻。其策固已疎矣。迨日兵踰越戰線。又不敢出兵阻止。遠效比利時之勇氣。日人於此。已顯欺政府劣懦。而預伏假道滅虞之禍機。故青島戰完。政府要求撤消戰區動作。彼即突起橫議。強索「廿一條」爲將來交還青島代價。以償夙昔恩併支那之隱謀。馴至另飾一種甘言。聲明以「條件增還中國」。其實則青島之還。不特如獲石田。且慮伏後日德人無窮之糾紛。簡直言之。不啻使中國爲德人集矢目標。而先開其循環報復之仇隙也。彼袁氏常自誇爲大外交家。乃夢夢然墮彼術中。甘認此次亡國條件。故追原禍始。其罪之可誅者一。

其(二)、則誤于最初謬受強索之通牒也。查五大欺內。所附廿一條

。無一非圖佔吾國主權。當倭使提出之初。中政府即當原文擲還。而不容許可開議。倘無理取鬧。堅勒提議。應即宣告國人。并請友邦公判。彼倭人雖橫。而怵于列強執言。與吾民義憤。未必不少戢其野心。計不出此。貿貿然接納其通牒。且面對倭使有從長計議之宣言。斯已暗中其毒。而不啻表示默認態度矣。自此歷次會議。退讓退讓之聲。喧傳於海內外。而增兵派艦分佔要害之威嚇舉動。亦愈逼愈緊。大好江山之主權。遂恭維拱付於壇坫上。恬然無復羞恥悔悟之萌芽。此最初妄受通牒。釀成潛割版章之禍胎。其罪之可誅者一。

其(三)、則妄受通牒後。仍代日人力守秘密之大謬也。夫外交臨時機宜。非無應守之秘密。然未聞有關於本國存亡危迫。間不容髮之大問題。並不宣佈國人徵求公論。借作後盾者。此次交涉伊始。袁

政府卽暗中彼方迷魂毒。奉命惟謹。使國人對於條件內容。如入五里霧中。無從而探敵國隱謀。爲準備攻心之對待。迨被外報揭出真相。全國大譁。一時救亡聲浪。不分畛域與黨派。均一致進行。在
外國輿論。咸稱中邦民氣。進步神速。而策政府當利用之以決戰爲救國上策。原非挑撥之侈談。乃國人雖憤激如此。而政府則退縮如彼。遲之又久。至以總統一人獨裁。演成拋却國權之慘劇。此代守秘密。鋤民氣而長敵氛。其罪之可誅者三。

其(四)、則誤于被外人揭破內幕後。仍猶豫狐疑。畏首畏尾。不敢宣付海牙和平會之公判也。論國際公法原則。各國於自衛主義中。原含有種種維持均勢之要旨。例如俄羅斯之梟橫。怵于柏林同盟。不得逞志於巴幹。拿破侖之雄畧。阻于維納協約。不能席卷乎全歐。此皆足見均勢維持之先証。準此以推。中政府對於日人強索。如

自問無能拒抗。應將破壞均等局面之理由。提交各國裁判。縱列強現因交戰。未能遽助兵力。亦必仗義抗言。况萬一開戰。而繼起以援吾國之義師。固非終歸絕望乎。顧乃惟事詭秘。一若除倭奴外。別無可倚之長城。卒之領土全權。悍然放棄。至蛇足畢露圖窮。見時。猶怙惡不悛。以爲和平了結。顧全人道。不思甘自暴棄。益啓友邦取亂侮亡之侵畧。而前虎未驅。後狼已至。（近日英俄各國。聞已紛向政府。援例橫索。不日將又斷送某某領土矣。同胞同胞。痛心乎否。）援例宰割。一律平分。禍不旋踵矣。然而涼血政府。尙可自誇陳平均肉之能事。乞染子公食指之餘羹。所最痛苦者。垂死待烹之國民耳。言念及此。政府之肉。其足食乎。此其罪之可誅者四。

其（五）、則勦敵深入。仍不渡緊急命令。召集臨時國會。取決民意

。以鞏固外交後援也。自民二冬解散國會。及地方各議會。四百兆民。直如四百兆國。而總統獨裁。遂成非驢非馬之政體。以厲行摧殘民氣。甚于前清百倍之殘暴。此種惡蹟。彰彰在人耳目。原可無庸追究。然而此次日人胆敢以亡國條款相要索。其原因雖甚複雜。但平心思之。豈非欺吾國會議散後。上下解體。政府孤立。大勢空虛。無能與抗。遂乘隙而蹈瑕乎。獨怪外患已亟。內國公民。結團開議。泣血上書。環叩政府。速開國會。而政府仍罔恤人言。甘蹈覆轍。直至倭奴決書已下。猶日以箝束民口。曲媚仇讐爲本領。嗟乎以中國人民自由之主權。而直接受剝于本國之政府。卒又間接被奪于仇邦之政府。專制獨斷之威權。雖能震壓億兆小民。而反屈于一紙之文告。大權獨攬。純以命令代法律之總統。其外交敗績若此。豈知世界大勢。必有民權憲法。平均負責。互相維持。然後內政外

交。始能宏濟艱險。此種理由。固爲確不可拔之保國主義乎。是不願速召臨時國會。解決非常之外交。而國權致委于異族。其罪之可誅者五。

其(六)、則縱容敵軍。分佔衝要。自由行動。耀武揚威。顯然操縱誘迫。城下劫盟。不啻引狼入室。放虎自衛也。夫疆域要塞。爲邦國藩籬。藩籬以內。尺寸不容敵人侵入。此兵家所以重「寧我薄人。無人薄我」之進取主義也。乃自恃軍事經驗之袁氏。此番對於倭軍。分佔濟南奉天各邊境。築壘掘濠。與戰艦駛泊秦皇。大有扼吭拊背之形勢。敵已過險。尙制止我軍。使不與抗。儼然表示降服。推袁氏之意。殆以內國軍隊。平時缺于訓練與戰鬥經驗。尙無爭衡強敵之能力。不知衅自彼開。曲則爲老。與其忍氣吞聲。不戰而亡。萬不若背城借一。猶有出死超生之希望也。願何以始終縱敵。絕不

注意于作戰計劃。直至決書提出。循例分電疆吏。與開御前會議。雖有多數抗戰之主張。卒亦以總統一人否決。阻喪全國敵愾同仇之銳氣。而國運亦遂溘然長逝矣。此自壞國防縱敵劫盟。其罪之可誅者六。

其(七)、則顧忌民黨。乘機竊發。疑心生鬼。白日見怪。反至外海洊至之秋。誤信官僚游探之蠱惑。而張皇戒嚴。媚外壓內。不惜倒行而逆施也。自交涉案發。一般國民。無論是何黨派。均已全消意氣。而併力以對外爲前提。卽海外黨魁。亦經電誓救國。且多有挺身入京。表明効忠禦侮心跡者。政府苟能深自引咎改良內治。實除黨禁。何難消弭隱憂。共策馳驅。宏收鞏固國防。決勝壇坫之効力。乃一面令赦。復一面逮捕。反覆無常。慣弄矛盾顛倒之詐謀。致釘冰炭難容之宿恨。而受倭奴利用其單純防黨之心理。聞此次談判

要求。竟有「民黨如此後圖覆政府。可借彼鎮壓內亂」之聳惑。而政府遂媵媵動聽。決計獻媚。予取予求。不汝瑕疵矣。此借外壓內。倒行日暮窮途之劣策。其罪之可誅者七。

其(八)、則接受新案之續議。卒中於誘迫兩途之詭計也。當新案未提出前。迭經二十四次之會議。且每次必表決退讓若干條。其主權喪失。已至毫無餘地。倘仍繼續談判。勢必完全承認而後可。乃政府因新案裝頭飾面。以爲似有轉圜。不知內容實較舊案爲尤酷。由是依阿續議。至五月一日。倭奴以答不滿意。遂益張軍威。下動令。而政府復奔走喘息於倭使之前。加認數款。蓋此時雖尙未全部完認。而倭人早窺破政府心坎之畏怯。再逼一步。必可滿載而歸矣。此接議新案。而吾國主權。遂墮入於誘迫兩種之陷阱中。其罪之可誅者八。

其(九)、則甯接最後通牒。卽低首屈服。雖有內外高級軍官主戰。與國民團體之反抗。一概忠言逆耳也。此次倭人提出決書之迫脅。外人早經洞察彼等。因募餉困難。及將來列強維持均利之糾紛。原無決戰計劃。不過張皇『虛者實之』之詐術。苟中國能乘彼驕氣。自策決心。必有三軍用命。英勇百倍之效果。所難解者。袁氏全不願戰。宣言不忍荼炭生靈。破壞東亞和平。竟與倭人通牒口吻。同一鼻孔出氣。據最近東京電報。袁未全認新案時。實早胸懸成竹。故俟決書一到。而承認之機。卽瓜熟蒂落。雖甚如第五款之慘酷。亦允容另商議。懸作最後絕命之遺囑。蓋非此不足以飾外交曲折之苦况。亦非此不足以裝彼強我弱。形見勢絀。難與爲敵之偽態。此固自欺欺人。間執旁言之巧術。而不覺劣跡畢呈。一手終難遮天也。此喪權媾和。別具肝腸。其罪之可誅者九。凡此九大不韙。皆爲亡

國滅種之醜毒。苟非喪心病狂。必不忍或犯其一。彼政府亦同是國民。而偏甘犯其九。是豈非一大疑問耶。或者謂袁氏蓄謀帝制。會利用客卿有賀氏。游說大隈內閣之密助。致招倭邦此次之強索。袁以慾望所在。權衡已熟。遂不避中外輿論之非難。與疆吏軍民之憤激。斷然承認全案。圖保惟我獨尊之榮寵。雖此說尙屬風聞。然觀其甘冒上述喪權之九大不韙。則此中曖昧情節。度必有不堪告人者矣。試更旁引而曲証之。如去年「東京朝日新聞」內載日支議定書。大致以侵畧兼併爲謬旨。及今春上海大陸各報。所傳日使對袁之秘談。于未提條件前。有保袁恢復帝制。鞏護帝國之勸進。迨將交條件時。復有如能承認。則可證明袁總統無排日事實。且可由彼鎮壓內亂。制止革黨等之危詞。」綜觀過去諸說。則此次政府。甘犯不韙。承允條件之陰謀。雖未能盡悉。然結果所在。其僅利于倭利

于袁。而不利于中華民國殆可斷言也。試問稍有廉恥。寧忍出此亡
鄭以肥隣之最劣政策乎。又況目下倭報。喧傳中日交涉。尙有密約
。未便公佈。卽英美報界。亦均不信倭政府所布正約爲真實。而亟
另促中國之宣言。是一個悶葫蘆。從此又妖怪百出。而懸案宿題之
待解。將不知伊于胡底矣。此九不韙之外。更傳駭人聽聞之絕大嫌
疑。卽爲前列廿犯九罪之一總原因。合併揭出懸待後判。其罪之可
誅者十。

要而論之。中國外交失敗之歷史。其惡例雖開自數十年前。而遞演
遞慘之浩劫。則莫甚于民國成立袁氏秉政時期。約畧計之。可分爲
兩段。一則臨時政府期內。如俄庫密約。生出中俄簽約之吃虧。大
借欸約。不俟兩院通過而擅押。是爲約法掃地之厲階。一則正式政
府期內。歐戰雲起。青島問題。釀成破壞中立之條約。浸淫至于此

次倭奴強索各件。終結斷送主權之惡果。是又總統專斷之貽禍。彼一般報界。徒歸咎于外交各部。與參政諸老之誤國。不過巧詞以代袁氏分謗。其實元首獨裁。餘皆贅旒。萬方之害。罪在朕躬。斯爲眞確定評也。由是而談。賣國喪權之約。承認惟袁氏一己。而決非吾民所願爲之盲從。故喪權賣國之罪。亦惟歸于袁氏一人。而斷非吾民所能代其受咎。自今以往。國恥之雪。條約之拒。但亟盼吾民繼續提倡。始終不渝。聯絡一致。平均負責。拓充儲金籌款。爲備械練團。同仇敵愾。與振興土貨。收回利權之基本。一面聯合各省。迅電政府決誓不認。並推代表死力爭請迅速恢復國會。及地方各議會。鞏固純粹代表民意之機關。共負改革內政挽救邦交之全責。而尤願海內外同胞。關於家庭學校商會與一切法定社團。凡父兄子弟。師友親故。諸姑伯姊之間。更對於外侮。時加申儆。互相鞭策。

使破釜沉舟。刻仇銘恨。不絕如帶之民心。毋忘五月七日。是爲倭奴最後通牒。迫認亡國條件之末日。毋忘五月九日。卽爲袁政府屈服條件。斷送國脈之忌日。

勛華僑工業聯合總會之前途

自物質文明競爭日烈。工藝革新。駸駸乎有轉瞬萬變日進無疆之速度。而環海群雄立國遠畧。遂全以工業爲中堅。華夏貧弱。幾于不可救藥。其原因雖極複雜。然扼要而言。則不外工業墮落。與列國富強政策之趨勢。適成一反比例。此其弊。邦人士夫。夢夢不察者久矣。共和肇造。革命兵連。數年未艾。元氣益枯。僕僕華僑。萬里遄歸。憾于內訌外患之沓來。國計民生之日蹙。乃有工業聯合總會之組織。此其願蓋甚宏。而其識爲至遠也。

原夫華僑散處。雖有東西南洋島嶼之攸殊。與寒溫熱帶氣候之差別。要其發跡之初。類因祖國政府專制之壓迫。與個人身家恒產之窳窮。乃「破浪乘風」飄蓬海濫。「筆路藍縷」。以啓山林」。聚族衍蕃。自成部落。論其生活。或操作于礦場。或胼胝于農圃。或執掌于工廠。凡所勞動。所得皆末等之儲值。其狀至爲顛連。然能本「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之古訓。於天然結合之工作團體間。互相告戒申儆于異域。月累日積。漸次活動其經濟。增益其智能。於是始由工界而稍稍進於商戰場中焉。自時厥後。其子若孫。兄若弟。遂多從事于外埠專門工學之練習。而工業上英才。亦相繼輩出。年來「懷抱利器」。灌輸宗邦者。已大不乏人。近且因護法機關畢萃五羊。一般熱誠救國之華僑。翩然南旋于百粵。籌辦工業聯合總會。開華僑工界空前未有之大社團。選舉結果。經推出某君爲領袖。而其他

各部幹事。亦全時選出賢達。吾聞之不禁爲華僑工業界慶得人也。夫某君職列參院之華僑議員。夙負代表僑民重大責任。其出洋日久。險阻備嘗。于各國日新月異之製造。與僑胞動心忍性之悲況。早耳濡目染。觀感偕刺激交深。關連與拯救倍切矣。頃南來護法。天假之緣。主持斯會。開宗明義。乃以發刊華僑工業報章爲唯一要圖。將來工業大放光明。或卽借此鼓吹爲導線乎。而吾于此。躬逢華僑工業聯合總會一周紀念。竊于無窮忻忭中。願更撮舉數義以相勗。

其一、則關於工業調查之程序。亟宜釐定規章。以資繼續率由也。東西各國。官廳與民間。無論試辦何項新政。皆從調查入手。誠以事非實際體察。則憑空結撰。動輒窒碍也。今欲從工業上調查。必須區分種類。大別爲生貨與熟貨兩端。生貨屬製作原料。熟貨乃製

成之物。皆與工業研究上有息息之關係。譬如某省某地。產何種生貨。適于某種構造。某縣某處。產何種熟貨。宜于何埠消流。更縷析推之。凡生熟各貨。遞年所出多寡量數。漲落價格。與其精粗優劣之比較。皆宜詳爲分列。彙成總冊。繼此應如何化裁推行方法。俱可憑此實地調查。爲會內同人攷究之標本。至調查負責。除本總會應專設主任外。儘可由各省酌設支會會員。分擔厥職。按部實查。限期報核。此爲第一層手續。倘日後本會專員。公同決議。以爲某處所出某種生熟等貨。應實行改進或頓整拓充辦法。屆時仍特派專員。復加察驗。以防差謬。是爲第二層手續。更進一解。則兼外洋工業調查法。緣近來海外工業。簇簇生新。吸收吾國金融。實不可以道里計。我若能惕然省悟。與時變通。力興土產。則不必空言抵制。橫生惡潮。而無形之漏卮。已填塞不淺。故須由各埠分設之

華工支會會員。以銳利眼光。隨時查訪外國新式工業。擇尤報告。以資攷鏡而策進步也。此工業上調查程序問題。會員諸君。亟宜提前解決。不厭求詳者也。

其二，則工業上獎勵之等差。允宜旁徵博採。妥酌條議。請願國會或省會。咨行政府。核頒成典。以樹風聲而動觀感也。夷攷歐美先進國。其工業日新。大率收効于獎勵。自法蘭西泰理曼氏。創始給憑專利法。爾後列邦。皆仿行此制。而工業遂蒸蒸日上。卽如美利堅之設褒巧院。歲給獎牌。達至一萬數千有奇。其成績特著者也。吾國當清之末葉。張督人駿。於南京創建勸業博覽大會。規模頗宏。而給獎亦多。是爲中邦工業劈頭薈萃之英采。同時武昌京津等處先後續設陳列所或勸工場均爲出新之發軔。自革命軍興後。內鬩不息。于工業獎勵之妙用。盡付闕如矣。今華僑工業聯合總會之本旨

全在開闢新穎工程。以挽救國力。自非竭慮于獎勵一門不爲功。例如若者爲廣義的超妙技能。應獎何等悠久權利若者爲狹義的特殊造作。應予何級優異憑章。均須參仿世界公例。並按切吾國內情。斟酌而編制之。然後請願議會。商推中央。及地方政府。定爲獎令。確實施行。其有匠心獨運。發明最新機械者。並許報由本總會攷驗後。加給証書。轉詳當道。援章拔獎。以昭光榮。務使已精者愈求其精。未巧者爭趨于巧。置諸萬國賽會場中。得邀國際之嘉評。是鼓舞盡神之作用。其實施雖出自政府。而督促則純屬工團。此獎勵辦法。爲聯合會會員。責當預爲計劃者也。

其三、則對於工業上。簡易之傳習。與製造。宜兼樹之模範。而示其標準也。溯中邦爲最早開化。古代工業之精緻。常有非近世所能摹仿者。例如遞年掘獲之石刻銅製窰磁斲木。每有人奪天工之神技

。可見一斑。惜當時科學未興。代遠失傳。遂致一切工作日趨苦窳耳。近自歐風東漸。凡百器用。皆以蒸汽機關。構成工場制度。分功致力爲基本。其敏捷大效。遂令原有家內手工單獨之職業。相形見絀。一落千丈焉。趨新者徒踵事增華。競尙歐化卒之數典忘祖。抹煞一切舊式。不思改良國粹。而無形中之損失更多。間有組織公司。廣購新機。仿造物品。以圖挽回利源者。計非不良。但此爲團體集資之競爭。其獲益僅屬有限之股東。而多數貧寒家生涯。反被彼擄奪。邇來感覺此種痛苦者。競于個人或家庭工業。從簡單改良法致效。然究未能用遍補救者。則由於傳習科目。絕少完善組織也。爲今急務。似宜于粵省輻湊繁盛之區。由華僑合資倡辦工業簡易模範傳習所。例如織染建築採礦冶金陶電紙墨與機械化裝品等類。切于日用必需者。分速成與完全兩科，切實教授，均注重于實習。

而理化之論說次之。查從前本國公立之工校。尙屬寥寥。而私立之傳習各所。大都志在漁利。潦草敷衍。至其餘工廠藝徒。又墨守成法。不察原理更無新發于硯之可望。今若先從簡易改良辦法。一方面專設模範傳習所。卽就舊式講求其變通。俾易就緒。一方面卽兼辦模範工藝。以爲生徒練習之集中。惟酌揣情形。有應附帶建設者。爲寓工於商之大小銷場。其大者別類分門。于發行備陳列之格式。其小者通工易事。併製作銷售爲一所。於居肆兼懋遷之經營。且無論大小銷場。均須配置停勻。管理整肅。樹壁壘一新觀瞻。寓引人入勝興味。總之學理與練習交修。觀摩兼指導並進。迨至辦有成效。乃繼續倡辦高等工校。與閎大工場。而集合巨款。亦可倡予和汝矣。此作始簡而將畢鉅之工業遠猷。在聯合會會員。雖不宜凌節躡等。然亦當循序着鞭者也。

上述數端。爲吾華工業運命廢興存亡關鍵。有目前卽當籌辦者。有現在尙難遽辦。預俟他日措置者。要之則皆爲我輩所屬望于華僑工業界中之各個人。而並屬望于華僑工業總會之大團體。屬望云何。卽由執業自然結合之關切。以收交換智識羣策心力之功用。而增進個人及社會與國家前途生機之活潑是也。邇者西南軍府。與正式國會。爲護法故。集中珠江。而我華僑工業聯合總會。適產生于斯境。則本會次第進行一切請願興革之政見。就近磋商。尤形便利。固不待言。惟是主幹各員。銳意于工業振興。先辦報以宣傳研摩製造之南針。將由此智創巧述。發揚天生五材。與地產萬寶。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胥惟聯合總會諸同志是賴。苟不然者。近年國中各聯合會之倡設。亦已數見不鮮矣。然不務實際。而純盜虛聲。致爲普通社會所詬病。而名譽卒銷滅于無形。此種敗羣之組織。固非吾人

所願聞。而亦本會聯合之工業總團。亟宜引爲殷鑑者也。不佞無文。未工頌禱。謹貢芻言。竊比忠告。華僑諸公。尙其勗哉。

普通心理現象之觀察及其變態之推論

自解剖研究之術精。而官骸構造之義著。於是探人類生學者。遂以體合爲進化之秘藏。體合云者。謂自變其形體機能。以遞與所遇之紛紜外境相副。而自致于最宜之極域。此卽心理逐漸發明之妙用也。故心理一學。溯源哲學。蘊奧潛微。而與生理天演各學。尤爲密切關係。近十九世紀來。歐美教育於心理學說。編入獨立專科。充分鈎索。蓋一心幼眇。萬化賅涵。引而伸之。觸而長之。窮其思想。竭其才力。實足圖自存而保國種。馴至今日。心學巨子。分門別戶。閼厥菁英。愈益光大。有由然也。要之是學所以寶貴于現世者。

豈必諷詭幻怪。資爲眩惑迷信之媒哉。然亦何致襲故因陳囿于腐儒
齷生之見哉。聞嘗概括心學之大要。綜合今昔以互參。竊覺得失虛
實之相去。其間殆不可以道里計焉。謂予不信。則請先徵之古代。
夫中華非素號大雅閎達之文學古邦耶。然遠稽歷朝。攷信六藝。載
籍雖博。並無心理學名稱。亦無心理學系統。惟就經史所流傳。以
探近似之大旨。如「維危維微」。是爲唐虞夏后初開「精一」之心源。
「建中建極」。則爲商湯周武「綏猷歛福」之心法。自時厥後。作述大
儒。孔孟踵起。「格致誠正」標其目。「仁義禮智」析其端。越千餘歲
。程朱崛起。伊洛淵源。遙相授受。元明以降。祖其學者。尙多後
覺。克廣德心。彬乎蔚矣。綜觀往哲。發揮心性之微言。大率以敦
崇道學爲歸宿。故爲挽救末流頹風計。不可謂非宗旨之大醇。究之
日致力于理欲之兩關。以蘄收夫「克復」之成效。「心齋坐忘」。愴悅

迷茫。罕裨實用。証諸西洋古時如額拉吉、與斯多噶之胚胎格致。柏拉圖、及雅里氏、之分四部(理性氣命)窮理。此等學說。派別支分。非不力探天人奧旨。然由後追思。適成瓊環幻境其爲往古空想的心理學派。(即舊哲學派心理學或稱純粹的心理學)殆無庸疑者。今何時耶。科學昌明。絕塵奔驟。卽如心理學一門。蓋已駸駸入天演公例。而與古代大有徑庭矣。然其特殊之點。可一言以蔽之曰。空想與實驗之判途。實驗云者。固合心理之全體大用而言之也。吾今將遞推心理之作用。而先觀察心理之起原。畧分甲乙兩義如下。

(甲)統一機關之主義。往昔之論心學者。大抵卽以心爲統一人生之機關。例如范氏尊心爲「天君」莊子贊心爲「靈府」皆認人生之總機關唯心。似心以外之官骸。別無可副此名實也者。自近世佛塞黎亞里士、與阿味氏、先後發明一元、及生理解剖諸說、後輾轉確驗。歷

有年所。乃知統一人生之機關全繫于腦。故動物發達。皆視腦之大小爲比例。人爲高等動物。精神發育之程度。卽以腦紋之多寡爲斷。彼斯賓氏。生學論所云「群治進。則民腦形愈大。髮積（卽縞紋）愈繁。通感愈速」者。是其証也。由是思之。腦爲人生統一之機關。卽爲心理發展之根苗。此獨一無偶之主體。其當尊敬之保護之之價值。必比其他百骸。倍重於十百千萬。俾得發越「圭瓊特達」之光華。自無俟言矣。故論身心相關之理。倡唯物論者。則稱身先動。心後動。倡唯心論者。則云心先動。身後動。之二說者。雖互相反對。然無論後動先動之心。其中主宰。俱不離乎腦也。蓋已辨晰心理機關之所在。而後窮源竟委。無難恍然悟其因果也。

（乙）交通消息之專司。吾國學界。向沿孟子「志至氣次」之理論。先認方寸心志。確爲氣體之主帥。遂以週身氣體。混稱奉命之卒徒。

一若此等附屬。即可主管交通之權衡。不啻仰爲萬能之神物。卒至似是而非。重重理障譬諸奕者舉棋。一子偶差。全盤皆錯。勢所必然矣。今依前之甲說。以腦爲統一心理機關。則直隸於機關部。分司交通消息者非他。卽神經是也。神經合細胞。纖維。二者而成分。細胞如電局。由內達外。主思想。纖維似電線。自外傳內。主知覺。蓋人有知覺而傳於思想。有思想而達於運動。皆此神經中之細胞纖維主之也。神經大別爲兩種。一感神經。專受末端之刺激。一動神經。主傳中樞（卽腦）之命令。此外更有所謂脊髓神經。在骨脊內。爲一切神經之總樞。由腦貫注而下。其成分與作用。亦約畧如上兩種。是神經爲腦互通消息之司令官。亦卽爲心理動能作用之活轆轤也。故腦爲心之主翁。而輔主翁以六通四關者。卽神經。明乎神經之專司。則于心理之條榦。思過半矣。

且夫心也者。條動條靜。若馳若驟。似有形。似無形。妙萬物而神其變化。質言之。卽合知、意、情、三作用之現象。而定其名義者也。反之。如于三者之中。稍缺其一。卽不得成其爲心。故有時從心理上推而出之。則由意思傳知識。復由知識傳情感。而「外延」橫塞之萬殊。已比「內包」爲大。有時自心理上收而入之。則由情感導知識。卽由知識導意思。而內包審密之天倪。又比外延爲小。有時三者各有傾向。遂致三者互生偏倚。如知勝、則情與意之範圍頓減。情勝、則知與意之範圍斂收。或意勝、而知與情之範圍縮小。諸如此類。皆爲普通人心之現象。而惟好學練達之士。閱時愈多。則經驗尤富。要其所以呈此變象者。則由感動神經之互相爲用。而直接受命于腦之主使也。斯賓塞謂一人之身。「情感論思。皆腦所主。」是明証也。而吾因此心理經驗之現狀。更得左列研究之二法。

(一)主觀。自笛卡兒提倡後。紹承衣鉢者不少。(別稱內省又稱直觀)主觀云者。由藐躬之內界。以審度心的現象。卽以吾心所定之理。(是非)就與物交接時。而驗其得失之謂也。例如置身議院。或國院。對於某種政見之提出。本吾平心日所分曉。加以臨時之參攷。而判決其可否。則結果所在。無論若何。儘足以資內照。由此推之。或登教壇而施課授。或入社會而辦公益。細至于一言一笑之由衷而出者。其適當與否。胥可藉他山之攻錯。以鏡我心之良莠。所患者器小易盈。或性乖且僻。心地上不能澈底冰清。則必滿腔茅塞。而思慮之差謬叢生矣。故主觀一層。維未免畸重於唯心派。實心理上最明瞭有益之研究也。(二)客觀。(別稱對照。亦稱旁觀)自霍布斯洛克氏鼓吹後。相繼附和者亦多。客觀爲主觀之對面。換言之乃設身處地。卽從外界印象。而組成一切複襍觀念之謂也。客觀畧

別爲二種（一）觀察（二）實驗。觀察之方。如閱文豪著作。覺其懷抱之苦樂。徵交際詞色。測其流露之誠僞。視風俗文野料其趨向之樸澆之類。實驗則不然。由吾心先懸擬其狀態。而另以特別手段直接試之。例如欲驗某甲惻隱之若何。而引其臨刑場之伏尸。與病院之剖體。欲覘某乙愛惡之真否。而觸之以一薰及一蕪或糞土與黃金。欲療某丙之病恙。而試以神秘之催眠。諸如此術。其臨時感動呈露之真狀。當未試驗之前。已可由吾心逆料其結果若何矣。雖客觀偏近於唯物派較主觀爲稍形隔膜。然而心誠求之。其則蓋不遠也故研究對面之心理。則客觀一法固未可輕視也。

以上主客兩觀。特就通常之心理而觀察其真相耳。若推論其變動不居之狀態。蓋又有兩大因焉。

（一）心理者因時勢而推遷者也。古今無一定之是非。惟應時勢所要

求。適合大多數人心所贊同者。卽足暫爲公是公非之標準。故人心所懸定之公理。固非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試舉其例。上古草昧初開。榛狁雜處。人心全囿于愚。迨一變而成部落時代。稍知擁戴酋長矣。再變而成專制朝廷。不覺震驚帝王矣。浸假而導之以禮樂。更齊之以刑律。則又油然肅雍矣。惕然恐怖矣。浸假而革命潮流湧起。羣決心于推倒帝制矣。浸假而共和國體告成。更希望于再造社會矣。浸假而獨裁魔王復活。天賦人權之被剝。將不惜奮臂草澤。重擲頭顱矣。由是以推。政治改革。歷一境更有一境。人心追求。進一層更有一層。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在今已認爲新奇者。不久卽成爲朽腐。及已覺其爲朽腐。益思奮臻于神奇。故是非之方針。常爲時勢所製出。彼普通之心理。殆可擬諸流體然也。

(二) 心理者隨地理而改移者也。環球之嗜慾不同。決難畫一好惡之心

理以爲的。是故熱帶之民。使移殖于寒帶。可化惰偷爲堅忍。寒帶之民。使移殖于熱帶。可變堅忍爲惰偷。推之溫帶之民。氣候適中。文化活潑。使移殖于寒熱兩帶。或寒熱兩帶之民。使並殖于溫帶。縱未易驟改其特殊之本性。迨至薰陶習染之已久。加以言語文字趨向之浸淫。必有客從主人。漸次同化之變相。夫天演原理。人心進步。本有自然之天機。第地點通塞。與政治學術之新舊。亦爲進化遲速之比例。試翻西史。當華夏海禁未開時。在歐美列強諸科學。與宗教政治等之突飛。繼續發達者。已亘三百年。迨通商後。乃逐漸輸入于我邦。今幸共和告成。傾向民權平等者。已占八九。然仍有少數頑固輩。竊詆民國之政體。此固由于政府措置之多乖。特幅員寥濶。其間阻于所居地位之偏僻。教育交通之隔闕。學說宣傳之欠缺。未始非人心不齊之一原因也。且進化關於地理。更堪就西

史約証之。如古昔希臘羅馬之文教美術。自勞師遠客東方後。大半從波斯埃及猶大諸古國所傳來。洎中世紀間。紛爭教主靈跡。興十字軍。亘二百年。復次第轉輸東洋之文物。而貴族及封建階級。遂漸崩墜。君民思治之心理。亦由是不變。卒以演成今世民權發達之最新國光。故地文地質之變態。影响于心理之改進爲不鮮也。

夫心理作用。因時勢地理而變態。其概畧已如上述。蓋皆成爲過去陳迹矣。繼此以往。世界種族之心理。其果有一定之界域乎。抑終無一定之波瀾乎。是誠一大疑問也。雖然竊嘗從國際上觀察之矣。值茲民國初建。內訌日亟。外交失敗。舉其甚者。中俄協約。業已宣布。庫倫主權。全拋烏有。蹙國之禍。迫于眉睫。今後強鄰。協謀政策。無論或持均勢。或主瓜分。或主調停。鬥智鉤心。遞演激烈與和平之新劇。總之心戰無窮。愈變愈幻。強權意趣。星火燎原。

。莊氏所謂『兵莫慘于志。而鏖鏑爲下』之險象。已日在吾人憂患中。然此等野心動作。終無遁乎「治以物競。錘以天擇。范以最宜」之進化公例。故歸納而論。心理之現象。不出前述意識情之三大作用。三作用之起原。不越腦與神經之兩大元素。若演繹推之。率此先天所賦特殊元素。遞以一切觸覺感情之經驗。增長其意識。羣策富強偉大事業。躍登東亞文明之舞台。保持世界種族之和平。是又我共和新造之國民。所當高瞻遠慮。臥薪嘗胆競競以毋忘此心理者也。

難者曰。信如上說。人心變化。資外界衝動。策大業之奮興爲自然之趨勢。然則孔門之「正心誠意」。孟氏之「養心寡欲」。操中制外之學理。不將窒礙難通乎。

駁之曰。古儒論心。專主靜修而蹈空。今世言心。純任流動而徵實

。此固因運會遭遇之遞嬗。而際哲學理性之障翳。非孟浪夸言也。
。且後儒之心學。亦有翹然拔萃者矣。嘗觀宋末陸子講學。以「人聰
明孝弟。皆自然無關。在乎自立」又謂「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
此心同。此理同。由四海以推百世上下之聖人。其心理亦無不同」
。云云。夫以自立分內。發明心理之真義。近于法儒盧梭「民約」一
論。以權利義務。闡透自由之大職。至明儒王氏學說。專以「良知」
爲本。及觀其應用大節。扶危戡亂。功業爛然。完負實行責任。固
已篤踐陸子簡易直截之心學。而又與近代赫胥黎氏。以天良爲保羣
主宰之旨相脗合。此陸王心學真切卓越處也。今日心理。體察纖微
。功歸實証。雖窮形探跡。變化紛紜。異于陸王之簡單。然而自立
良知。爲心理上確不可拔之真詮。固合古今中外之哲學粹言。均默
相認許者也。

或又曰。子言心理無常。因境遞變。靡所底止。殆如天馬行空。及論心理真宰。由博返約。詮釋自由。歸納天良。恍若探原於星宿。條分旨貫。固甚辯矣。然執此以繩人繩己。則殊多大惑不解者。不見夫當今之無上獨尊者乎。高下在心。威福恣意。圖迷解救民黨。乃先加以文字之革命。將集行政會議。則先取消兩院于無形。利用軍法之誅夷。則延期戒嚴。風雲慘淡。監防黨言之攻擊。則封禁報館。日暮摧殘。勢微薰灼。權貴逢迎。變而加厲。其又何尤。最可怪者。共和民族。放棄監督。一類死灰。當獄犬興之非福。不聞正直辯護也。議院中斷之未續。一任扼絕吭喉也。行政議會之衝突立法。不敢據理爭論。公當糾纏也。其他延期戒嚴之防害。報界封捕之殘酷。亦概置度外。甘干如醉如痴如病。似聾似啞似盲也。夫上觀當道。其施之事實已如彼。環顧國民其對手時局又如此。然則執

子之說。認天良自由。爲心理大同之正軌。毋乃桷鑿難入。矛盾返
攻耶。應之曰。由子所述各狀。殆似良心已死。然吾從各方面。以細
察吾民之心理。終信其內蘊之天良。固有百折不磨者在也。蓋目今
暫沒天良者。雖怪象萬變。要無外左列之二因。(一)貪利。(二)怵
害。

惟貪利。故常存一種奔競心。患得患失。拳拳以勢位勛章榮祿爲服
膺。主乎此。必奴乎彼。而一切有妨於利心進行者。遂視若讎仇。
絕對抵抗矣。惟怵害。故發生一片震懼心。明知政府戾謬。而因刑
禁森嚴。亦慮直言及難。姑托厭世鳴高焉。是二種者。旨趣不同。
人格亦判。究實則先天良知。同一本原。雖迫於利害。沉潛無朕。
然若虞機張。有觸斯發。無庸諱言也。且由前之說。因利害兩途。
碍自由進化。簡直言之。又不外貪生之一念。蓋趨利固貪生。避害

亦貪生。論普通之心理。貪生乃動物常性。無貪生心者。斷非動物。故貪生爲研究人類學者所樂言。惟所宜分析者。富視貪生心理之程度如何耳。彼真正貪生之豪傑。奉天賦圓滿之良知。競人類本分之自由。大利所在。必其兩益。一洗鄙夫趨利之齷齪。害馬敗羣。鋤而去之。恥爲術士避害之機巧。卒之順天應人。拯援塗炭。錯節盤根別利器。白刃碧血購人權。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斯誠單純發輝心理固有之天良。不爲利害所戕絕。其效果之鉅。至能感化一般趨避利害之敗類。而各還其自由之天職。抑亦奇矣。彼莊生謂「入火不熱。入水不濡。」與額拉云「萬物由火毀滅。復由火生成」之說。殆卽隱爲古今假貪生者之反鑑。而顯爲眞貪生之豪傑作正照也。烏虛眞貪生必能舍生。能舍生斯能遂生。非抱持大聖神大教主鑄造自由平等之博愛心理者。其孰能與於斯哉。彼高談性

命。自矜照曠。昧于心理官能之構造。及其遭遇遞嬗之變化。不能隨時隨地。運用天良。以建樂觀一派之非常事功。甚或魂交形開。與接爲構。日與心鬥。其殺如秋。其厭如緘。蕭然疲役于一身之利害。而忘國家前途顛覆之大患。斯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矣。可不謂大哀乎。

致李協和軍長決心討龍書

協和軍長麾下、殊勛蓋世、高誼薄雲、重創共和備嘗險阻、風聲迭聽、景仰同深、邇者人望太平天仍降亂、袁魔雖倒、帝孽猶存、黎繼總統形如木偶、動輒掣肘、處置粵局、縱龍負隅、公理未泯、輿情咸憤、惟我粵人、誅凶雖誓同仇、而剪惡殊缺寔力、元愆稽戮、職此之由、自公統率滇師、越桂入粵、繞道北討、旋以袁逆暴斃、

頓兵嶺南、蠢茲孽龍、怙終罔悛、妄開戰衅、仗公威畧、返旆旋東、節制之師、撻彼羣醜。源潭曲江、相繼破敵。直同拉枯、凡我粵人、每聞捷音、均喜逾量、此固好惡天良所同符、而亦恩怨公道之表示也、乃連日來迭閱報載、北方當軸、竟有調公入京、而仍庇縱龍逆督粵之專電、此種亂命、其純爲帝孽借口調停、怠我士氣圖逞助桀肆虐之詭術、幾于路人皆知、寧公英明、尙未燭照及之耶、顧遍察吾粵人心、仍不能無鯁鯁過慮者、則因帝黨挾持中央動以力謀統一罷兵息民之命令相責備、萬二公等游移曲徇、從此緩兵、則功虧一篑之粵局、恐不能乘勢告成、而我公平日攬轡澄清之遠猷、必付諸流水、無難預料耳、蓋由今而觀、帝號無存中央革命、似已告一段落、而惡劣政治、尙充塞於各省、將來地方社會革命、爲萬無可免之事實、誠以中央政局、今雖甫定、諸凡舉動、尙逆民心、是中

中央不能爲地方謀幸福、則地方人民、應急起直追、各負澈底改革之專責、此等動作、跡近冒犯中央所不韙、實則圖謀地方根本之安寧、語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是其明證、近如公等毅然揮戈擊龍代粵除害之義舉、與海軍重中脫離北庭之獨立宣言、（見民五七月八日）皆所謂權宜應變、循豪傑非常之軌道、而爲普通社會所歡迎者、觀于章太炎氏現目之兩電、對於黎岑俱各痛下針砭、（一責黎袒護龍逆之謬誤）一規岑擬撤軍院之危險）其中憤激懲毖之詞旨、亦可見國內輿論之一斑矣、爲今之計、公宜脫中央而注意地方、就地方而先奠粵局、速整雄師、乘勝長驅、會全兩粵義軍、合圍廣州、直搗老巢、度彼孽龍、及其醜類、如不逃亡、勢必成擒、明正刑典、此非虛誇之空談、亦揣察逆等挫敗餘燼、已難收合、而所靠之少數死黨、又迭經奪氣、相率逃降、潰裂之狀、

顯然畢露、至義師精悍、且理氣壯直、兩相比較、成敗之機、奚俟
箴卜、以公明決、當早胸懸成竹、必無致遷就於中央縱奸殃民模稜
籠絡之調停、遽然解甲、吾粵團體、固迫不得已于水深火熱之際、
延頸企踵、以屬望我公拯援也、猶憶往年、記者羈旅京津、執役報
界（民意報）、隨諸同事督責政府、關於中央對待贛省暴舉、（壬癸
之間袁氏有用兵江西排除李督之舉）亦嘗掬誠持正著論抨擊剖辯是
非、時雖南北閔隔、而公救民護國之一片赤誠已早爲民黨及國人所
共諒、迨帝制發生、滇黔蔡唐崛起首義、公率偏師、自西征東、誓
蕩餘穢、果毅光明、尤昭如星日、由此而言當今以公而蕩平粵亂、
所貴臨機立斷以快刀斬亂麻耳、至紛爭權利之嫌疑、固無庸絲毫芥
蒂於此種問題也、某本粵人、對於粵局、痛癢較切、一得之愚、幸
採納焉、

與某督參謀論治粵及應付國亂意見書

某君同志足下、別離三載、繾綣寸衷、比聞遠來、殊慰企望、爰草蕪箋、敢希荃誓、曩者暴袁肆虐、民黨逋亡、兄與僕等、蟄居港澳、潛謀推翻、風雨聯床、金蘭結誼、晨昏共事、領益宏多、中遭艱險、各自分離、靡定飄蓬、難通尺素、數隔寒暑、惟有遇諸夢魂耳、自滇黔義起、兄復銳意進行、僕亦分途號召、期盡棉薄成績毫無、寧不愧煞、客秋僕因公幹赴端、適袁逆暴亡、軍院取消、孽龍負隅、粵中義師力弱、聞兄在某督處參與戎機、曾馳書足下、乞藉重鼎言、籲請某督協戡粵亂、未幾大局粗定、僕仍退居報界、聊貢社說、時或外出、採訪要聞、蓋緣是而與兄隔斷消息者、又越半載矣、天禍民國、元氣未回、帝孽復作、旬日以來、督軍團稱兵造亂、包圍黎氏解散國會、共和命脉不絕如縷、今所一息希望者、賴有百粵革

命策源地、可以振臂一呼耳、頃者孫公及李唐諸先生、既仗義執言、咸主討逆、且各省人士、均同憤激、想聯盟問罪之師、一俟某督決定、當可實行、不致再誤於調停之詭計、與劫持之亂命、而大局前途、尙有可挽之一日、否則西南各省、民氣掃盡、此後唯有俯首帖耳、屏息吞聲、任由北方野蠻將軍所處分、共和精神、萬劫莫復、豈不大可哀耶、夫嶺海爲西南險要繁盛之區域、今日民黨所恃爲出兵基礎者在此、卽逆賊所百方注意、希圖擾亂破壞者亦在此、故表裏山河、統籌兼顧、一方面謀攻取上之神速、一方面卽當圖防守上之鞏固、是種策劃。想兄早爲某督熟籌、無待喋喋矣、茲所欲簡單貢獻者、則不外行政與用人兩途、第一行政之根本、對於軍民、須保全政府間之信用、而保全信用要在開誠布公虛衷納言、信賞必罰履共和之法律、從真正之民意、一洗近來官僚狡滑與詐僞之種種

惡習、第二用人之要領、當先注重於道德、而後器使其才學、且共和時代、本籍人才、對於地方情形、較爲稔悉、儘能補助長官。盡地方上一分義務、故某督蒞臨五羊、兄宜代彼主張、羅致粵省純正之通才、酌予本省相當之職責、不惟利害關切、可以分担艱鉅、抑且新舊融洽、客調劑、可以消除黨派與省界之一切懷疑、而辦事上實增非常之利便、惟汲引雖主包羅、而濫竽須防充額、所謂進退務持嚴格、取舍宜採輿論者是也、以上兩端、雖屬治術常談、想不無一節可取、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此種格言、僕固甚願當道奉爲圭臬也、至解決北方危局、義主銖血、無取調停、防養虎遺患之禍、爲一勞永逸之謀、危機萬迫、少縱卽逝、設總部以資聯結、推主幹以歸統一、凡此擘劃、悉屬軍機範圍、某督諸公、固已成竹在胸、惟軍政先決問題、莫如餉械、以籌餉言、已設專局、

當有把握、然主任及分司各專員、均須舉出熱誠孚望者、負荷厥職、由是權衡輕重、酌量緩急、激勸兼施、公決種種救濟方法、切實進行、而成効或可立觀、前者籌餉局曾經倡設矣、旋被輿論攻擊、遂至無形打消、其原因雖頗複雜、然聞幕中互選之辦事人員、半多汙點致激風潮、實其一端、今雖財政困窮、急莫能待、然人選問題、固不可不預防流弊也、以軍械論、石井各廠、製出槍彈、雖差強人意、然規模大隘產出無多、新式兵器、亦未能銳意仿造、且向來廠務叢脞、管理一切、積弊極深、猶憶元年僕任該廠職責時曾迭次提議改革工程、卒以當道不果、爲之攔落、殊抱遺恨、今者軍需孔亟矣、如不由軍事最高長官認真改良辦法、俾整頓與拓充並進、獎勵與懲罰交施、則工作將日見苦窳、而接濟必陷於匱竭、祇因工程上日省月試之責、雖全歸該廠主幹之担負、而統籌分配急所先務

之大綱、則應由參謀諸君、悉心計劃、翊贊某督、指導實行也、凡茲所陳、縱屬常言、然葑菲下體、似宜兼採、特在相知有素、用敢掬誠致詞、公餘有暇、尙乞進而教之、幸甚 某謹白

蓬寄草廬鴻雪集下卷完

蓬寄草廬鴻雪集